

内地会

席胜魔传

作者：戴存义师母

译者：刘翼凌节译

证道出版社

195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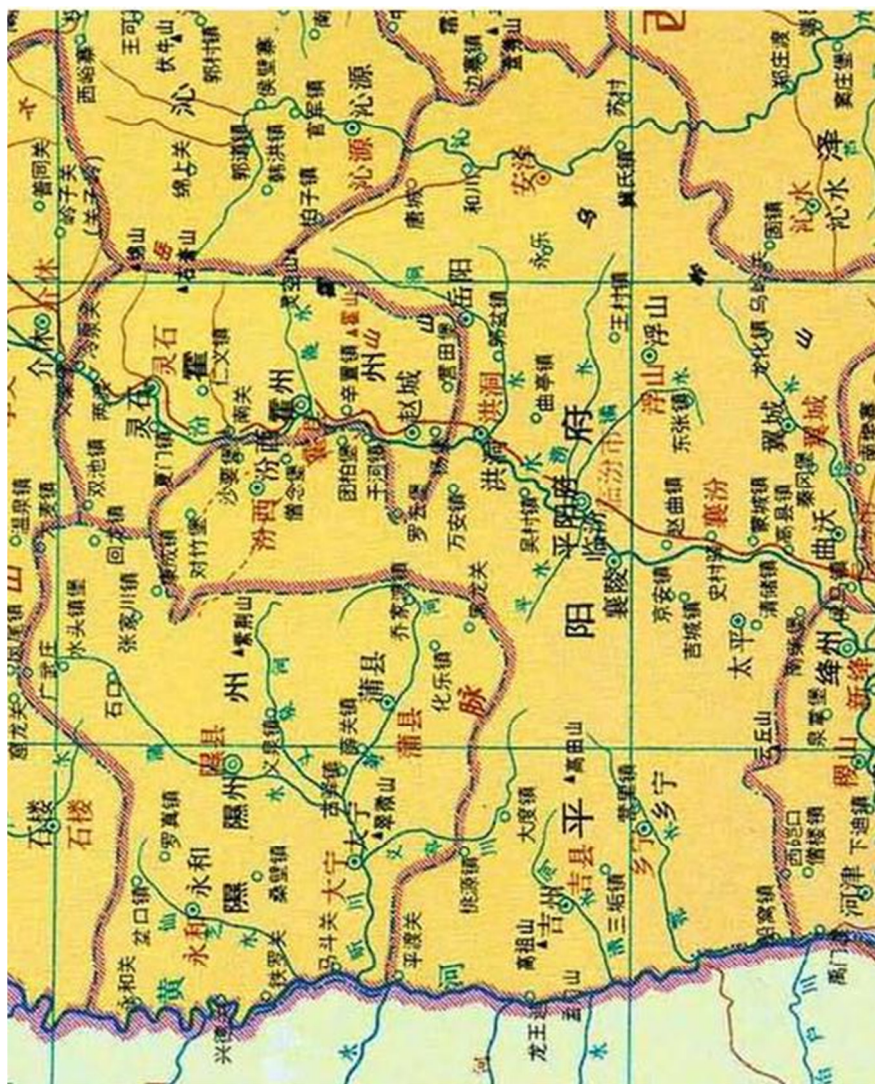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圣经》诗篇 50:15」



[席 胜 魔 传]

[席胜魔（1835-1896）.....在他看来，人生没有什么，世界也没有什么，所有的，只一件：爱基督，爱人的灵魂。他把所有的一切，时间、金钱、家庭、朋友、生命，统统放在祭坛上面。]

清末山西省平阳县（今临汾市）地图



目录

序	4
原序节序	5
一 世家子弟.....	6
二 人生大事.....	8
三 一举成名.....	9
四 一落千丈.....	13
五 大凶之年.....	16
六 沛然下雨.....	20
七 得人如鱼.....	22
八 文章有价.....	25
九 活的基督.....	29
十 圣灵之力.....	32
十一 奉召做工.....	35
十二 新人新事.....	39
十三 胜魔果胜.....	41
十四 初期成败.....	44
十五 主里长进.....	46
十六 饿死偶像.....	49
十七 药店布道.....	50
十八 开天招局.....	53
十九 终身事业.....	60
二十 季会赋诗.....	62
廿一 广设分局.....	65
廿二 主必预备.....	69
廿三 再进一步.....	72
廿四 受封为牧.....	76
廿五 洪洞之冬.....	81
廿六 经过水火.....	85
廿七 丰富之地.....	89
廿八 晚年的重负.....	92
廿九 中乐园.....	101
三十 离世之前.....	105
卅一 奉召归天.....	108

序

席胜魔牧师的传记原有戴存义师母 (Mrs. Howard Taylor) 著的“Pastor Hsi, Confusian Scholar and Christian”，及鲍康宁牧师 (F. W. Baller) 译述的“席胜魔记”。前者于一九〇〇年初版，现已再版二十余次；后者于一九〇六年出版，嗣即失传。

席牧师是早期中国教会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属灵伟人。他的事奉工作不但在早期的中国教会史中难能可贵，即以今日的中国教会论，他在很多地方也依然堪作我们的模范。他曾得清楚的呼召，具有远大的眼光；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切摆上祭坛，所以他的才干力量都能充分给神使用。尤其独特的，是他一开始就把教会工作放在完全靠主自养自传的地位。

本社受托付发展基督文字事业，久已深感有出版这本传记的必要，因此删节戴师母著之英文原本，请刘翼凌先生参照鲍牧师译述之中文本，截长补短，编译本书出版。谨求主祝福，藉此书使每一读者蒙恩。

证道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一月

原序节序

经过一个时间，中国自然会产生其自己的领袖，以其热诚与才智以遍传福音，以建立中国本国的教会。因此，凡是渴望神国在中国发达起来的人，必然会以先观本书为快吧。读了这本书的人，如果拿书里记载着的矢勤矢忠的事实，多阻多艰的环境，来和他自己的工作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比较一下，岂不会在神的面前油然而生自励自警的心么？

本传的主角有丰盛卓越的领袖才能，又有特识远见以作大规模的计划，还有坚强的意志，有应付实际事件的方法，有指导别人的能力——凡此都是实行及完成任何大规模计划必备的品性。而同时，他的性格里面又有某些特点，使他难于和外国传道人合作。因为环境和教养的缘故，他的脾气，是专断的，特立独行的。因此，他不能适如其量地去考虑或重视别的同工们的意见。要得到他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他的倾向是对于一个不熟知的人过分不信赖，甚或过分怀疑。这就是他个性里面的一个突出的弱点。

关于席牧师给我的印象，我也得说几句话。我和他相处几乎十年之久，深知他有卓越的人格上的力量，有为主竭智尽忠的诚心，又对于神所恩派的工作有不辞劳瘁的精神。他的基督徒经验是深刻的，而又是勤奋的；他的生涯是和恶势力不断的战斗。那些在他照料之下的人们，无论有什么罪，有什么忧愁，都为他所深切关心。他常常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禁食。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有锐利的眼光，什么都逃不了他的注视。只要有必要，他总是不辞劳怨去责备人，教训人，援救人。可是，他虽有这些严肃的特性，他仍然有深切的爱心，有真实的谦德，而这些都是和他有深交的人才知道的。年岁越高，他的领袖的才干便越老练而越温柔。说句不夸张的话：他去世时，许多人都为他哭泣，正好像丧了父兄一样。

愿读本书的基督徒读者，因本书的风格与题材而感觉津津有味之余，下一个坚定的决心，以祷告和实际奉献来使中国人在本国自传福音，并使中国人自己管理中国的教会。

一九〇〇年 何斯德 (D. E. Hoste)

一 世家子弟

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天，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西庄村里发生了一件喜事，村人都笑逐颜开，彼此交谈对话，说的都不外是：

“你没有听见这桩喜事么？席老先生福气多好呀！”

这并不是席先生打赢了官司，也不是接管了什么人的财产，也不是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表面上他一点也没有改变，可是实际上他却比以前快乐得多了，因为他新近又添了丁：那是他的第四位公子了。老年得子，真是家门有幸，将来祭祀不愁无人，香火连绵不断，这还不是洪福齐天么？席先生如果只有一两个儿子，福气还不能算把得稳，因为既怕夭折，又怕不肖；有了四个，便尽可放心，值得人们羡慕了。因此亲戚、朋友、村人、邻居、都来道喜申贺，就是妇女们也纷纷到席家说些庆祝吉祥的话。

可是，什么人都不能看席太太，因为那是不合规矩不合礼貌的事。产后一个月之内，她是不能接见宾客，也不能入邻家的大门的。只有满月之后她才可以出门过户，那时，人们看见她出去敬神拜祖，对她啧啧称赞，自然不在话下了。

岁月如流，这位席家第四公子，慢慢的长大了，就入学读书。此人天分既高，又肯用功勤学，人人都叫他做“小学士”。他朝山拜祖的那年，正是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 年）。他出身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以克勤克俭积资致富。他们历代行医，有祖传的良方秘诀。上面说的席老先生，这时正是席家的一家之长，因为平日兴学行医，大受远近居民的尊敬。他又能事亲以孝，事兄以恭，今日有四子传家，将来光大门楣，正是意中之事。

这四子都天禀过人：大儿考中举人，次儿补了廪生，三儿中了秀才，真正是诗书门第。本书要说的这位第四幼子，也是聪明英俊，不让乃兄。只是这孩子有一个特性，就是少年老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就怕起来。这个心事他没有说给别人知道。小孩子是从不说这些事的。

有的时候，当天朗气清的日子，这孩子便和哥哥们到附近山上的一所古庙里去。他们从人烟稠密的平原走上种满了棉麦麻粟的斜坡。再上去，村舍乡居便渐渐看不见了，有的只是茅房竹屋，还有些是窑洞山穴。再上去，到了海拔五千尺的高度，他们便到了山顶的灰色古庙。从庙里望出去，正是一带的好山好水，气象万千。

从庙里俯瞰平原，但见无数的市镇村落和田园农庄，被一条蜿蜒的河流贯串着，星星点点的围绕着平阳府城。到眼的尽是肥田、沃土、茂林、美景。到了夏天，更可看见果树开花，高枝纵叶，稻谷如金，罌花似锦（因为山西乃是丰产罌粟鸦片之地）。到了秋天，大地又披上青色的外衣，所见的无非是落花生、甘薯、烟草、棉花、荞麦、和蜀黍的深浓的绿叶，在秋光淡荡中摇曳生姿。这就是席家历代祖宗相传到今的环境了。

几年以后，这位席家幼子已渐渐长大成人，便越发能够欣赏这环境的美丽。这不但是他祖先的田园庐墓所在之地，中国古代的文明，还是在这片沃土里产生出来的呢！在亚伯拉罕出世一百多年前，有名的尧帝和舜帝就在这里建立国都，施行仁政，使万民归心。这里又是皋陶编法典，定律例，作中国后世法家鼻祖的地方。在那些时候，农业发达，教育普遍，宗教盛行，天下太平，称为中国至治之世。那些盛世遗迹流风，还可以在皋陶庙、尧帝庙、舜帝庙中窥见大略。在这远古盛世之外，又还有近古的承平之世，那就是明代文学之发达，使现代的文艺家仍然深致仰慕。

关于这些，这个幼子还一无所知。他所感兴趣的，是山上的古庙，还不是山下的平原，更不是平原上的历史文物。他一入庙门，看见守门的两尊大偶像，便肃然生畏；进庙之后，听见和尚念经声，伴着哀歌似的音乐，再加以混浊的香烟人气，凶恶的泥塑偶像，使他不由不浑身打颤，急急忙忙的抽身回家。

山上的古庙固然有一股阴森之气，而山下的城隍庙却也不见得光明清静，那里有十八层地狱，如剐唇割舌，火锤钻耳，油锅煎身，铁磨碎骨，火梁烙手，石碓捣人等等刑法，他看的时候总是毛骨悚然。这个小孩子回家以后，在夜里睡觉时便梦见白天所见过的，好像自己已经下到阴间，正受地狱之苦。

有时在夏天的夜里，这小孩子便踽踽独行，自个儿去思索死后的问题。有时他泪眼望天，在繁星闪闪之下，这个八岁的孩子已发出如下的一个疑问：“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用处？即或得富得贵，到了老年临终时还得完全丢下，空手而去，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时他已隐约觉得他有一个灵魂。使他悲哀的，是他不知道如何逃避今生，如何逃避来世。

虽然如此，当他和别的孩子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活泼泼地顽要快乐。席翁因为他特别聪明，爱他如掌上珍珠。他的哥哥们虽然不免生妒，却也喜欢有一位有才干的小弟弟，总是劝他要在学堂里用功读书。

他们都对这位小弟弟说：“你将来可得大富大贵，做大官，享大名。”

可是这小孩子心里却想：“做了大官又怎样？迟早还不是非死不可吗？”

虽然有这种想法，他还是入学读书，以求登榜成名。只是在孤单寂寞的时候，那个无名的恐怖又会回到他的心里，驱之不去。他年纪越大，这个恐怖也就跟着长大。

这个时候，在大海重洋之外的英国，又一个小孩子在基督文化中慢慢长大起来。这个孩子比席家的幼子只大五岁。当席家的宠儿正在为死的问题不能解决而时常眼泪汪汪的时候，这位英国孩子却在他母亲膝下学着真理，对于这个人生的秘奥，已得到了神赐的答案。这人便是 David Hill，后来到了中国起了一个中国名叫做“李修善”。神以不可见的手，指导着这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孩子，使他们在三十多年以后，在中国见面。这个姓席的骄傲的抽大烟的中国学者，终于在李修善这个传道的圣徒脸上看见了神的光和神的爱。这虽然是以后的事，但纵在那时，神对于这席家幼子的呼求已准备好他的答案了。

二 人生大事

这孩子入学以后，教书先生给他起名叫子直。光阴似箭，当子直十六岁时，那时席老先生自觉年事已高，急欲为其幼子完婚，以了心愿，以尽为父者之责任。好在媳妇早已选好，虽然席家没有一个人曾见过她，子直本人更没有见她，而聘礼却早已送过好几次，回礼也送来好几次了。在某一个吉日，席家在年庚上写了“天长”二字送与杨家，杨家就添写了“地久”二字还给席家，订婚的手续这样便算完成了。

等了两个月，结婚的吉日将到，席家便给女家做了几套喜衣，打了些金银首饰，把接亲的礼办好了。在结婚的前两日，席家大宴亲友，叫做“斋媒”，宾客如云，极一时之盛。杨家接了席家的礼以后，也张灯结彩，铺张一番，把妆匣、被枕、镜匣、蜜缸、灯台、花烛、茶碗、钗环、首饰、并配送的一切东西，都摆出来，然后连同席家送来的礼一同送回席家去。到了出阁的日子，杨家就叫女子穿起嫁妆，戴上红箍，珠帘，和翠花。不一会，席家的接亲花轿，在旌旗罗伞簇拥之下，在笙箫鼓乐洋洋声中，到了杨府。做新娘的于是拜离父母，谢他们养育之恩，不免流了一些依依惜别之泪。拜谢已毕，新娘便上了花轿，向席府进发。

席家见花轿已到，就点燃爆竹，摆开香案，点上花烛，把“敬酒”、“敬茶”奠在地上，才把花轿落下。这时有“聚女客”把轿门上的帘子打开，接出新妇来。新郎新妇在院子里摆着的祖宗灵位前“拜堂”，又两下交拜，然后新妇才被搀扶着慢慢地直入新房。

这时，众客便开始“闹新房”。新娘的仪容妆饰，和一举一动，都是受批评的对象，也无非是故意开开玩笑，借此取乐。新妇只有俯首无言，任人评头品足。这样一直闹到三更，宾客才尽欢而散，只留下新郎新妇两个，过“洞房花烛夜”。

此后，他们二人如何回门，如何添箱，新妇怎样擀面条子，怎样作羹汤，调滋味，叫婆婆欢喜，不必细表。

结婚时，子直才十六岁，新娘也许比他大一两岁。结婚后，他仍然照常入学读书。他对于新妇似乎很能体贴，因为她深懂儒家三从四德之道。

席翁见子直天资聪颖，决意特别加以栽培，便多备束修，请了一位饱学先生为他讲解时书，批改文章，指望在他身上成名。到咸丰元年（1851年），子直就开上三代名字，报名应考。

出了考场，他自然恭候彰榜，免不了有一番期待，一番盼望。不久以后，“报子”跑到席府报喜，说席子直榜上有名，中了秀才。席翁听了，真是欢天喜地，就下了请帖，大宴亲朋，又是一番庆贺。

此后几年，关于席子直的事，我们所知至少。比较重大的事，是他母亲不久长辞人世。他父亲便续弦娶了一位后母。再过几年，他父亲也跟着逝世。他弟兄们只得办衣衾棺槨，尽一切丧葬之礼。一面在坟上竖碑以表千秋不朽之意，一面又在家中设立牌位，按时祭奠。

弟兄五人你敬我爱的同住了许久。但“天上无长圆之月，人间无不散之筵”，弟兄们彼此商议，以为“树大分权，人大分家”，便决定析产分居，各遂其便。分家以后，子直仍住在西庄村的村边，有田有地，丰衣足食，正是读书连登科甲，务农五谷丰登，人生乐事，像席子直享受的，总算少有了。

三 一举成名

席子直家道既富厚，为人又聪明，因此声誉与年俱长，等到他长大成人时，无论城里村里的人，都看重他。那时他的唯一志气，就是做大官。

在表面上看来，他谋事都得心应手，都顺利亨通，可是，在骨子里，在心的深处，他还是为死亡这问题所苦。在现在，和从前一样，他还是觉得这世界之空虚与人生之短促。在现在，和从前一样，他还是想逃避这世界，逃避死。可是，在别人看来，他还是一个意志坚决，有大才智大抱负的人。

一个人只要有学问有能干，在中国做一个有权威的领袖是不成问题的。在一个大村庄里，许多关于公共福利的事业，如修堤筑路，保护田地，酬神做戏，做斋打蘸，建寺筑庙，捐粮纳税，排难解纷等等，都需人领导举办。一个人如能处理这些事，能应付人，能周旋官场，自然而然地会得到权力，他的意见自然而然地会受人尊敬，他的话也自然而然地会令人听从了。

席子直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领袖。他胆子大，方法多，有决心，有口才，又有判断力，使人们对他心悦诚服。他还有一个暴烈的性情，有谁不小心惹动他的火气，就非倒霉不可。这使他在受人敬重之外，还使人害怕。

这样的脾气和才干，知道的人多了，便常常有人请他论断是非，和办理艰难棘手的事情。遇到有什么民刑讼事，人们总是请他写状子，走衙门。除了和各乡镇的绅耆厮混之外，他还和衙门里的胥吏役卒通声气，有往来。因此，无论大事小事，一到他面前，能解决即自己解决，不能解决则一到官场无不解决。他的解决办法，有时是讲情理，有时是发脾气，有时做和事佬，有时做独断独裁的暴君。

他所处理的事情中，有些只是家庭纠纷，有些只是个人争执，重大事件到底不多。但偶然也有影响及整个村庄的事件，那时他就不得不使出浑身本事，用出绝大聪明来应付了。

有一回，他本族和邻乡的绅耆们都跑来和他商量一件伤脑筋已久的事情。这就是他们附近的小镇上一年的“庙会”。

原来平阳府的乡下，地广人稀，村庄都是东一攒，西一簇，零星分散，做庄稼的或买或卖都感不便，因此大家规定一个日期，或逢三八，或逢二七，在某村某镇聚集，交换货物，名为“赶集”。除此以外，还有一年一次的大会，名为“庙会”。那时四乡的人都来到镇上，或兑换农具，或购买牲畜，或买卖米麦，或购置衣服——总而言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到了庙会的那几天，镇上搭布棚，摆摊子，出卖布匹绸缎、簸箕扫帚、桌椅床凳，犁锄镰铲；还有女人用的香粉、胭脂、手镯、耳环、簪子、镜子；还有敬神用的香烛，纸镲、金箔、银箔、香炉等物。也有戏班子来唱神戏，一连唱好几天，吸引不少四乡的观众。再加上来做买卖的，来凑热闹的，镇上就人山人海的拥挤起来了。

这个邻镇的庙会，其章程本是当地的乡绅和董事们立的，庙会中一切事情，都由他们做主，由他们安排。到了后来，当地有一批青皮、光棍、流氓、地痞、看见庙会财源所在，有大利可图，便结起帮来，想把持庙会。到了赶会的时候，他们一大伙都带刀带棒赴会，用武力来威胁众人听他们的话。在淫威之下，谁敢不从？他们于是作威作福，征收摊租铺租，擅定货物价格，把持了庙会的一切权柄，搜刮了庙会的一切利益。此例一开，这般歹徒便越发横行霸道起来，一年如是，年年如是。那一方的乡民，年年受他们的酷害，虽恨入骨髓，却敢怒而不敢言。这因为这一般歹徒不讲情理，人若惹着他们，他们动不动就下毒手。众人因此就好像哑吧吃黄连，只得苦在心里了。

那时的官场又腐败黑暗到极。这个案子如果告到衙门，不但又要花钱，又要费事，还怕胥吏勒索，差役刁难；而且他们也未必有力量，有办法。众乡民因此只得年复一年的忍下去。

但众人越忍，歹徒便越凶。父老乡绅在千思万想之余，都无计可施，便跑到席子直先生那里去，求他出个主意。这些人见了席先生，便把来意从头至尾，说个明白。席先生听了以后，就答应说：“这事有我一面担当。只求列位莫要露了风声，万不可对外人述说。”

答应得这么确实干脆，这位青年的席子直却不肯把他的办法说出来。那些父老乡绅已把事情交给他办，也就不便多问了。到了组织庙会的日期，即是说，到了定章程，分铺位，排节目的日期，席子直不动声色，跑到庙会办事的地方坐下，毫不客气的对那班匪帮说：“四乡的人公举我主持今年的庙会，我现在就到这里来管理这事。”

这对于匪徒简直是个晴天霹雳！他们既意料不及，一时也就茫然不知所措手足。当然，他们是不肯就这样把大利拱手让人的。但是他们一来怕他是本县秀才，大有声名；二来他又是世家望族，大得人心归附；三来他平时又和官府有来往，这回也许早在衙门里商量妥当。还有，这人是有一个有名的暴烈性格，惹动他的火气准会吃亏吃苦的。说穿了，还是匪徒欺软怕硬，这一会正是“铜盆遇见铁刷子，碰着不得不低头”了。

在席子直方面，也不是徒然卖大胆，徒然虚张声势。他之所以敢在老虎头上抓虱子，是有妙计在胸，早有布置的。他一方面把今年庙会的章程定得天公地道，使四乡和镇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心满意足；一方面又写信给四方远近的朋友，叫他们“如何如何”，并请他们到庙会开会时，大家都要准到。

那般匪徒私下商议，决定在开庙会时还是凭武力逼人遵照旧例，如果

席子直敢于反对他们，就用硬工夫对付他，除掉他。

庙会开了。正在匪徒强迫人们依照旧例时，忽然有一队二十个带刀带棒的人在镇上出现。人们问他们来干什么的，他们便回答说：

“耳闻本镇有匪徒起心不良，要害席先生，我们既与席先生为朋友，何忍袖手旁观呢？”

不一会，另外又来了一队，说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来的。于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镇上乡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匪徒一听见这风声，心里就慌了一半。不料以后还有别的队伍，同样的带刀带棒，说的是同样的理由，接二连三的来到，算起来整整的有一百人。匪徒看见形势不妙，免不了心惊胆战，只得垂头丧气散了伙儿。这么一来，庙会便顺顺溜溜地进行。子直又把董事会重新改组，另定章程，使各乡都有代表。这事一办妥，乡民镇民无不心悦诚服，那般武装的外客也就各行其道，无影无踪了。大家这才叹服子直的办事本领，因为如果他不用外处人而用本地人，便不免闹出杀伤流血的惨剧，而且结下冤仇，还得年长月久的闹下去。现在大事化小，一切停妥稳当，不伤一人，不流滴血。子直的才干的确是可敬可佩了。

这事以后，子直就驰名远近，四方有事的人，都上他那里去商量，或求他说和，或求他定计；就是打官司，递状子，也都请他。可是，这时子直虽然有名，有利，有权，有势，心里还不快乐。为什么呢？这因为他的妻子命薄，还没生儿立后，就得病去世。在悲伤哀叹之余，童年时代所思虑的人生问题，又回到子直的心里来了。这问题就是：我如何来到此世？我来到此世为的是什么？世路走尽了我往哪里去呢？

子直读尽经典，也找不到对这问题的答案。孔夫子的教训虽好，可是止不住灵魂的饥渴，照不亮坟墓的黑暗，也不能使一个伤心人得到安慰。尽管把纲纪伦常讲得头头是道，却没有讲到人的罪过怎能得到赦免，将来赏善罚恶的结局如何，恶报孽报怎能逃脱……这些问题都使子直好像乱丝堆里穿针，摸不着头绪。

儒教既不能解答，道教又怎么样呢？道教是老子创始的。他的道德经，是一本重要的哲学名著，道家便拿来做道教的经典。在那个时候，平阳府也有不少的道观，里面住着不少的道士。他们都自称能赶鬼、驱穷、除病、祛祸。他们又说炼有什么丹药，还懂得什么吐纳之术，使人长生不老。

除此之外，又还有佛教，在中国更为发达，到处都是寺院庙宇，满街都是和尚尼姑。这一教又有没有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案呢？像子直这样饱学之士，对它的荒诞的神话，和它的泥塑偶像，是不会置信的了。但是它还有一个“西天乐土”的说法，对于厌倦世界的人，还有些吸引力。而且它

的哲学和中国古代的教训，也颇有相似的地方。

因此，子直把释道两教的书，读了又读，总想在那里找到一线光明，一条活路。像他这样精力弥漫的人，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但是结果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他绝料不到神就在那时已在指导着他，容许他在黑暗中摸索一些时候，使他越发渴慕真光，使他心里有所准备，等到将来一见真光时越发能欢迎它。

当然，子直这种追求，是徒然的。尽管他费尽心机，耗尽精力，也找不到正路，求不到真福。这因为在他以前，有许多的学者哲人，有无数的男女信士，都曾像他一样追求过，结果都一个一个的失望了。子直又何能例外呢？

可怜这个在迷途中摸索、怅惘、迷惑的秀才，那时还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的呼召：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四 一落千丈

席子直费了许多精神，想求真福，却求不着，反而越走越远，真叫他心中愁闷。上面说过，他曾把释道两教，细心研究过，结果都使他失望。但他又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于是把道教又详细考察一番，特别注意它的“结圣胎得长生”之法。这长生术中，有什么修炼法、干汞捉铅、龙吟、虎啸、内丹、外丹之类。据说，得日月中之药，就慢慢的得着金丹，就会变成神仙，或者跨鹤飞升，或者驾云登天。在这一切的道理上，子直都曾切切实实的用了一番工夫。

几年以后，这位曾负一时盛名的席子直，身心都起了变化。他还不过是一位三十岁的青年，但已觉得血气渐衰，壮志消沉了。

鳏居十年以后，他在将近三十岁的一年，再娶邻县的一位淑女为妻。这位继室是乡宁县安里村人，母家姓李，可惜不久也去世了。随后他又娶了近村的一位梁姓的女子，年纪约十七八岁，身躯苗条，婀娜多态，而且秀外慧中，有胆有识，真是一位天成的佳偶，理想的内助。他们成了夫妻以后，便你敬我爱，直到寿终。

续弦以后，他还是汲汲营营，办案件，写状子，在劳碌中渐渐耗损他的精力。为了解决人生这个大谜，又使他劳神焦思，还要查考经典书籍，

自然不免心力不济了。这位还在壮岁盛年的秀才，看来已像一位苍老的前辈长者。

于是他心里想：“我学道教，本来为了得长生。但是在我学道教以前，身体本是健壮，到现在反而衰弱起来了。难道这就是到长生之路么？”

他灰心了。他失望了。孔教不曾使他满足；佛教使他感觉一切是空，道教更使他受祸受害。他于是慢慢发现所谓道教，只是魔鬼弄的虚玄，是黑暗到极的旁门左道；而所谓道士也只是有超人力量的魔鬼的仆人，他们之所以能使人相信，完全因为他们和恶灵邪鬼有了特别的密切的关系。这在他是一个发现，也是一个觉悟。有了这个觉悟以后，他再也不去信从这种邪教了。

子直身体日见衰弱，衙门里也就少见他的踪迹。一般慕名前来请他办案子的人，都觉得他未老先衰，精力不够应付繁重的事务，便少来请他。他的病况又日益加重，不久便与炕床结不解之缘，高卧终日。这样一来，收入自然短少，款项日见拮据，前途也就黯淡无光了。

那时，鸦片烟已在中国风行；在山西，吸鸦片之风尤盛。子直体健日差，沉痾又无法医治，于是有友人劝他吃几口大烟，把病弄好再说。他们都异口同声，说吃几口是没有大害的，只要病好了不吃就不致上瘾了。这当然言之成理。而且吃了后痛苦和忧愁都得到解除，又何苦而不为呢？何况那时抽大烟已成为时髦，抽的人不以为罪，不以为祸，反以为荣呢？

子直起初也不肯答应。他看过受大烟害处的人委实太多了，就把他们当作前车之鉴。他心里想：何必染上这个危险的烟瘾，自己跳在祸坑里呢？可是，他的朋友们总是劝他试试。劝得多了，子直也就不便苦苦坚持。又因他日久病渐沉重，似乎除了鸦片，别无灵药。

听了他们的“忠言”，子直就随伙儿的买了烟枪、烟灯、和针、刀、盘、盒、全套家伙。吃了几口，病痛就似乎即刻消失，而且精神爽利，直好像成了仙，得了道。正是：“鱼儿只见钩上饵，贪食不见饵中钩”，一上钩便后悔不及了。

“因病才吃烟，病好把瘾安；一到病犯时，吃得多几钱。”子直吞云吐雾的时候，觉得十分高兴，好像到了西方乐土，不料久而久之，多吸成瘾，欲罢不能，就成了一个烟鬼。一到烟瘾发作，就好像到了地狱门口一样，若不再吸几口，便休想逃出。

子直的身子越弄越坏，便越无法摆脱大烟的掌握。慢慢的他的胃口不行了，睡眠失时了，走路无力了，办事无心了——一句话，除了几口毒烟之外，人间万事万物对子直都毫无味道。那时山西有一首民歌，正道出子

直这时的情形：

“有人习会吃大烟，不想办事想花钱；地土产业变卖尽，父母妻子受艰难。”

一位中国大官曾说过一句话：“不是人吃烟，实是烟吃人”。子直此时，正为大烟所吃。不但收入最多的状师事务荒废，连他本来擅长的切脉开方的医业也懒得去做了。祖父传下的田产地产，也一概不管了。他也会一度开一间故衣铺，也失败了。他已成了一包骨头，脸黄面瘦，像死了没埋一样，怎能做买卖呢？至于文章学问之道，更谈不到了。

鸦片不但没有把子直的病医好，反而使他慢慢加重。有一天，他病得不能起床，自分死期已届，家里的人也都以为他已没有指望，就给他穿上寿衣，仍把他放在床上，等他断气。他自己也好像在死亡路上起了程。家人都绕着他在号啕大哭。这时，他清楚地觉得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他体验到一种轻快之感，因为他已从这衰残疲惫的躯壳里得到解脱。当他正在走出房门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大声对他叫道：“回去！回去！”他虽然不愿意，但因为这声音里面有权柄，也只得听命回去了。不多时，这付即将入棺木的尸体，果然又苏醒过来。

这自然是一件奇事。后来他的病也就慢慢的痊愈，照常度日了。他自己相信这事绝不是一场梦或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神大发怜悯，使他回来多活几年。这当然很有可能：也许神先叫他经历这势不可挡的经验，使他以后不敢再信靠自己，只靠那能使人复活的真神吧。

年复一年的过去，这位有烟瘾的秀才尝尽了堕落沉沦之苦。有时他也痛悔陷入这祸坑之失计，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谁能解救他使他脱离黑籍¹重新做人呢？他厌恶自己，并且厌恶这个使他变成奴隶的烟瘾。他有时也清晰地看见他自己的结局，和为他的烟瘾而陷入贫贱与悲惨的家人的结局！

这种结局他看得多了：在他的同乡人中，在邻县人中。时代变得那么快：在他童年的时候，吸大烟是犯法的事，吸烟的人都只能在极度秘密中开灯偷吸。但是现在却是公开的事了。而且普遍到几乎无人不吸，无处不吸。

有些日子，当他身体精神稍为好一点的时候，他也起来在自己田亩间散散步。一看见从前只种五谷的田地，现在已满种了罌粟，就不禁触目伤心。不但他自己的田地如此，全县、全府，全省的田地，莫不如此。就是

¹ 旧时称吸鸦片等毒品的人为黑籍中人。

那些自己不抽大烟的人，也因为利钱厚、入息多、都把田地改种大烟。山西本来只要有七八成收成，便家家户户粮食有余，米烂陈仓的。当年成好时，不但肥田沃土出产丰盛，就是那些山坡、埠顶、薄洼、碱场，也多结几倍子粒，亿兆百姓共享太平丰年之乐。山西又出药材，如大黄、班猫、巴豆、儿茶等类，但向来不出罂粟。大药铺里或有卖罂粟花的，但地方官只准此物入药，断不准人种，也不许人吃。可是现在不但几乎人人吃，家家种，甚至本省出的烟土不够本省人吃，便从陕西甘肃两省贩运过来。子直看见这些现象，怎么能不感慨万千呢？

这种思想又引起另一种思想。本来犯禁的鸦片，为什么现在又弛禁呢？这个滔天的祸水，是怎样流入中国的呢？子直对鸦片征服中国说已早有所闻，现在一想起那些唯利是图，以毒药来害中国同胞的那些洋人，便不由不义愤填膺。

他从来不曾见过一个英国人。可是他知道是谁把鸦片运入中国的。他也知道是谁炮轰广州府，谁放火烧圆明园的。英国人一方面以武力打败了满清政府，强迫中国付出巨额的赔款；一方面又贩运鸦片以使中国人作慢性自杀。清政府把种烟吸烟的禁令取消，其原因何在，子直也已明白了。山西为什么遍地种满了罂粟，使五谷的产地一变而为毒物的产地，他也明白了。他自己受尽了大烟之害，在正当有为之年便做了它的奴隶，对于始作俑者自然不胜其忿忿之情了。

五 大凶之年

席子直做了十年烟鬼，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改变了他的前程，而且改变了山西省的命运。

深在腹地的山西，那时还未曾和西方有什么接触。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华北五省大旱，直隶²、山东、河南、陕西、山西、都告歉收。这个大旱从那年起一直延长到光绪七年，弄到河干湖涸，田地龟裂，耕种不灵，毫无收获，为史所罕见的大旱灾。初遭这歉年时，大家还得度日，因为有开仓卖陈谷的，穷人还可勉强过活。年复一年，大家都指望来年天降大雨，就有谷可收，有粮可买。谁知到了第二年还是旱得天如铜青，地如铁硬，滴雨不落，几粒无收，大家都不免大失所望。

² 旧省名。相当于今河北省。

五省之中，惟有山西最苦。一来离海约有千里之远，运粮最难。而且过省买粮，必从几道大山岭经过，名为四大天门，要车装，要牲口拉，都不容易。而且用骆驼驴子驮粮，脚价太大，非富家就买不起。二来山西虽号称富庶，到底山多田少，就是有些平地，也从鸦片战争以后的十五年间改种了罌粟，因而省里存粮极少，所有义仓，陈谷都所储有限。有这两个理由，所以山西受荒灾的打击，比其它周围的四个省份都要大得多。

光绪三年四年（即 1877-1878 年）的年关，山西省饿死的人极多。人民先是把树皮剥下来当饭吃，后来又挖出树根来煮着吃；家中有家伙的，有古董玩器的，也都拿到城里去卖，甚至拆房子卖梁木的也不少。城里有钱的人，还能买粮糊口，虽然粮价比太平时昂贵，却还有场去买。乡间的人，受苦就说不尽了。逃呢？无处可逃；买粮呢？无钱可买。他们只得忍饥挨饿，在家里等死而已。也有自尽的，也有杀孩子吃的，就是有人要出门，也总得三五成群，否则遇见忍饿的人，就不免被他杀来吃了。最凄惨的，就是这些逃难在路上饿死的人：但见东倒西歪，尸横遍野，也有被狼吃的，也有被狗啃的，也有被鸟啄的，大路上尽是骸骨，真叫人眼不敢睁，免得看了伤心。

就是在那年的除夕，在大雪纷纷的时候，又瘦又弱的席子直，穿着棉袍，站在大门口无可奈何地望着村路。时时有村人在寒风中瑟缩行过他门前，用微弱的声音问他：

“哎呀，怎么得了呀？秀才先生，连你都是这么受苦，我们可怎样活下去呢？眼见一个个的都要死完了。天老爷已不管我们了。”

这位秀才先生也没有办法。连一句安慰他们的好话也想不出来。他心里也在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活下去呢？

这时候，众人到处起会，家家门口烧香，也有上庙求菩萨免灾的，也有上井求龙王速降大雨的。大街小巷都插着旗子，上面写的无非是“油然而作云”，“沛然下雨”这类好兆头的话。百姓们还扎戏台，唱神戏，把菩萨抬出来，对着戏台看戏，以为他们看了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软下来。不料菩萨看饱了戏，心还照常坚硬，滴雨不落。众人于是气忿忿的，把他们摔在庙外，把他们尽晒尽晒，看他们晒得难受不难受。

这些方法，做了还是不够。各府州县城，大家齐心合意把南门关闭，因为南方火神，关南门火神便不能入城。可怜用尽心机，只叫老百姓出入不便，哪里有什么效果呢？

官府方面，也趁时放赈。南方各省，听见了北五省大凶，也捐钱寄到北方，略表同情。可是灾区太广，灾民太多，所有赈济布施，都等于杯水

车薪，受惠的实在有限。

子直虽然因为吸烟花了不少钱，又值此大凶之年，自然也大感困难。但是一来因为他家道素丰，根基深厚；二来因为新夫人梁氏勤俭持家，勉强维持，所以还不致有受冻挨饿之忧。但是西庄村内外的乡民，可就不同了：冻的冻死，饿的饿死，村中田地就有一半成了荒场。

他这时简直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必然遇到许多愁容满面的人向他申诉愁苦，而他又爱莫能助。大家因为田硬如铁，无田可耕；瓮中无米，无炊可为；无人买布，纺织遂歇。大家失了业，无事可做，便三五成群，在村头庄尾游荡过日。村中的父老于是请子直呈禀县官，请求俯念灾情严重，免纳钱粮。

有一天，子直忽然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本县和邻县的人都议论纷纷，以为比旱灾更大的大祸即将到临。这就是：洋人二名，到了平阳府。他们看来都还年轻，穿的却是中国衣服，声言要学说中国话，而且要在平阳府久住。子直听见洋人来此，很感烦恼，以为他们不是来卖鸦片，便是来做别的生意，无论如何，对地方上总是有损无益，是个不祥之兆。

后来子直听说这两名洋人离开了平阳，心里才觉得舒服。可是不久以后又听人说他们在省城租屋住下，有久居之意，并且到处散书，传什么新教。这新教是什么，说的人也没有说清楚，有的说是西方圣人之道，有的说是和儒教大同小异的，有的说是半佛教半道教的，真是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子直听见洋人来到，心里自然恼恨，可是听见他们来传什么新教，心里却又不免留意，因为他本来想在各教中找到一个对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听说这两个洋人说要敬拜一位看不见而又无所不在的真神，这位真神又能答应每个人的祈祷，这在他看来，当然是荒谬怪诞的了。他心里想：一位知府大爷只办重要案件就忙不过来，当然更管不了个人琐事，哪里有一位神能答应每个人的祈祷呢？可见这新教如非旁门左道，海外奇谈，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了。

可是，这新教的神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泥塑木雕的神更坏。不但子直这时已看出菩萨之无用，就是一般人也已恍然大悟，知道拜菩萨之愚蠢了。洋人的神也许神通更大，能够腾云致雨吧？

子直又想起十年前北京旱象已成时，道光皇帝祭天祈祷的故事。那时他向天自责自答，祈求上苍大发慈悲，施恩兆民，结果当夜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可惜现在的皇帝还是一个小孩子，不能代百姓求情。那时又没有一位能够代祷的高僧。如果这两个洋人所说的真神，真的存心慈悲，又能

俯允祈祷，甚至平民的祈祷也可蒙垂听，那就再好没有了。

一年容易，第二个冬天又到了。苍天好像并不怜悯，人民的痛苦一天一天的增加，几千几万人都奄奄待毙。就在西庄村里，因为村人纷纷弃家南下求食，子直也感到“十室九空”一语之真切。而且那时伴饥荒而来的瘟疫也到处流行，数以千计的老幼，不死于饥饿，也死于疾病。甚至有些人家，自忖挨不过又一个严冬，就全家自杀。这时已没有人敢随便到别人屋里去，因为一入门就很可能看见尸横遍地的惨象。

更可怜的，是一些妇女们的命运。她们本来居住深闺的，现在也不得出外求食了。于是便有从南方来的人贩子，带着多量的银子，挨村挨户的专买青年妇女。他们把她们运到哪里去，去做什么，都没有晓得。所晓得的只是：她们一去便永远不返。

这个年头儿，子直还算支持得住，自己没有受冻挨饿，家人也没有失散。就在那年的年关，他听说有两个英国的传道人从省城来到本县，又从本县南下。据说，他们都能说官话，对问他们的人缕述沿途所见的灾情。据说他们所过之地，到处都是一片荒凉；出外觅食的男女，纷纷在路旁倒毙，尸首便被饿狗撕吃。有些地方是他们几个月前去过的，那时灾民成群的向他们讨饭，但是现在都寂然不见人影，所见的只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枯骨。妇女们还是一车一车的载着南下。在许多地方他们都听过吃人肉的事实。

这样的灾情，什么时候才会终结呢？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已经死亡了。这样下去，势非灭种不可。天公如果还不搭救，谁还能活得了呢？子直这样的想来想去。有时他还听见受苦的饥民，在呻吟中说出一些诅咒神祇的话。昔日的祈求之声已一变而为埋怨谤讟之言了。

子直也知道官厅衙门都在竭尽能力做急赈工作。他也听说省城有洋人们在放发从国外捐来的大批赈款。这些临时的赈济，效果到底是有限的，最少他的本村和邻村就不曾得到微小的实惠。他知道新年以后，成千成万的人还是非饿死不可。

但也有许多事是子直所不知道的。他还不知道这两位洋人传教士已安全回到通商大埠，把所见所闻的灾情公开发表，动了许多人的恻隐之心。他也不知道这两位青年传教士曾将详情报告本国，许多英国的仁人君子已电汇赈款给他们做救济工作。他也不知道这两位传教士中有一位还要回来负散赈的责任。他也不知道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已经起程往平阳府，他将来还得和他相见。

六 沛然下雨

在一八七八年初夏，灾情仍然严重的时候，西庄村传来消息，说是外国人就快要到平阳府，不是暂时经过，而是搬来久住。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并不是来做生意，也不是来投资开矿，而是来行种种善事，向灾民施钱施饭，和传一种西方的新教。

这当然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新闻。一般穷人在饥饿痛苦当中，只望救助赈济，绝不问其所传何道何教。一般官吏在救灾毫无办法的情形之下，只要是前来搭救灾民的，都欢迎不暇，也不管他们传的是什么宗教。在那里议论纷纷，商量要反对排斥他们的，只是席子直和一般文人绅士。他们都非常愤怒，恨不得把这般洋人即刻撵出去。他们都骂政府糊涂，不该准外邦夷狄之人在城里住下。

可是，平阳府铁佛寺的和尚，却很客气答应腾出几间厢房，打扫得一千二净，借与这两位洋人，做居住和办事之用。

到了五月底，他们来到了，只有两人：年长的是李修善，年轻的是德治安（Mr. Turner）。平阳人见了他们以后，心里才放下千斤重担，因为他们装束打扮都像文物之邦的中国人：穿着儒雅的长衫，剃了头，打着辫子，一点也无野蛮凶恶之像。反之，他们说话，行动，做事，都像个斯文人，有礼、有貌、不碍风、不碍俗。李修善眉清目秀，举动文质彬彬，不但胸罗书史，而且略懂医道。他曾在中国传道多年，是个有名的好牧师。他的同伴德治安，就是上次到过平阳府的，相貌既一团和气，办事也有才干能力。这两人正好像一对亲兄弟，相敬相爱，从来不曾吵嘴。可是，大家仍然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眼光去注视他们，提防他们。

可是，无论用什么眼光看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活动，是值得称道的。他们做事有条理，有步骤，既敏捷，又稳当。他们不怕麻烦先去调查人口多少，和谁是真正穷人，然后定下放赈日期，分发票子叫人上寺里领米面银钱。他们还周游四乡放赈，正及时雨之降，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

在铁佛寺里面，他们对和尚们也蔼然可亲，对菩萨庙宇也毫无亵渎不恭之处。除了乐善好施而外，他们又不吸烟，不饮酒，正像一个有道有德之士。虽然如此，平阳城乡还是谣言纷纷，有的说他们花了这许多钱，无非是收买人心，别有用意；有的说他们是傻瓜笨伯；有的说他们是善棍之流，以慈善事业为致富捷径。总而言之，为毁为誉，都待将来证明，而眼

前的事实，是他们救活了许多许多的命。这是毁他们的人和誉他们的人所异口同声承认的。

这两个洋人的声名不久就传到离城约四十里的西庄村，入了席子直的耳朵。那时，他虽然穷而且病，又多愁多虑，却还有余力来对洋人之来表示抗议。他认为他们来此，完全是侦察民情，再以妖言邪说惑众。他们以战争和鸦片加害吾国吾民还不够创巨痛深么？他们此来还不是迷惑人民，目的在并吞全国么？尽管人们哄动一时，他却断断不肯为了好奇心去看洋人一面，也断断不领他们的赈款赈物。如果他当权管事的话，他断断不会准他们在本省立足。他们的异端邪说，能够给中国人以什么好处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对他们“敬而畏之，畏而远之。”

李修善和德治安两人在夏日炎炎中努力做工，在又热又忙之际，绝没有余暇去管外间的毁誉。那时的地方官对他们都深表感激，又曾得到省城大宪的命令要接待和保护洋人，就无不用心照应，诸事给与便利，让他们放手做去。不但所有的庙宇都拨借给他们做放赈机关，甚至各乡村的户籍册也交给他们，使他们明白各地情形，知道谁人最需急赈。这两位洋人也不怕跋涉之苦，亲自挨家挨户访问，有时看见有急需的，就发票子叫他们到庙宇里凭票领钱领米。那些饿得厉害或生了病不能去领赈的人，他们就把钱米或面粉送给村长转交。有一次，在一个远僻的村子里，送赈的人把二十个人应得的救济品带了回来，因为送到时他们都已死了。灾况之重，待赈之急，于此可见一斑。

这两位传道人到各村访问时，看见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实。人们不但吃草根树皮，甚且还吃软泥黄土，吃到面目黧黑，不久就得病而死。其侥幸不死的，也都患着种种可怕的病痛。

在这些日子，许多人是给豺狼吃掉的，因为狼也近于饥饿，到处觅人为食；几乎没有一个村子没有人被狼吃过的。它们不但吃小孩，有时还吃大人。李牧师自己便几乎被狼吃了。他在某村的庙里睡觉，半夜里听见大门外仿佛有小孩哀叫的声音。他便动了慈心，赶紧起来，跑去要开大门。不料庙里的和尚已把大门上了锁，他无法打开。到了天亮，他急忙出去查看，又询问别人，才知道昨夜并非孩子啼哭，乃是饿狼的嗥叫。幸亏他不能开门，否则他自己也就难免做了饿狼的晚餐了。

这时天未下雨已有三年之久，两位牧师时常切切的恳求真神普降大雨，好救出省里剩下的民众。他们又因在铁佛寺会客不便，就在官吏协助之下，在城西找到一个清静之地，赁屋住下。那是一所大屋，租定以后，他们便把上房改做客房；把两个房子改成施药所，就在那里天天施药；又把厢房

改成礼拜堂，好早晚祷告礼拜。这就是山西省第一间礼拜堂，第一个传播福音的总站。这虽然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却是后来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开端啊。

一个夏天过去了，天上还净无纤云，人们以为天已再也不会下雨了。到立秋以后，忽然天起黑云，不久便整个华北普降甘霖。那时人民的欢乐，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真正把滴滴的雨点当成粒粒的珍珠。两位牧师也就忙碌起来，又到各市各镇各村各庄去送子粒，好作庄稼的种粮；又送钱，好买牛马骡驴和肥料之类。

善后工作虽然还千头万绪，但时雨已下，大局已告好转，人们的希望和勇气也就提高了。这时大多数人已知这两位牧师是诚心救人，并不是那等求利求名之辈，对他们便油然而生敬爱之心了。

七 得人如鱼

一八七六年的圣诞节，是山西省城太原府第一次的圣诞节。上一年虽然也有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在那里，可是那时旱灾还正严重，他的工作正十分紧张，而且又只有孤单一个人，所以那一次的圣诞节，是过得无声无色的。

可是这一年却不同了。旱灾已去，前途渐见光明，山西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去年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太原府，现在却有一小群男男女女恭祝圣诞了。

这一群人远离家国，深入这个中国的腹地，为的是要在还未听过耶稣基督圣名的华北九省遍传福音。太原府是九省中有女传道人前来工作的第一个大城，这些英国的女传道人，穿着中国妇女的服装，打扮得和中国女人一样，很快的就和省城里的太太小姐们厮熟了。她们的工作因此做得很顺利，很有获取成绩的希望。

在这个圣诞佳节，他们心里最大最切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开展工作，把福音传给每一个山西人？这个工作是伟大而艰巨的，而他们又只有这么几个人。在他们周遭有八十个县份，而且还有无数人烟稠密的乡镇，都在等着光明之来临。怎样才能够把信息带给他们呢？

他们祈祷和开会的结果，决定出版一大批在山西适用的单张和书籍。他们人数那么少，而工作区域却那么大，事实上他们只能访问几个大城，

用文字来布道。

这些书籍和单张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就在上面印上几个字：“倘有看不透书中原意者，请到城里某处面见某某可也。”这用意无非是怕人们乍见生书，摸不着头绪，把住址印上，使看了的人有疑可问，有难可解。一切筹措好了，他们就从山西省城向各州府县分头出发。

这个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的作法，蒙神大大赐福。圣灵和这些传道人同行同在，给他们以权力，使他们在工作若干日以后，得到果实，受到安慰和鼓励。

几个月以后，李修善重过平阳府，在街上遇见一位约莫七十岁的老者，背着包袱，对他若有所问。他先和李修善打了个招呼，就问道：“先生，您知道有一位叫做德治安的先生住在哪里吗？我是从五六十里之远跑来这里找他的。”

李修善说：“跟我来，我带你到德先生家里去。他和我住在一起。”

到了客厅里，分宾主坐下，敬茶以后，李德两位牧师在谈话中明白了这老者的来意。原来好几天前，他看见一张单张，里面说的一个新而且奇的信仰，使他深觉有味。可惜这单张太短了，他不得不浅尝即止。好在这单张上面印着德治安的住址，并说明如要详知基督信仰者，可到城里找他。因此他卷起包袱，背着它走了五六十里，来城里向他问个详细。

不用说，这老者受了竭诚的招待。他在李修善牧师家里住了几天，在畅谈之下，听见了基督救人救世之道。他知道底细以后，心里满有快乐。回家时，两位牧师又送他许多书籍，更使他感激不浅。

另外有一个青年人，在走路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单张，看了以后，心里以为未足，想多知道一点；他也看见单张上面的地址，便按址寻找德治安先生。见面之下，他吃了一惊，原来德先生竟是一个洋人！这是他意料不到的。他问明了福音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归家后即自命为一个基督徒。

在一个远僻的乡村里，又有一个每天敬拜真神的。他不曾见过一个传道人，也不曾遇过一个基督徒，只从书籍和单张里看到了许多关于真道的知识。于是他就每天早晚各一次跪下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因为他已信靠祂了。

过了一些时候，李修善深深觉得，要广传福音，一定先要争取中国的士大夫。这般骄傲的儒家文人，对基督信仰真理，都采坚强的反对态度；他们轻视福音，憎恨洋人，厌恶传教工作。可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上地位很高，影响很大，如果得到他们，推行真道必可顺利得多。如果这个办不到，只要他们平心静气研究基督信仰，摈弃偏见，也就可减少宣教工作的许多

障碍。

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为什么不将基督信仰要义悬赏征文呢？应征的人，既只能是读书人；而且要应征，就得要研究基督信仰真理；只要他们肯研究，就自然而然受基督信仰的影响了。这位久受“得人如得鱼”的教训的牧师，打定了主意，便打算如何进行。他知道三年一次的乡试，就要在那年秋间举行，本省几千个秀才，都要在那时涌到省城应试。这是一个不易得的机会，决不可错过！

在秀才们还未启程赴省之前，李修善已准备好几种单张，连同悬赏征文的章程，打算发给每个考生。这章程规定凡做论文应征的，被选的前四名都有重奖。

一八七九年九月，月圆的那天，就是阴历的中秋，山西全省的秀才都从各地到了省城。他们是本省的优秀份子，是社会的柱石，是国家栋梁，是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导师。虽然省中的读书人饱受大旱之祸，有的死了，有的病了，应乡试的人没有往年那么多，可是仍然有六七千人报名应考。

考了三天以后，秀才们出了考场，却在大门口遇着几个穿中国衣服的洋人，向考生每人派发书籍一包。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但他们都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多谢后，把书包收下了。

这书包里面有一本书印着一张世界地图，每本书都印着传道人的住址，并说明如要多看这类书籍，可按址索取；传道人甚且都乐于和秀才先生面谈。

这些考生都不知道包裹包着些什么书，也不知道洋人们派送此书有何用意，也看不出这些表面和蔼安静的洋人心里正为了搭救失丧的灵魂着急。事实上，这些洋人牧师，为了这般年青的读书人，曾献上不晓得多少次的祈祷呢！他们不但祈求神开恩救一些秀才，还要祈求神重用这些得救的秀才去救其他失丧的人。

他们对每一个出考场大门的秀才，都望他一眼，但见有的眉清目秀，有的面黄肌瘦，有的深谋远虑，有的耳聪眼明，有的身高体壮，有的躯短气弱——只是大家都面露倦容，因为考了三天，人人都觉得疲累不堪了。

这些秀才中，有些对书包发生兴趣，有些还在后来亲身去找李修善牧师和他作长谈，只是有一位为神所要重用的人，那天却没有在省城考场的大门出来。

这人就是晋南平阳府临汾县西庄村的席子直。这位年轻的秀才，不但为大烟所困，而且贫病交侵，已无青云壮志，就没有上省应考了。那时他心里恨洋人，恨洋人传的什么新教。纵使他曾上省应考，在考场的大门口

看见洋人的话，他也必然会以轻蔑的态度瞟他们一眼。如果洋人看见他，看出了他满面烟容，看出他那一付骄傲的神气，也不会对他抱什么希望了。

八 文章有价

乡试完毕，这几千个文人学士，无论及第或落第，都纷纷回家。那些中了举人的，不但一路受人恭维道贺，到家以后，还要受乡党宗族的大庆祝，而且不久就要在故乡为一世之雄，为人上之人了。

在南返的一部分人当中，有些是爬山越岭回到平阳的。他们回去以后，自然不免谈及在省城所见所闻的事，也谈及谁人及第谁人落第，特别谈及洋人在考场外派书这件空前未有的事。更令人注意的，是洋人所送的书包里面，还附有悬赏征文的章程。大家于是又议论纷纷：洋人出这番主意，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奖金分为四等，第一名得三十两银子，第二名得二十两，第三名得十五两，第四名得十两——不可谓非重赏。洋人花这么多的钱，到底想得到什么东西呢？其中必有诡计，不可不防，以免堕入陷阱。

有些比较小心的，早就发出警告，说洋人居心叵测，千万不要上当。有些说洋人邪术高强，一瞥可以感人，一笑可以迷人，最好不要和他们亲近。有的把书一阅，便说，“不好了，有邪味，可见其中必有迷心药。”也有大胆一点的，说：“不怕，好歹作一回论文寄去，发点洋财。”真的，洋人无论如何不好，他们的银子总是好的；一篇文章可博三十两银子，赏非不重；所以，虽然不免危险，还是值得冒险。像这样决意冒险应征的，约有一百人以上。

席老大从城里回乡，带着今年考试的消息，也带着些洋人派送的书籍，便对子直说：“老四，来，看看这些是什么东西。你是个文章能手，谁都不及你，何不碰碰运气呢？”

子直回答道：“那是什么？”懒洋洋地从充满着鸦片烟味的房子里走出来，问道：“有什么事，你听见了省里乡试的消息吗？”

“当然。有几位秀才都中了举，得意洋洋的回来了。这是他们带回来的书籍和传单。还有平阳府一位姓李的洋人的布告。你把它念一念吧。”

于是大家静听子直的朗诵：

“为布告事：

为使天国之道，使众人明白，鄙人决意征文六篇，敬请山西全省硕学

通儒，发挥宏论，惠赐佳作。每题都会有书册，以供参考。

六题分述如下：

第一题，真道之源。

中国古圣贤曰：“真道从天而降。”中西古圣贤皆曰：“明天命。”然真道自古失传。后来有古人述作经典，制礼作乐，论善恶报应，论长生不老。现在又有人前来广传真道。若有人问此所谓真道，果从人而来乎？抑从天而降乎？如此，有何证据以定其确实之来源？

第二题，正心。

儒家欲寡过，佛家欲绝欲，道家求长生不老之药，回教敬拜一位至高之神。各教学说不同，然毕求“正心”。请问何为上苍正心之法？

第三题，祈祷。

民德有限，而天恩无穷。人如何始能邀天宠，获天佑，免灾祸乎？

第四题，赏善罚恶。

凡仁君知赏善罚恶之术，此无待言。神爱世人，累世赏善人而惩恶人；以导人于善。请问神如何赐福而不施罚，以使人免地狱之苦而永享天福乎？

第五题，偶像。

凡敬拜神而从尧舜之道者可拜偶像否？

第六题，大烟。

凡欲摒绝鸦片之祸，而遵行省宪明令者，皆能历数大烟之害。请问有何妙法可以禁种、禁贩、戒吸、断瘾？

光绪五年八月十五日英国传道人李修善白

子直念时，听的人都十分留心听，听到后面那段，有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就说：“老兄，大烟这题，由你来做，再合适没有了。”

又一个人说：“为什么只作一题呢？你有的是本领。你没有看见奖金分为四等么？老侄，你自己做一题，也替我做一题吧。”

又一个人说：“老叔，也替我做一题吧，写文章领奖金是断断不会错的。”

这时席老大又说：“老四，这当然是发洋财的好机会。可是，你看洋人的邪术怎样？我看这事总有多少蹊跷。如果和他们打交道，你怕不怕着迷？”

这位老弟想了又想，把书看了又看，认为这里面必有古怪。但究竟是什么古怪，他尽想也想不出来。题目看起来是顺理成章，而且饶有意味。

悬赏人李修善这时已声名鹊起，他的住所距离又近，只不过二三十里之远。虽然有人说他是坏蛋恶棍，但有人说他是存慈心行善事的人。无论是好是坏，在家里写文章，不和他有来往，总不会有碍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子直打定主意作文应征，而且不只作一题，还要代邻舍执笔连作四题，而把最好的一篇用自己的名字。

主意已定，子直便认认真真着手。最先他得把洋人送的和题目有关的书，都细读一遍。他越读越有味道，好像昔年萤窗攻读的兴趣，又在那秋夜回来了。他觉得，如果他早些知道这些教训，他的生涯也许不致如今日之堕落吧？现在呢？纵使这个新教是个真道，也太迟了。说“正心”，谈何容易？说“戒烟”，谁有戒的本事？“祷告”呢？那些蒙神恩的人或者能做得好，但是成了烟鬼的他，还能在今生来生得到什么呢？

可是，在夜深人静忙于作文之际，子直确切觉到有一种非常的力量和他同在。而且有好几次他看见有一道圆光照在他书房的门框上。这光是清楚地从上照下来的。

他的妻低声对他说道：“看哪！这是个祥光，是个好兆头。可见神在保佑你。你一定会得头奖了。”

子直说：“真的，这一定是神赐的先兆。”

他以后说到这经验时，他总说这必然是圣灵之光；这光是以后还继续不断照着他的灵魂的。

那时李修善已回到平阳的寓所，正忙着审阅应征的文章。全省合计，应征文共一百二十篇，审阅的手续，是先由李牧师聘请当地老师宿儒作初选，再由李修善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浸信会的传教士）鉴定发奖。

当评判的结果宣布时，席子直和他的朋友们都兴高采烈，因为四名中前三名都是子直写的，只是姓名都改换过了而已。

第二个步骤当然是到平阳领奖。这本来是简单不过的事，但在席家却是个难事。直到现在，子直还没有冒过什么危险，因为他还未和洋人有什么接触。现在如果他亲到洋人寓所，亲身向洋人手里领钱，不但怕有危险，就无危险也于心有所不甘。自己不去领吧，又怕奖金拿不到手。家人商量以后，就决定叫他内兄陪他一同进城，由内兄去见李修善，把银子领出来，再交给他。大家还决定领出银子以后，还要到银铺子里验一验，看看是真是假，还要称一称，看看是否斤两十足。

商量已定，二人遂同往平阳，走了半天，到了平阳府城，姓梁的这位内兄就直入洋人寓所，说明是前来领奖金的，李修善一听见得奖人来到，

便欢天喜地出来迎接，不料出来一见是个年轻的乡下人，心里便知道有点不对。

见面的时候，李牧师就问他尊姓。他答道：“敝姓梁，特为妹夫席子直代领奖金的。”

李修善答道：“梁先生，对不起得很，不见本人不交银子。这奖金是要交给得奖人本人的。席先生本人得亲自来领。”

事既如此，这位梁内兄只得跑出去告诉妹夫，劝他亲自去领款。子直好不愿意，但是除了自己亲去又没有别的办法，便只得跟他内兄进去。

入了大门，东一瞻，西一望，一直望到后面的院子，他也没有看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来。不一会，有一位体面的中国人出来笑脸相迎。子直就问他“贵姓？”

这位老人回答道：“贱姓宋。”原来他就是李修善带领归主的第一人，现在已成了他的好友了。他也转问了子直的姓名。

子直说了姓名，并说明愿见李修善后，这位姓宋的老者便说：“李牧师欲见阁下已多时了，请到内面客堂喝茶吧。”

两人在客厅坐下后，便互叙寒暄。子直一面注视房门，留心李修善进来，一面就问宋老先生：“您和洋人朝夕共住，心里不害怕么？”

宋先生便笑道：“先生，怕什么呢？难道您闻到什么妖气么？我看你还不敢喝我们的茶。其实，这是丝毫不必的。”

给他这样一说，子直只好举杯，心里还以为洋人的茶，总以不饮为妙。可是，这时他已放心许多，不像初来时那么战战兢兢了。

说话之间，听见向客厅来的脚步声；不一会，一位高而且瘦，穿着中国衣服的人进来了。

子直连忙站起来，向那个弯腰为礼，还不敢正视他的面孔。

李修善回礼以后，就请客人上座，自己坐在下位，即刻倒茶敬客。子直就趁这个机会，飞快的向他看了一眼。

这么短急的一瞥，便使子直积年的疑忌，像冰雪一样在阳光下溶化了。他看见李修善气概非凡，风度高迈，须眉焕采，颜面发光，心里便安定下来。他在几年以后，说及那一瞬间的初见，说：

“那真是古人说的‘一见倾心’。我所听见的一切谣言传说，顷刻间已烟消云散了。我一看见他那对慈祥的眼光便想起孟子说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然’那段话来；我一看见他那付祥光焕发的脸孔，便想起孟子说的‘有诸内，必形诸外’那句话来。这脸色表明他是正人君子。”

这两位彼此倾慕已久的一宾一主，就这样的晤对一堂。一边是温文儒雅，敌意全消的孔子信徒，一边是不远千里而来中国搭救灵魂的基督信徒。这一次的会面，在烟瘾已深希望已绝的席子直，是今后生涯的转机；在为道献身为主得人的李修善，是传道事业的开端。

李修善很客气地把子直得奖的文章恭维一番，说省里的老师宿儒，都击节叹赏。说完，便袖出奖金，交给子直。子直谦辞以后，便把银子收下，和李修善告别，心里忽然想起：

“也许这个洋人在迷惑我吧？还是不再和他来往为妙……”

李牧师也没有苦留他。有天上智慧的人是不会匆忙的。来日方长，何必急急呢？告别时，他并没有说以后会见的话。

子直回到家中，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叫一家人全都高兴。三十两银子那时是中人之产，数目不小，而且子直安然回来，未曾着魔，他们怎么不快乐呢？

九 活的基督

在以后的几天中，李修善除了求神以外，别无举动。

再过几天，在一个晴明的早晨，西庄村来了一个陌生人，说是来找席子直的。子直一听见，便出去看看，原来就是李修善的同工宋先生。宋先生对子直说，李修善牧师想见他，有要事相商。

子直做事，向来是直捷痛快的，便立即答应，立即进城。这一回，他一点也不害怕了。

李修善说了“劳驾”之后，便说明请他进城的原意：

“我想商量的，就是我很需要一位学者的帮忙。您能助我工作么？”这位儒生，有点意料不及，便答道：“我不懂外国的事情啊。”

李牧师笑道：“我所要的帮忙，不是洋务，只是教我写文章。您能答应么？”

子直点一点头。

“我要你帮我读四书五经，和其它的典籍。说简单些，我要你做我的老师。席先生，这事能蒙俯允么？”

“当然，”子直答道：“这是我所乐为的。”

子直以后的生涯，不难想象而得。他本来是一个骄傲刚愎的士大夫，

在中年成了一个烟精，壮志便烟消云散，前途也黯然无光，现在居然破题儿第一次和活的基督密切亲近，其变化是何等巨大呢！这个对自己觉得绝望，对世事觉得空虚的儒生，现在竟和基督的真理真道在一起了。他现在手持圣经，终日不能离卷，而且终日坐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位最好的解经家。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啊！

子直一面教书，一面细心观察李修善的生活。无论他的祈祷，他的讲道，他的读经，他的著书作文，他的料理家务，他的接见宾客，他的照料病人……都在子直观察之列。他一面观察，一面评判，对于这位洋牧师的安静而快乐的家庭生活，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那时李牧师家里有早祷会和晚祷会，集合着在城里的教友和慕道友共同祈祷敬拜，子直却没有参加。在不教书不会客的时候，他便自己在房里吸烟看书。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位外国朋友也在观察他，并为他的灵魂多多恳切祈祷。

他虽然多多祈祷，却很少说话，因为他知道另有一个声音正在对子直的心灵说话。那时子直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新约，是时时刻刻都要翻阅的。这因为李修善读书的时候一定谈到它，所以子直得先读它一遍，把要教的功课事先预备预备。

是不是为了预备功课，子直才看新约呢？他有时废寝忘餐，把它读了再读，是不是只为了教书的需要呢？不是的。在他看来，新约不单是一部书，而是一本神的启示录，对他启示那些他数十年来渴欲知道的事情。

他越读越有兴味，越觉得惊异，越觉得耶稣基督生平之真实而亲切。他以前以为主耶稣是人，这时才知道他不只是人，还是唯一的神自己披上肉身为人的。他早年的怕死的心情，他的不能满足的求知欲，这时都回到他心头来了。他又因为前途茫茫，因为自己多罪，又因为有着害及终身想戒而戒不掉的烟瘾而痛感自己不可救药。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了，把新约恭敬地放在前面，双膝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去看神降世为人的历史。这时他觉得这位受苦，受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他自己有关系，和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罪恶，自己的需要都有关系。

这样，这个自高，自大，自满的秀才跪着读下去，读到“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这位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在半夜的时分，在花园里，独自一个人在忧伤悲痛的时候，他的闭塞已久的心打开了。在静寂中他似乎听见救主的呼声：“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于是从心的深处觉得这句话之确实：“祂是爱我；为我舍己。”于是，据他自己说：“忽

然之间，圣灵感动了我的灵魂，我流泪滔滔不竭。”他于是向这位救世主完全投降，接受祂为他的救主，为他的神。

这时的情景，是言语不能形容的。简言之，神迹出现了。活的基督自己亲身到了这个寂静的房子里。在那里，这个受伤负痛的灵魂，以恳切的信心，摸着祂的衣裳缝子，便即刻痊愈了。

“流着滔滔不竭的泪”，这位被赦免了的、被更新了的、欢乐的席子直，在他的主面前仍然跪着。这时他已忘却一切：忘却了时间、空间和环境。他只与神同在。

于是，一步一步地，神继续给他启示。和许久以前的大数人扫罗一样，主耶稣自己在天上显现，那是比太阳光更光明的大光，使他见了这光以后便不能见其它的小光。对席子直也是如此。在新生以后的第一个阶段，他也看见了复活的基督。这并不是他以肉眼看见了基督的形象，也不是他听见了什么声音，而是他在那寂静的房子里圣灵把活现现的基督启示给他，使他从此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曾经见过基督的人。静悄悄地，而又庄严肃穆地，这位活的基督降临在他灵魂里面。他于是看见祂，不但以祂为救赎者，而且以祂为君、为师、为主。

他的第一阶段是感觉，是惊奇、高兴、欣幸：祂已救了我。继而而来的，是一个更深入的进一步的感觉：祂已占有了我——我永远是祂的了。

我们的叙述就以此时此地为止。我们所站着的地方是圣地，我们最好不赞一词。

他的经验是那么奇妙，那么真实，使和他深交的人，在许多年以后，和他谈起这段经历来都还有肃然之感。他的最知己的朋友何牧师（D. E. Hoste，内地会的传教士）在论及他时，说：“我们越认识他，便越知道基督已占有了他。除了他那一次亲历的经验以外，没有其它的事件可以说明他以后的大改变。他本来是一个强横的人，一个典型的自高自大的孔教徒，一个骄傲而富有偏见的中国人；他看不起我们的信仰，以为它是愚蠢的。可是，这位活的基督却能击溃任何顽强的抵抗者。这便是席子直生命史的基础。这种大改变，决不是劝导、辩论、或教育所能做得到的。这是见了活的基督以后的溶化，是顷刻间的溶化，是直到内心深处的全部的溶化。而且溶化以后，活的基督又依祂自己的模型而重塑一个新生命。”

十 圣灵之力

这个奇妙的改变，使子直充满了快乐和希望。从那一个秋夜起，他已是基督里面的新人了。他欣幸之余，很想找一个谈得来的人，能了解的人，向他述说主耶稣曾在他身上做过什么事。这时他对于在李修善家里聚会的一小群人，心理是完全改变了。他从前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是不识字的人。他不屑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现在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基督徒了。他于是急欲找宋老先生谈话，把自己已变为主内弟兄的事告诉他。

子直本来是有魄力有决心的人，现在更毅然决然想对人承认基督，第一步便是加入这个早晚集合祷告崇拜的小群。他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请求，便托宋先生转请李修善，求他许他参加。在信仰上，宋先生是他的老前辈，托他转请，是很适当的。

宋先生去了以后，子直焦急地等待他的回音。他的回话，却使他失望：李修善认为这步骤太急促，劝子直稍为耐心再等一会。

“等一会！”子直跳起来了，“这个传道人来这里干什么的？不是领人信主耶稣么？为什么拒绝我呢？我定要请他准我。”

宋先生又去了，回来说：“李牧师说，这步骤太急促了，怕你以后要反悔。”

子直道：“你去告诉他，我现在敬拜神，不是受什么人的劝导，而是受圣灵的指示。我是读了神的话以后自己明白的。我知道我的罪很大，应该入地狱。但我也知道主耶稣已赦了我一切的罪，准我以后永永远远在上天和祂同住。”

李修善虽然满心谢神，心里还是犹疑不决。他怕的是“欲速则不达”；太急了，反而会妨碍圣灵已开始的工作。

他对子直说：“我怕你那么急于入教，将来也许照样那么急于出教。不如这时慎之于始，等几个星期以后再谈，岂不更好？”

这个新进的基督徒不耐烦了。他说：“从今天起，凡有生之日，我决不反悔，决不出教。”

为子直的至诚所感，李牧师答应了。他说：“既然如此，那就请来吧。我们欢迎你。”

他参加了第一次在基督里的团契。祷告，唱诗，研经，都使子直觉得

非常满意。在信仰里面他虽然是个后起，是新进，却已能感觉基督徒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神爱了。几年以后，记忆犹新，他写道：

“散会后，李牧师乐不可支。彼之待我，可谓仁至义尽矣。彼视我如子，吾之视彼，亦如慈父也。”

可是，子直的灵程，并不就一路平坦。前面的蒙羞谷和待亡谷中，魔鬼正在等候着，决心抓回他的逃亡的奴隶。且看此后的一场恶战吧。

信主以后，子直明白觉得他的烟瘾必须立即戒掉，绝无迟疑余地。他初入李修善家里的时候，这位洋朋友对他说：“席先生，你是世家子弟，现在给鸦片弄到这么微弱，我真觉可惜。如果你不洁净自己，你怎能做别人的表率呢？”他对这几句忠言萦怀已久，现在愈觉真切。

那时他还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克服鸦片的力量。现在可不同了。他现在已属于基督，而基督之要他戒烟，是毫无可疑的。赋性果断的他，便立即下了绝大的戒烟的决心。他明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主意已定，义无反顾，既不能犹豫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他认为戒烟必须是立即的，完全的，彻底的，而且是永久的。

苦斗于是开始了。子直的旧主魔鬼，不甘坐视他的奴隶白白逃走，认为烟瘾还是捆绑他的一条好锁炼。扭断这锁炼的这场战争何等重要，何等险恶，子直那时实在还不甚了然。他的前途完全以这场战争的胜败为断。我们记得当救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有天使来服事祂，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子直和魔鬼苦斗时，神也在关心他照顾他吧。

李牧师知道子直已经断吸大烟，正在受着诸般苦楚，就配药给他服食。子直虽欣然取服，但觉得一点没有帮助。这因为他烟瘾由来已久，中毒已深，药石一时不易奏效之故。他戒烟以后的几天的痛苦，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

子直一连七天不能吃饭，鼻子流涕，眼里流泪，浑身酸痛，喉咙发干，头昏眼花，身体常常发抖，夜里睡不着觉，坐也不安，卧也不安，行也不安，立也不安，几乎支持不住了。这些时候，他明知只要吸几口鸦片，所有诸般苦楚都要立即解除，还可以身心轻快，再作温柔甜蜜的美梦。

可是，他拿定主意，凭着神的大力，决不再吸一口。李修善和其他友人，自然尽力帮助，给他种种药品服食之外，还为他献上恒切的祈祷。子直本人则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终于，在痛苦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他好像得了一种启示：他所受的痛苦，不徒然是由肉体而来的，其背后还有一种隐伏着的精神力量；简言之，魔鬼正利用烟瘾做毁灭他的武器。子直在忍受痛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

撒但的力量，而恍然大悟这个苦斗不但是肉体的，而且是灵命的，因此他就援用基督的力量来和那恶者作殊死战。他以他的救主为唯一的堡垒，不肯从这里离开一步。他不住的祈祷，完全仰仗他的救主，使他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天天和主接战”，对他无所施其伎俩。他只反复不断的对他的劲敌说：

“魔鬼，你对我有什么办法？我的生命已放在神的手里。我情愿戒烟而死，决不愿犯罪而活。”

在深痛极苦之际，他常常高声呻吟出这句话：

“宁死不再吸大烟！”

过了几天的痛苦以后，在读经时读到神要赐“保惠师”下来这段话，知道了这位保惠师就是加强人的力量的圣灵。他于是满有希望，在极端衰弱的状态中，再三恳求这无所不能的圣灵降下来搭救他，使他脱尽魔鬼辖治他的一切权势。他对这段经节的了解虽然不多，但他把握着圣灵能帮助他这事实，相信祂能为人之所不能，能克服撒但所有的力量。

他俯伏在地上，静静的祈祷，求主趁势解开他的捆绑，使他得到自由。忽然之间，生命与力量好像潮水一涌而入他的灵魂里面，从头到脚出了一身的汗，于是周身血脉无不流通，又觉得精神充足，有敢做敢当的勇气；又似乎有勇敢的精兵，头带盔甲，披挂整齐，愿出死力扫灭仇敌，哪怕空中有千万邪魔都能敌挡得住。

这场苦仗打完了；痛苦与挣扎停止了；战争结束了，胜利了！圣灵来了，以平安充满了他的心灵。

解脱以后的子直，说了如下的话：

“人所做不到的，药石所不能奏效的，圣灵却做到了。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完全平安。我这才知道，没有对主耶稣的真信仰，想把大烟戒掉是断断不可能的。”

在后来的岁月中，子直常常觉得，他那时所受的痛苦，和这痛苦的解除，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常常说：

“我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要我经过这一个严重的试炼。祂要我彻底了解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也要我认识那个能够解放搭救我的力量。”

从此以后，他的烟瘾不发作，一口大烟也不吃了。以后他救治有烟瘾的人，总是把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告诉他们。他决不单单信靠药物，虽然他常常用药，并深知药的价值。他看得清清楚楚，治本的办法是首先克服灵命上的病根，然后肉体上的疾病才可以除掉。

他常常说：“邪灵的侵袭，只有圣灵的力量能够抵挡。一个人如果只

信药物，病虽治愈于一时，以后必然还要再发，因为没有先把邪灵赶出，他必仍在体内作怪。如果你想戒烟，千万不要单靠药物，也不要单靠人，只要依靠神。”

他又说：“从来不曾听说有人要改恶从善，求假神而成功的；也未曾听说烟鬼有意戒烟，求了假神就不发烟瘾的。惟有主耶稣特意降世，要救人脱离各样的罪恶，叫人不但有招架之功，也有还手之力，胜而又胜，不被恶俗缠缚。有人要把诸般邪恶斩草除根，非靠主耶稣不行。”

十一 奉召做工

自从被圣灵救起以后，子直在天路上走得很快。烟戒掉了，瘾不发了。这还不算什么。最奇妙的，是神好像特别教导他，使他的灵命有长足的进展。

神对于一个灵魂的工作方法，开始时是缓慢的，渐进的，但到了一个时期即一变为突飞猛进的。其初是一日如千年，其后是千年如一日。神的日子到了子直的生命里，先是迟滞而消极的，使他知道人生之虚幻，使他忧惧死亡，使他自知有罪，使他寻求真理而终于失望——凡此都是准备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引他走入真光。他最先是对自己绝望，其后是对众人绝望，然后神的大光突然彻照他，使他于一霎间上升天国，在神的家里重生。

在准备的阶段，匆忙是无用的；揠苗而助其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奥秘，只有具有神智的人才知道如何按着神定的步骤去处理他。

在解放不久的一个夜里，子直自己一人在房里祈祷。那时他虽然是一个新进的基督徒，但已窥见了圣灵入主生命之深奥，已知道了行水礼之外还有一个圣灵的洗礼。他曾在水深火热中被圣灵救出，使他进入胜利与安息。这个经验使他确信还有进一步的奥理要道。使徒们在五旬节的经历，又加强了他的这个确信。因此，他为这个更高度的，深一层的，更丰满的洗礼而祈祷³（参 路加福音十一章 13 节）。

³ 圣灵的洗或圣灵的恩赐为初代教会所特有，后因神子民的不顺服而被收回。但圣灵的内在及其诸多功用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福音初到之地，神常常藉着祂的圣灵行神迹奇事（如本书中的医病赶鬼）以见证福音。

时已更深人静，万籁俱寂，子直以真纯的信心和诚挚的顺服，屏气摄息，以静待圣灵之降临。神果然遵守祂自己的诺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箴言一章 23 节）祂把祂的灵在这个新近悔罪戒烟改恶从善的生命上，滂沱地倾注了一番。神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快乐的生命，光明的生命，胜利的生命，像潮水，像洪流，汹涌地涌入他的灵魂里面。

子直用如下的话记载那一夜的经历：

“圣灵于这夜降临共三次，不但充溢吾心，甚且漫溢于吾心矣。”

已得赦免，复得解放，今又得圣灵，子直的生命会日进于光明，是无可置疑的了。

随着圣灵洗礼而来的，是神的明确的呼召。和保罗在见了复活的基督三天以后便接受了使徒的使命一样，这个改变了的儒生也清晰地，深切地，庄严地意识到神委派他做传布福音的工作。这个委派，在他是“如闻其声”一样毫无可疑。他的任务是向中国同胞传福音，说救恩。

圣灵之降临是如此之真切，圣灵之呼召是如此之确定，使子直感受到一个终身不能磨灭的印象。从那时候起，他是神分别出来的人，是神拣选出来做特殊工作的人。当时他虽然没有告诉别人，那是因为他自知准备不够，自知对灵命事物认识尚浅之故。神的旨意如何在他身上表彰出来，这是以后的事。

心里充满了爱与欢乐，子直这时急欲回家，把自己如何蒙恩的经过告诉家人。

他请了一个短期的假回到西庄村。在他是观感尽改，气象全新，殊不料竟有意外的困难。

他以前回家时，家人对他总是笑逐颜开，对他表示欢迎，看出他还完好如常，没有走样。但是，这一回却不同了。他们立即感觉他已有所改变，而认为以前的顾虑果然不错——他终于中了洋人的邪魅了。

他们最初最大的惊异，是他居然断了烟瘾。那是不可信的。那是不可能的。他以前的病——使他吸烟成瘾的那个病——到哪里去了呢？戒烟断瘾是几乎没有人做得到的，他的瘾大而且深，怎么能戒得掉呢？如果那是洋人替他戒掉的，那么洋人必然有邪术魔法。子直再三再四说明那不是洋人的力量，而是圣灵的力量，是活的基督的力量。可是，越说便使他们越担心，越着急。

他甚至说及废偶像的话。他家里本来供着财神、关公、观音、灶君等假神，他说都得一起除掉。这样一来，家人不但担心，着急，而且害怕，

愤怒了。什么？不烧香，不烧纸，不拜神？这是什么话？他真的受了洋鬼子的迷惑了。

子直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自己的意思说明，才把家人说服——至少表面上已阻止他们拜偶像了。但是子直心里还有所不足。他以为真假势不两立，从真就要弃假。他已然信一位真神，就不应再拜假神，何况他多年吃过假神的亏，自然认为他们不足敬了。他觉得这事他不能妥协，不能退让，而且不能拖延。他最先是耐心婉劝他的爱妻，把自己的理由详细反复再说一番。她对这道理虽然不赞成。可是看见自己的丈夫大烟戒掉了，脾气变好了，身体发胖了，脸孔发光了，也就渐渐的回心转意。

家人对他的反抗虽然渐息，但决不是停止。可是子直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家里的偶像一把火全都烧了，然后启程出城，把自己的家庭完全交给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到了城里，他仍然尽力尽心教李修善读中文。他和李牧师相处越久，便越发敬重他的为人。他觉得这位洋人庄严持重，正合孔子所说的“君子”身份。他起初以为“君子”只是一个理想，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君子”。可是，在李牧师身上，他看出一位真君子——一位孔子理想的化身。因为他对李修善有这种看法，以后便年长月久感受他的影响。

古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道理，在李牧师和他的属灵的儿子们的关系上，看得最清楚。他们敬他、爱他、以他的品格为标准，为最高的理想，而效法他。他们认为李牧师的确已做到“以品格传真道”这句格言了。

子直和这样的一位牧师共住已久，自然受了他深刻的影响，终其身不能磨灭。和这样的人同工相处，精神上的快乐也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可是，“天上无长圆之月，人间无不谢之花”，李修善本来是汉口镇的牧师，因为华北大旱，才暂调到山西来做救灾工作，兼做救灵魂工作的；现在时雨已降，荒年已过，救灾的工作也已有了小小的基础，他就打算回湖北他原来的岗位做工了。听见了这消息，这里的教友，大家都恋恋不舍，子直尤其满怀离愁别恨。

在没有分手以前，李牧师就利用这短短的光阴；把应说的话尽量告诉了子直。可是，他们情同父子，谊如兄弟，此一别又无后会之期，所以纵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彼此的衷曲。

这时子直觉得自己变得厉害，前后判若两人，自己的旧名也有改换的必要。照常理看来，他已然是个读书人，自然应该起一个儒雅的名号来表示他的造诣。然而不然。他选的是“胜魔”两字，充分表示了他的彻底性

和他的志愿。他深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胜利的生活，是征服的生活，这新名正能表示他以后生活的方向。对于他，魔鬼是他的大敌，又是一个确确凿凿的现实。同时，基督的力量也是一个确确凿凿的现实。因此，他总是运用基督的力量，来和他的大敌厮杀，向他攻击，把他打败。为了这个唯一的理由，他就自号“胜魔”。

他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信主以后几个星期，他就诚心诚意谋别人的利益，向众人传播真道。他的意思是蜡烛点了就要照人。他已尝了救恩的美味，就要与众人共享。他虽然因为职务所限，定要住在城里，不能像李修善一样跑来跑去传扬基督，但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写文章的才干，大可使用使用。他于是写了两篇单张，一篇叫“免灾避祸之道”，一篇叫“神的十诫”，到处分发派送。

在快乐工作中，在甜蜜的团契中，短短的两个星期如飞而逝，李修善启程的时间到了。其时一八七九年的冬天才过，大麦指望可以丰收，荒年确已告终。更可喜的，是传道人陆续到来，圣经在山西大事散发，信道的人日见其多，而且各人信了以后还转劝别人信道。这些事实都证明李牧师已在短期内立了大功。基础已经打好，他很快可以回到阔别两年的汉口了。

临别的前夜，信徒们集合礼拜。李牧师在讲道中劝慰他们一番，谆谆切切嘱咐他们，求大家彼此和睦，你敬我爱，万不可有嫉妒、争斗、分门结党的事。如果神多赐恩典，使他们里面出一个在道理上大见长进，大得圣灵感动的人，大家便要承认他为领袖，同心协力做救人的工作。这才不叫圣灵担忧。

李牧师讲话已毕，众人跪下齐心祷告，把李牧师交在神手中，求祂保护，叫他一路平安，顺顺利利的回到汉口。他们又求主保护各教友恒心守道，至死不改，以后都得在天上相见。

席胜魔听了李牧师的话，心里大受感动，想起几个礼拜前主施恩召他工作那件事来。他觉得那件事和李牧师的话正不谋而合。他认为这场合是主对他又一次的呼召。但他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李牧师把铺盖装在被套里，把钱褡子等件收拾妥当，都装在二套车上，就辞别了众教友，开车出北门，上通省城的大路上去了。

胜魔送了一程，再送一程，一直送到城外石桥上，又送过石桥，还是不忍告别。但是红日已高，行者不可久留，只得彼此鞠躬分手，挥泪各道珍重。于是一个乘车往太原府，一个踽踽独行回城里去了。

胜魔有文记此别，其言如下：“吾人共处，逾二月矣。临别时，李牧师情不自禁，清泪涔滴，余亦怆然涕下，相送至北门外大石桥而别。归后，

余益悲不自胜，一念及绕余身之众人，盖已如群羊之失其牧者矣。良牧如李修善其人，其可再得乎？其可再得乎？”

十二 新人新事

李修善去后，胜魔深感孤寂，可是，这正是神赐的机会，使他可以锻炼灵力，增长灵命。老鹰教小鹰学飞，必把它从巢里摔出去，使它在空中鼓翼，自己在上面照顾它。只在它飞不动时，老鹰才冲下去把它提起。巢之于小鹰，正如摇篮之于婴孩。胜魔此时虽然还是基督里的婴孩，但是他已到了学步的阶段，不能长在摇篮里靠人照料了。

当基督还在世上时，祂曾把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一群鬼赶出去，这人感激之余，曾请求和祂同住。但神的旨意却要他向众人宣述神的权力，因此叫他回家，向亲友诉说主曾在他身上如何行了大事。现在神也要胜魔回家，向他周围的人作见证。

村里的老辈绅耆在那里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年头儿怪事可真不少。本来富庶的山西，洋烟一来，便弄成贫瘠了；本来是太平的中国，外夷侵入后打了几仗，便变成混乱了；本来是优秀的民族，一吃洋烟，便变成衰病了；本来是丰产之区，但近年竟闹过空前未有的大旱灾。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但都没有席子直变成席胜魔这件事那么怪，那么出人意料。”

虽然那么怪，却又是实有其事。席秀才变成基督徒了。或者不如说，席秀才给洋鬼子迷住了。两年前当洋鬼子在街上传“新教”时，有识之士老早料到必有蠢人会上当，却没有料到第一个上当的竟是席子直。他是个聪明人，是个儒者，是个有地位，有名望，有学问的领袖，何以竟首先陷入罗网呢？可怪之处在此，可哀可怒之处也在此。

这真是一个灾祸，一个巨大而悠久的灾祸。大家都知道席子直素来恨洋人，凡是和洋人有关的事物，他都深恶痛绝。现在他不但信了洋教，而且信得热心，信得津津有味。他家里的神像，风闻已废掉，已摔在火里烧了。听说他再不拜祖宗的牌位了。他家里再也不烧香烧纸了。甚至他的烟瘾也没有了。这真是一件海外奇谈，因为他烟瘾之大，是人所共知的。怪的是，他戒得这么快，那么彻底，好像再也不想吸它了。

从前煮烟、做烟、吃烟的时间，他现在拿来花在新教上面。他日夜不停地读洋人带来的书；有时高声唱歌；有时闭目下跪，口中念念有词；有

时叫着洋教的神，据说那是听不见，看不出，无坛无像的神。怪的是，奉了这样的教，拜了这样的神，他好像心满意足，而且欢天喜地。看来比发了横财，找到了长生不老之药，还没有他那么快乐！

有人疑心他得了一大笔钱，才“吃洋教”。但这又不近事实，因为有了钱必然大享大受，但是他反而节俭起来了。说他故意掩饰有钱，避人耳目吧？他又不但克俭，而且克勤，不但烟鬼的惰性没有了，甚至读书人“四体不勤”的习惯也没有了，秀才的架子也没有了。他现在亲手操作，亲手耕田种地——都是有钱人所不屑做的。有谁听说过有钱的读书人把犁扶锄，簪谷簸米，放牛牧羊，砍柴负薪的呢？这样的做法，自然可使田地增产，略添收益，但比起身份地位的低贱来，却是太不值得了。何况还要惹起亲戚朋友老辈绅士们的讥笑怒骂呢？

席子直做了基督徒，又改名胜魔，已惹了爷们一肚子气，不必细说。如果他是个无名小卒，大家倒不去管他，随他变成什么。偏偏他又是个个人望所归的文人学士，影响世道人心至大，因此当地的儒绅便决定开除他，把他“摈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满以为这样一罚，便可使他悔过自新。不料这些爷们都大失所望，因为胜魔不但无悔祸之意，反而行了水礼，正正式式的归依洋教了。关于行水礼，众人又诸多猜测，不知这样的礼仪，里面有什么神秘。总之，受洗以后的胜魔，要他弃绝洋教，越发不可能了。

于是大家又拿另一件希望来安慰自己：胜魔如此逆天灭神，将来必干天罚。他现在虽然自由自在，家里又没有人约束他，可是日后神赫斯怒，灾必及其身，必及其妻子，必及其家宅田产了。

在这个时候，西庄村的席胜魔却不顾一切造谣诽谤，自己干自己的，在新天地里做个新人。他已看见比阳光更大的大光，往昔的疑虑，罪恶的担子，人生的哑谜，来世的忧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捆绑他的鸦片这锁炼已在他面前脱落，他的精神又活像一个小孩子，他心里面洋溢着爱与欢乐，他已准备进占新的园地，获得新的基业，进入神儿女们应有的自由了。

西庄村的妇女们虽然和男人一样有偏见，一样的不了解胜魔，可是她们却比较男人们更平心静气，能欣赏胜魔变好了这一件事实。特别是他的爱妻对他更能了解，更知感激。这因为她自结婚以来，只生一子，不久便死去了，以后就一无所出。多年来她心里既悲伤，又恐惧，怕的是丈夫为了求嗣，停妻再娶。但是，胜魔却与常人不同，声明不休妻，也不纳妾。还有，胜魔脾气本来很坏，自做了基督徒后，一言一动都变成温柔和平，没有厉声厉色了。他对自己能控制，对别人能设身处地，对她更能恩爱有

加，切望她也信靠基督。

席师娘对胜魔的新教，本来深为嫌憎，但看了她丈夫这些改变，也就渐渐摒弃成见。她有时半夜醒来，看见他还在读经，有时看见他在祈祷，向那位无形无像的神说话。如果他所见不真，为什么会如此？如果没有好处，又为什么要如此？

她想：如果他信新教，只信在心里，不张扬出去，不给人知道，岂不很好？为什么要大锣大鼓，惹人讨厌，使人生气？

而且，他还起一个古怪奇特的名。他不怕得罪神明，粗心大意地自号“胜魔”。再没有比这个更惹祸的了。魔鬼这一类东西，别人提也不敢提，更没有人敢抵挡他。现在他竟公然侮辱他，胆敢说要胜过他，他还不动肝火降灾难么？

但是，胜魔之改取新名，自有他的用意。这个名字表示了他的态度，他的立场，他的生活。在他看来，撒但是他的对头，时刻想陷害他，时刻从外面或里面攻袭他。同时，这名字也表示了他对基督的大力之信赖。这大力他看得真切，觉得确实可靠，能使他得胜有余。他以后和撒但交锋，虽然有时不免失利，但总以打胜仗为多，而且果然得到最后最大的胜利。胜魔胜魔，真是名副其实了。

有了这样坚强的信心，他以后的生涯之富于奋斗性，是无怪其然的了。祈祷在他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而且他很早就发现禁食之重要。祷告禁食联合起来使用，又加以他素有的决心与毅力，自然能使他一往无前，所向无敌了。

他家里的妇女，本来都是文盲，他也从来不想教她们识字，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现在可不同了。他因为急欲她们也懂得真道，因此就教她们认字，使她们后来可以读圣经。

在她们，他讲的道也是美妙动人的。这里面有故事，有安慰的言语，也有宝贵的教训。他说到主耶稣为小孩子祝福，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医好许多病人和伤心人……这些事实，都使她们深受感动，越听便越想多听。

十三 胜魔果胜

胜魔之信基督，初期确曾哄动一时，后来人们也渐渐冷淡了。而且，因为他把基督的教训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许多人对他又开始佩服。因此，

几个月来，他家里一切平安，一切顺利。

他本来有一个继母，从家里赶出去已有多年了。胜魔归主以后，头一件事是把她找到，劝她回家和大家同住，答应她寿终的时候，衣衾棺槨都用最好的，丧礼葬礼，都要做得完全。起初她还不敢相信，后来慢慢的知道是出于诚意，就听他的话，回到家里来了。

这分明是一番体恤人的心肠，村里的妇女们看见了，都说：“看哪，吃了洋教，到底还不坏呢！”

还有，他和他的兄弟们本来冰炭不容，分居别处已久。胜魔为了要把三纲五常之道，在生活里表现出来，决心实行圣经上如下的话，先同兄弟们修好：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马太福音五章 23,24 节）。

这话实行起来，可不容易。一来，因为失和多年，生疏已久；二来因为兄弟们听见他信了洋教，更不愿意和他修好。但是胜魔决意遵从主命，就为这事多多祷告，后来就对他们引用古人的名句：“兄弟同胞一母生，些须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又对他们赔不是，认自己的错处。这样一来，就使哥哥们看出这位老弟的诚意，便把硬心化开，从此弟兄们就仍然和好如初了。

此事一传，外人无不悦服，都说：“西方圣人的教训真有力！”

这样，胜魔不但口传福音，而且力行福音，日积月累，主的道就有人佩服了。久而久之，也有人到胜魔家里去一同礼拜的。他的亲戚也陆续有来参加的。他的继母和席师娘两人慕道最笃，已有意信主，作天国的子民了。

就在这个时候，胜魔家里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奇事。

这件事发生在席师娘身上。胜魔见爱妻有慕道之心，就满怀希望，满怀快乐，也便循循善诱的教导她。她也为人聪明，对道理了解得很清楚，就随时跟着礼拜，心中觉得有滋有味，天天度日欢喜快乐。看这个样子，胜魔认为她早晚必能同登天路，不但作恩爱夫妻，还可作神的葡萄园里的同工了。

不料顷刻之间，事情忽然大变。席师娘性子全改，起初是暴躁不安，后来是慌慌张张，无缘无故的害怕起来；有时又愁眉不展，无缘无故的悲哀起来，日里不想吃饭，夜里睡不着觉，家务也就完全不管了。但检查起来，她身上却是无病，心中也还明白，自己也想不要如此。可是她自己却管不了自己，发作起来，自己毫无办法。

这“病”起先还轻，不大碍事，但日久就越发沉重，好像得了痰迷大症（即：癫痫）了。到了聚会礼拜的时候，这“病”发作得更利害，甚至跺脚捶胸，破口大骂，有时她还闯进会堂去，使大家不能礼拜，或者仆倒在地，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吓得大家魂不附体。

这事真叫胜魔为难，施药又不见功效，看光景似乎是被鬼附着，得了魔气了。

村中的人也看出这是邪魔附身，就异口同声的说道：

“我们不早说过么？要想弃绝神佛，是万万不行的。如今是现时现报了。”

这时村里的男男女女，再也没有一个佩服胜魔，没有哪个想去奉他的新教了。大家都相信魔鬼现在正大行魔法，给他一个教训。他们说：

“此人擅敢改名胜魔，正是太岁头上动土，自惹其祸。现在且等着瞧：究竟是他胜魔，还是魔胜他？究竟是耶稣强，还是魔鬼强？”

胜魔听见外人这样说长道短讥消他，好不难受：一来刺心刺耳，二来恐怕给主耶稣丢脸，阻碍真理，使真道行不开。他心里寻思：自己起名胜魔，现在魔鬼竟亲到我家，来和我见个高低了。他又想起，早年研究道教，知道道家有什么捉邪法术，请法官退邪，摆桌子、椅子、设坛，用硃砂新笔、黄纸、宝剑、香炉、烛台等物，道士就上高台去写符，说是驱逐邪祟，降妖捉怪。这都是迷惑众人的手法，胜魔早已看出其虚伪，是万万用不得的。但本地除了此法以外，又没有别法可施。

胜魔自己开方子不灵，请别的大夫开方子也无效，正在踌躇之间，就想起主耶稣在世上赶鬼的时候，众鬼无不听祂的号令：叫他们从人身上出来，就无不遵命离开人身。他于是就恳切祷告。可是，祷来祷去，梁氏不但没有好，反而一天坏似一天。到了后来，她被鬼磨折得气力衰败，身体软弱，好像奄奄待毙了。

在这个时候，胜魔猛然想起经上的话：“耶稣对门徒说：非用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他就越发恳切的祈求，又一连三昼三夜自己禁食，也叫一家人全都禁食。满了三天，就到内房去，把手按在梁氏身上，高声喊道：“邪鬼，我奉主耶稣的圣名，吩咐你离开人身，不再回来！”

说也奇怪，经他这样一说，席师娘就立刻苏醒过来，身上觉着很轻松，很舒畅，知道鬼已出去了。

村中的人知道这事，无不惊奇，都说：“自古以来，西庄村没有像这件事的。从来谁能治鬼呢？现在席师娘明明被邪鬼附着，却被胜魔奉主耶稣的名赶出去了。主耶稣不真比鬼强吗？就是“胜魔”二字的别号，也起

得不错，因为他果然胜了魔。”

席师娘好了以后，马上就宣称自己为基督徒，拜耶稣基督为大恩主。至于村里的人，有些再不去拜泥塑木雕的假神，而改拜真神，和席家常常聚会礼拜，诚心诚意做基督的门徒了。就是那些不来信教的，拜假神的，也不像从前那样冷嘲热讽了。

至于得到最大好处的，还是胜魔本人。他因这场怪事，学得了一课最深的教训，他得到了主耶稣是无所不能比魔鬼更大更强的凭据。他知道他所传的道是真道，所信的是真理，所祈祷的是真神，就越发大着胆子讲道，盼望在本省把这个美好的消息传遍，好叫无数的人得救。

十四 初期成败

平阳府东边离城不远，有一村名叫杨村，那里有姓李的两个弟兄，以务农为业，听了李修善牧师的讲道，就弃假从真，信了基督，和胜魔同时行了水礼。自古邪正不两立，归依了真道，自然就受信假神的人忌恨，因此弟兄两个，时遭逼迫。自从李牧师离省以后，其他新来的传道人又没有立刻有精力去访问他们。他们无人指教，无所适从，逼迫就越来越凶；日子久了，他们就免不了灰心丧气。可喜他们这时听见胜魔声名日起，便请他每逢主日上杨村去领礼拜，讲解圣书。

胜魔一听此信，也乐意前往。虽然有四十几里，又是七高八低的山路，他却不怕跋涉之苦，每周一次到杨村的一个小农庄里讲道。

有一次他讲到主耶稣治病的事情，就有好辩论的人问道：“耶稣未必能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癞子得痊愈，瘸腿的能走路吧？若祂当时能行这出人意外的奇事，现在何不请祂上杨村来，把村中有残疾的都治好呢？”

胜魔肯定的说：“这事情是真的。祂既是人又是神。祂能治身体的病，是拿来作祂能治灵魂病的凭据。例如祂把那疯瘫的治好了，就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就是一举两得，把身体灵魂都拯救了。就如如今的人若信祂，诚心求祂，也能得好处。像我多年吃大烟，发大瘾，祂也能叫我断了烟瘾，如今身体强健，能走四十几里地也觉不出累来，这岂不是凭据么？就在几天以前，祂就把内人身上附着的鬼赶了出去，这岂不是又一个凭据么？只要悔罪从善信靠祂的，祂就肯为他做无论什么事，也能够为他做无论什么事。”

听了这话，好辩的人便无话可答。家里有病人的，就请他上他们家里去按手祷告。胜魔只要察出他们有诚意，愿意抛弃罪恶，毁掉偶像，敬拜基督，便无不答应，按手在病人身上，求主耶稣依祂的美意叫该得好的得好。他又奉祂的名赶走邪鬼。

胜魔那时对于圣经的知识，自然还不完全，不深入。但他却把握着一个要点，就是神的话说是就是，说非就非，不能怀疑，不能折扣。因此，他以天真烂漫的信心央求祂，祂也按照祂的诺言答应了祂仆人的请求。

村人亲眼看见了许多奇事，有不少的人信服真道。有的已信服了，就把泥塑木雕的偶像摔掉，也有人把它当柴烧弄饭吃。

真道这样兴旺，未免叫拜神佛的人不服，就议定下毒手糟蹋教友，灭绝新教。教友们有的被抢，有的被占，有的挨打，有的挨骂。有意学道的，也受了他们的恐吓，不敢来和大众礼拜。也有人造谣陷害教友，也有人上县递呈子诬告教友。真是诡计多端，阴谋百出。

这些事还算轻的。到了唱神戏开会的日期，村中的绅耆议定，凡不照常上庙拜神的，必带到庙中把他的手倒背绑起来，拉在梁上尽吊，直吊到他说出情愿反教，才把他放下。

信徒一听见这消息，就胆战心惊，趁夜深无人之时，急忙起来，悄悄地跑到西庄村去，半夜敲门，把胜魔叫醒了。

胜魔把情由问明，便叫他们都在他家里休息，到天明再作计较。

天一亮，大家起了身，先开了个祷告会。胜魔把事情查明白，知道弟兄们并没有行非礼非法之事去招灾惹祸，就说：“既然过失不在你们，而且新近还有省宪明令任凭百姓听便奉教，你们就不必胆怯，诸事有我承当。”

这时胜魔心里想：“我当日和衙门里的衙役、书记、胥吏等人时有往来，打官司的窍妙无不通晓，何不把当日的本事拿来施展施展，将计就计，叫对方栽跟斗呢？”

胜魔虽然信心坚强，此时还不深切了解“伸冤在我”的圣训，还不晓得把这案子交在主手里。他以为既然我直彼曲，官司自然有几分把握了。就不怕株连牵累，一力把担子挑起来。

主意已定，胜魔就把杨村的弟兄留在家里，供给他们，自己便上县递呈子。他对衙门的路径本来熟悉，又理直气壮，加以危言耸听，县官大老爷被吓得慌张起来，即刻派兵弹压，使杨村一带的人不敢滋事。

这事从头至尾，约有一月之久，席家负全责招待杨村弟兄，尽了东道之谊。胜魔又和他们每日开会，有祈祷、崇拜、讲道等事。在讲道中，胜魔叫他们信赖救主，勿怕恶人，一点也不觉得这个道理和他上县里告状请

兵的事有什么矛盾。

杨村的基督徒回去以后，心里充满感激之意。那里一带的人，怕了官府威力，谁也不敢借端生事，再和他们较量了。以后不但他们照常礼拜，就是别村的人也有来做礼拜的。也有些人家愿意把偶像烧了的。此时真道很有兴旺的样子，有几个邻村的家庭，也拿家宅做礼拜堂，逢主日聚众礼拜，叫胜魔东走西跑的讲道，又照料教友，替病人按手祈祷，忙得不亦乐乎。有一个村子有六家全家信主；又有一个村子有八九家全家信主，经常参加礼拜的约有三十人之多。

可是，日子久了，胜魔慢慢发觉这些信徒，并不如他所想所望的。在日子好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毛病，可是只要稍有有点风波，他们动摇或冷淡起来，再下去便是退缩背教了。

这事他越看越明，就得了一个教训，使他终身得到益处。他知道了逼迫和横逆，是必要的，是信徒的试金石，试试他们有没有忠心，肯不肯为主受苦冒险。杨村弟兄所经历的，是一种锻炼，是扬净稗子的一种过程。简单说：神知道如何照料祂自己的子民，祂如果许可试探发生，这试探就必然是有益的，必要的了。

这是胜魔在道理上的长进。所谓“风不摇树不牢”，样样事情都得经历过才能加添智识，强加力量。救主被差役捉拿时，门徒彼得拔出刀来，割掉一个人的耳朵，主就责备他说：“凡动刀的，必被刀所杀。”这一句话，教训历代的门徒知道，不要以恶报恶，宁可暂时吃点亏，以善胜恶。胜魔明白这真理以后，办事就能越发合乎神旨，不致有许多错误了。

十五 主里长进

上面所说的，是胜魔初期的成败；那时他虽然爱主心诚，到底还是个后起之秀，所以不免有失败和错误。到了后来，他在灵程迈进，对属灵的事物越了解，便爱主越深，再不是吃灵奶的小孩子了。

神为我们设立学校，在那里把灵命的知识教育我们，祂自己就是这学校的大教师。祂有智慧，有耐心，又循循善诱，以自然而简明的方法叫我们熟悉必要的功课。

胜魔在神的学校里好学不倦，有时进城和传道人讨论，时时把神的话应用到日常生活上面，因此就得益多、进步快、成绩好。举例来说，关于

敬拜祖宗这个问题，他所得到的亮光，是我们意料不及的。

以前说过，胜魔初信道时，把家里的偶像都废了，惟有祖宗的牌位和他前妻的牌位，仍留在客堂的香几上。他虽然不再在它们面前烧香了，可是还没有把它们除掉，从没有想到这是一件犯罪的事。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早上他进客堂去，看见前妻的灵牌掉在地上，正面朝下。它是怎么掉下去的，却不得知道，只知道决不是人手取下的，因为它正正的掉在原挂处的前面。他拾起来仔细一看，就看出是老鼠把挂牌的绳子咬断了。他觉得惊异，因为这样的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把灵牌修理修理以后，仍挂回原位。他当时还不懂其中意义，因为这还是第一课。

过了几天，灵牌又掉在地下，和上次一样。胜魔又拿起来一看，仍是老鼠把绳咬断的。这事叫胜魔沉吟了半晌：为什么这事会发生两次？

这事使他恳切祷告，又专心思索，才恍然大悟，知道其中有做警戒他的意思。他既是读书人，就把拜祖宗的事情详细考究一番，便知道“祖”是本的意思，“宗”是根的意思，所以祖宗就是根本。生他的是父母，生父母的是祖父母，如此推溯上去，推到头一个人也是祖宗，生头一个祖宗的，就是神。所以拜神才是真正拜祖宗，不拜神就是不拜祖宗了。

依此理看来，祠堂里不过有几代祖宗的灵牌，那几代以上的又怎么样呢？岂不是把近的几代看重，把远的几代看轻吗？儒家说“慎终追远”，这样，不但不追远，倒是弃远了。

再看敬祖宗的礼物，为所供献的鸡鸭鱼肉，所烧化的香烛镫，也未尝见祖宗来吃喝享用，可见祖宗得不到这些东西的益处。倘仍执迷不悟，岂不是“假银子肚里空，铜钱买来哄祖宗”么？胜魔一看破这事，就把所有的灵牌都毁了，以后不再作那样亏心的事，自己不拜，也不叫那些初信道理的门徒跌倒。

他自己虽然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可是在劝诫别人的时候，总是温和的，渐进的，忍耐的。正如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一样，他也一步一步的带领别人。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我们把这样的大问题向新教友和慕道者提出来的时候，总得特别小心。拜祖宗固然就是拜偶像，是从魔鬼那里来的，是高举人而不高举神，是拜死人而不拜基督。但是，拜祖宗有其来源，有其理由，例如孝亲敬长，缅念先人，感恩图报等，都是美德懿行，不可厚非的事。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他们认为最美最好的事大肆攻击，那就徒然引起他们的反感，不但不能争取他们，反而驱他们与我们为敌了。所以我们

在提出这问题之前，一定先要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把握更美更善的真理。如果他们已把握了，像这类的错误行为自然会被抛弃，像瓜熟蒂落一样了。

这种瓜熟蒂落的情形，还可在他自己身上再看见一个例证。

胜魔初归主时，自己虽然戒烟断瘾，却仍种罂粟，卖给别人，得价比麦子高五六倍。他虽然明白这东西害人不浅，却因自己不吸，倒也问心无愧。可是因为他常看圣经，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八、九、十等章有如下的话：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他就清楚地看见了真理，看见了种毒贩毒这事与真道不合，就不迟疑把罂粟都铲平了，以后也不再种了。宁可少赚些钱，不作一件亏心的事，叫软弱的人陷在罪里。

他不但戒了大烟，铲了烟苗，还进一步把旱烟水烟也戒掉了，也不种烟草，并且禁止家里的人吸烟。

另外还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影响了他早年的基督徒生活，那就是和基督一同受苦。这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权利，是最浅的道理，又是最深的道理。否认自己，服务别人，为基督受困苦，在他看来，是自然的，切实的，唯一正当的事。

关于他的初期生活，据他自己的记载，有些似乎是琐碎的，可是我们如果进一步了解他，便会发现那些所谓小事，在他看来都有更深的意义。

举例来说，有一天傍晚，他上山去赶牛羊回家，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便溜下山坡，一直滚到山坑底下。这次的失事，本来可以把他摔死，至少也要受重伤。可是，他起身后，发现只是轻伤，无关紧要。他爬上山坡，不但不大惊小怪，反而在想：这次的事，有什么教训？神的用意何在？

“义人的脚步，被主立定”，那么我何以会失脚呢？神为什么容许我如此意外地跌倒呢？

慢慢的他查出那是因为他走路时心不在焉，没有看路的缘故。疏忽既为失足之因，身体如此，灵魂亦如此，只是灵魂失足，祸患更大罢了。所以与神同行，脚步一点不能疏忽，不能怠慢。他得了这个亮光，以后走天路的时候，越发警醒小心，不敢大意了。

十六 饿死偶像

胜魔基督徒生活之真诚感人，可以从他对村人邻人的态度看得出来。

他信主之初，他的亲友无不反对他，预言他会患各种灾祸苦难。可是事实向他们证明，他的“错误”并不如他们所想象之严重。至少，他们可以看见胜魔本人只有比从前好，他的家庭也比从前快乐。更奇妙的，是他有了一种新的温和态度，新的谦卑精神，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力。这些事实，都成为西庄村周围人们在茶余饭后的话题。谈得多了，大家便越发对这个基督徒学者钦佩，虽然他们还没有对他所信的新教信服。

还有一层，胜魔不但办事精明，和从前一样，并且说话实在，一是一，二是二，毫无谎言。到了一年一次的选举村长的时候，村里众人聚集商议，就决定举他。这村长的职务，包括收税征饷，维持治安，保护本村权利，料理祠堂庙宇，主持年节庆典等等。因为事烦责重，所以担任村长的人，一来要有精力，二来要有经验，三来要有道德，而胜魔恰好三件全备。大家固然也顾虑胜魔所奉的新教，但是除他以外，又没有别人，于是村人一致公决，请他担任村长。

这个决定，虽然好像来得突然，但是中国人本来最讲实际，胜魔已把基督信仰的美德在生活和行为上表现出来，做事正直，不偏心待人，又心细如发，可靠可托，而且祷告大有灵验——这些都使村人认为对他们有利的条件。大家于是托出几位长辈去请他屈就村长，为大众谋幸福。

见面后，胜魔听明来意，就说道：

“多蒙众位错爱，小弟才疏学浅，不晓得庄乡之事，这村长一职，实在不敢当。还有一层，我现在入了基督教会，办事也怕不合众位的意思，又因教中事情繁多难以抽空，只得请众位另请别人担任为是。”

来人哪里肯让他谦辞，就说：

“教是教，村是村，总不叫你亏良心就是了。”

经过再三央求，胜魔无法推辞，只得答应，却不是无条件的。他说：

“既然蒙大家见爱，请我当村长，有两件小事，必先要讲明。第一，庙上的祭祀，拜佛爷，出神会，这些事我一概不能办，但我要常求真神叫四季平安，五谷丰登。不知这样行不行？”

出乎胜魔意料之外，众人都齐声答应。这因为他们早已料到胜魔会有这样的要求，在商量之后，已决定答应他。其实他们早已知道胜魔的神有

求必应，乐得请他为大家代祷。

胜魔又说：“第二就是要把庙门关闭，叫合村的人今年都不许上庙，和我一样。若这样行，我才可以担这村长的责任。”

这话一出，大家都唧唧咕咕了一会，便说：“这不行。这个我们不能答应。”

“那么，我也不能答应当村长，”胜魔毅然决然的说。

以后，他们回去商量，终于答应了。

胜魔当了村长，真是尽心竭力，殷殷勤勤的办村中的事，又为村里的事向真神恒切祷告，以致风调雨顺，家家安乐丰足。

到了第二年，合村的人又都齐心合意的，请胜魔仍当旧职。胜魔又答应了。果然第二年还是合村太平，家给人足，事事顺利。这样一来，第三年的村长又非胜魔莫属了。胜魔也当仁不让，又担承了第三任。

西庄村的庙门一直关了三年，三年来也没有出神会，可是不但合村家家吉庆康乐，人口平安，年成有十足收成，而且一年好似一年。这无非是真神因假神占祂的荣光多年，所以特施恩典，或者可以唤醒村人，使其弃假归真吧。

第三任完了，大家又一致推举胜魔。可是这一回他就坚决推辞了。一来，主的道已日渐兴旺，教中事务繁多，没有工夫照料别的事；二来，他知道人情厌故喜新，应该换个新人。大家看他辞意已决，就不再勉强，同声称谢他三年来的劳苦和三年来的功绩。

胜魔婉拒这些称谢，只说：“功绩实在说不上，只是曾替大家省了些烧香烧纸的钱，倒是真的。”

说完，他又说个笑话：

“这庙中的偶像，既三年无人供奉，谅必早已饿死，请诸位不必为它们费心费钱去使它们苏醒过来了。”

这真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实际教训啊！

十七 药店布道

胜魔宣传神道，劝化众人，时时蒙圣灵引导，使听道的人心窍开通，信服救主得救，真道就日见兴旺，工作也就日见复杂。

首先是他所劝化的住在邻近的信徒们要他帮忙，要他教导。他们当中

的青年人固然可以在礼拜天进城做礼拜，就和城里的外国教士取得联络，但是妇女老幼就有困难了。离城有三四十里之远，要他们来回走个双程，实在做不到。这就是说，他们只能在附近得到照料。而且他们有许多都是灵魂身体同时需要照料的。

而且信徒当中，穷的多，富的少，大多数是做手艺的，种庄稼的，也有给人家做活当伙计的。这般人不但穷苦，而且还受逼迫。他们往时还可克苦过活，但是做了基督徒后，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自己家人便都嫌他们、恨他们、弃绝他们、或赶他们出去，使他们生活成了问题。也有信假神的老板见他们信了真教就不再用他们的。有些做着不合真道的工，信主以后，知道那与圣经的道理不合，便自动放弃而失了业的。更有一些人，在未信主以前，是种罂粟图利的，后来知道这事与爱人如己的道理不合，就情愿少得利息，永不再种。有些做生意的，以前连哄带骗，信道以后，改用诚实的法子，入息自然也就减少了。这些人不但要灵性上的帮忙，而且要物质上的帮忙，胜魔因此就常感力不从心之苦。

胜魔有了现在的工作和地位，又使他不得不招待宾客，尽些东道之谊。有些从远道来学道的，有些来听福音的，这些人一来，胜魔就没有不接待的。礼拜天从邻村来做礼拜的信徒，有些住得远一点，不能回家吃午饭，有些带干粮，有些带面粉，就在席家做饭，油盐柴火，自然也得供给。有些什么也不带的，招待起来，自然就更费力了。来的人多了，炊具餐具也要增加，开会时的凳子也要增加，晚上点灯添油，白天喝茶喝水，没有一件不要花钱的。

胜魔记载此事，有这样的话：“吾处此情境，常忆及好牧人之寓言，而于‘使他们出入得草吃’一语，尤加意三思。”

主的这话，在他看来，意思就是要照料羊群，不但要供给他们灵性上的需要，还要供给他们肉体上的需要。他们远道来做礼拜，他断断不能让他们饥饿回家。基督徒弟兄彼此相爱的道理，一定要用事实来证明。

以上还不过是问题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更大的问题。

救恩的信息要传给“万民”，是个巨大的工程，单靠外国的教士断断不够。信了主的也需要人帮忙，有重担挑不起的，替他们挑；软弱的，勉励他们；冷淡的，激发他们的热心——这些都不是几位外国教士做得了的。因此，在中国人的信徒中必要选出许多工人来，而这些工人又得找到正当的职业来维持生活。

这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是一下子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起来的。胜魔和席师娘处理这些问题，正好像父母之爱子女，无

微不至。他们知道，要喂养主的羊，牺牲是少不了的，而且还要有许多的小牧人。

奉了神的使命去救人灵魂，一个主的工人必要有忍耐的心，体贴人的心，和为众人任劳苦的心。“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从胜魔所作所为看起来，他是深懂主这话的意义的。

他不断为别人打算，花钱很多，最先是把自己用不着的变卖了，后来是把所有的现钱都用出去。他不但替人开方，赠医赠药，而且弟兄中有吸大烟成瘾的，还请到他家里留医，使照料比较方便，使他时时刻刻可以帮助他们断瘾。

当然，胜魔做这些事时，并不是毫无错误。他有时还有性急、专断、固执这些毛病。但是他愿意为主任劳，为主受苦，为弟兄姊妹们谋福乐，倒是毫无疑问的。

他为主做工，要花许多钱，上面已说过了。现在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夫妻两个就到施恩的宝座前去，恳求全能的主，指出一条解决困难的途径。在祷告中，席师娘得到亮光。她觉得她虽然不能对这经费问题有根本永久的办法，但是她却有一个临时的办法，可解燃眉之急。

祷告毕，席师娘说：“红皮箱子里，不是有我出阁所用的衣裳、首饰、环子、手镯、簪子吗？当日以色列的妇女不是把铜镜子拿来给摩西做洗濯的铜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叫祭司洗手洗脚吗？”

胜魔虽已变卖了许多自己的东西，却还没有想到变卖太太的饰物，因此初时就不肯答应。

席师娘却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放着干什么？还是献上给主，来喂养祂的群羊罢。”

两人就把红皮箱子打开，估计估计价钱，就装在骡车上，由胜魔拿到城里去卖。两人都为这奉献心里觉得快乐。

走到半路，忽然乌云四合，雷电交作，大雨倾注而下，不但人畜车子通通湿透，就是箱子也几乎给雨水浸坏。胜魔认为这是魔鬼作怪，是魔鬼不肯让他这样尽力救人，却也满心快乐，因为神许可这事发生，使他有机会为基督受苦。他“高声赞美主”，不久雨就止了。到了城里，那些饰物都卖了出去，而且得了好价钱。

胜魔为附近的村庄费心、卖力、花钱、还不满足，便想到本府还有好几县的村庄未得着听福音的机会，心里打算如何把真道在那些地方传开。他又想到还有许多吃大烟的在受着痛苦，还不知道有全能的恩主能为他们解开罪结，也应该向他们传道，为他们开条活路。

这是一件任大事繁的工作，他单人独马，哪能做得到呢？论到外国牧师，他们人数有限，不过是来做开路先锋，至于把道理在各村各乡传开，总得中国的教友自己来做。

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恰好在一个附近名叫邓村的村庄，有一间铺子出租。胜魔就想，何不将此房租来，开一间药铺，前面可以卖药，后面可以做礼拜堂，请一位有本事的教友做管事，一面卖药材，一面和问道的谈道，岂不一举两得？

主意已定，就租下房子，买了药橱和全套的家具；又把桌椅条凳，安排整齐，茶壶茶杯，预备妥当；然后采办了各处的道地药材，配制了各样的丹膏丸散；再在墙上挂一些对联，上面写的都是圣经上选出来的金句；又摆着几本新约全书和赞美诗——真是身上的病和心上的病，都有医治的材料。

到了开张日期，并不选什么吉日，只大家聚集祷告，求主开恩，叫无数的人因这药铺得到今生来生的福气。祷告已毕，就挂上招牌，便算是“开张大吉”。这块招牌，上面刻着三个大金字，叫做“福音堂”。

那些日子，胜魔可说是忙到极点，因为他一身兼了三职：医生、传道人、药店老板。同时，他本村的事也日见繁复。他家里充满着那些需要灵命上和身体上帮助的人们。

十个手指不能一般齐。药铺开了之后，来问道的，不能都是诚实，帮他做事的，不能都有真心。有的跑来不是谋道，乃是谋食；有的跑来巴结奉承，心想发财；有的学道没有恒心，冷淡懈怠；有的在店里做工，嫌工钱太少；正是“生意好做，伙计难雇”。虽是如此，胜魔还是以爱为怀，正如圣经所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十八 开天招局

在平阳府以北，相隔六十里路，有一洪洞县，也属平阳府，是贯通南北的大道。这县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四面地土平坦肥沃，土产甚多，五谷杂粮皆全。离城不远有一道汾河，河西有果子园，其中有柿子树、苹果树、李树、桃树、梨树、葡萄等。东边西边都有山，都是山峰并列，山腰齐摆，山脚相连，风景十分美丽。县中村庄极多，如星棋罗布，四方都有庵观寺院，也有尼姑庵。

且说，约莫五十年前，咸丰年间，有一个人生在山西省北某县，长大成人后，虔心虔意拜佛，常在佛前烧香，心里却仍然不安，不能满足。自己的心既空，他便以为天下万事皆空，便发愤念经学佛，恨不得成阿罗汉；虽不出家当和尚，也可以算个沙门。除了早晚拜梵天，大自在天，阎磨罗三个佛爷之外，他又乐善好施，愿意躲十种大供需箭，能到无色界，照轮回的道理得道。他自己学了三乘，就是大乘、中乘、小乘，也劝人行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又把经、律、论读熟，他便以为当时的佛教和原来的佛教差得很远，遂劝人回头归向原道。

他又想，佛法无边，大开法门，不如到处去转法轮，或者可以教人行方便、积功德、吃素、放生、远处烧香、修桥铺路、盖庙筑塔多行善事，就可以将功折罪了。他见和尚只修五藏庙，就劝他们募化，重修当地的庵观。

这人劝人行善，大有热心，周游四方，行踪到了洪洞县，把城里城外的人劝化了许多，遂成会、持斋、初一十五上庙烧香、出胜会。善男信女当中，有肯受苦的，每日清晨，或在钱板上，或在钉子上，跪一炷香的时候，等香烧完才得起来，以为如此多受罪，就在来生多享福，所谓“不受磨难不成佛”，就是这个道理。

洪洞县东有一小村，名叫范村，那里有一位范洪年，以种地养家，糊口有余，生有两个孩子，为人虔诚，好念佛，街坊邻舍都恭敬他。

有一天，他碰见上面所说的那位佛教信士，就和他谈佛论法，慢慢的听了这信士的劝诫，就给佛爷做会首，到处说法，劝人信佛，但自己的心仍然是空而又空，而且自觉有一身的罪债，今生还不清，来生也还不清。

有一天，城里有一个他的朋友下乡去，对他说：“早几天有两个外国人在城里卖善书，派劝世文，又在街上讲道，说什么有一个现成救人的大道传到中国，又说什么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肯救世人的罪。谅必您还没有听见吧。”说罢就将一张劝世文送给范洪年。这劝世文是席胜魔写的，题目叫做“三需”。

范洪年听了这个消息，心中又喜又疑：“真的有现成的救法，不用劳劳碌碌枉费心思？倘或有这道理，何不去学学呢？”

那位朋友又对他说：“那两个外国人已离开洪洞，回平阳府去了。好在平阳府也相隔不远，只不过走一天的路程罢了。”

范洪年就拿定主意要下平阳府。他先把家务安排妥当，盘缠预备充足，又格外带着几两做敬意的银子，就起身进了府城。

到了府城，就打听外国人的下落，辗转相问以后，就找到了。首先是宋先生出来迎接，把他引进客堂叙谈。他问明洪年来意，又知道他的小史以后，就把救主降生的事细细的讲给他听。他又告诉他，现在本省信从基督的人已有不少，就是本府西庄村有一位读书人，是个秀才，姓席，别号胜魔，也信了，并且热诚传道，诚心爱主。”

洪年听了这话，就暗暗惊奇，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么快就有读书人信了新教。

更使洪年惊奇的，是说话之间进来的两位外国人。他们不但穿的和中国人一样，说的也和中国人一样，而且必恭必敬，有礼有貌，看来竟十足像个中国的读书人。

分宾主坐下以后，两位外国牧师——德治安和林惠生（Mr. Drake）——就和他谈救主降世，如何把永生白白赐给凡信基督的人，如何赦免人的罪，和其它基督信仰的基要道理。

洪年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位牧师起身告辞；洪年也起身和他们道别。宋先生和其他教友苦苦坚留，请他多留一天，多谈真道。但他坚决要走，只说改天有机会再来畅谈。

幸亏那时有一位热心的教友姓张，名叫聚会，说：“先生不必回去，若不嫌弃，我可以陪你到西庄村去见席先生。不好吗？”

常言道：“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张聚会这番话恰合范洪年的心愿。他就答应同去。

两人在路上一面谈一面走。张聚会谈席胜魔，越谈越起劲，洪年也越听越有趣；不知不觉间，两人已到了西庄村。

洪年在席家客厅坐了半晌，看看厅里果然没有灵牌神像，所挂的条幅对联，写着的字都是他见所未见的，料必是洋教经典里面的嘉言吧？

胜魔听见张聚会说明来人来意以后，便两步当一步走，出来和洪年见面，敬了茶，就打开话匣子，畅谈救主降世救人的大道理。说了，又请洪年勿嫌简陋在他家里留宿一夜。

洪年听得津津有味，当下就答应了。他看见席家人来人往，谅必他们都是学道的门徒弟子，只不知他们奉上了多少束修⁴。他们奉上的，比他所要奉上的多些呢？还是少些呢？

胜魔就带洪年到卧房去。洪年想，这是机会了。就把带来的银子拿出，说是“入门之费”，请胜魔勿嫌微薄，把它收下。

⁴ 古代入学敬师的礼物。

胜魔知道他的心事，就说：“先生想错了。主的恩是不能买的。你只要悔罪改过，信靠主的功劳，就可以得救了。”

听了这话，洪年不知如何是好，就说：“既然如此，我入门有什么法儿呢？”

入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胜魔就对他说：“您若愿意，可以在这里多住几天，学习圣道，慢慢的就会明白。”

洪年住了几天，常和胜魔谈道，才知道神是活神，要专心靠祂。常言道：“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重槌”，洪年问了几天道，便明白了神救人的道理。胜魔看出他已有真正了解，便按手在他头上，为他默默向神祈祷。

洪年心里受了感动，便哭了起来，又同时说着赞美神的话。凡看见这事的人，都觉得惊奇。胜魔说，此无足奇；这是圣灵的能力降在他身上才有这样的情况。

第二天早上，洪年一起身，心里便充满了快乐，就对人宣称他已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说：“我现在已看出偶像是假的，无用的，我们的天父才是又真又活的神，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

胜魔劝他再住几天，以学习祈祷和基督徒生活。洪年也答应了。几天以后，他满心感谢，向胜魔告辞；回到城里，又和外国牧师住了两天，然后接受了一本新约圣经，并答应有机会再进城访问他们，就动身回家去了。

洪年回家途中，满心快活，指望到家以后第一个任务便是劝他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门徒归主。他觉得最初也许不无困难，慢慢的自然会回心转意弃邪归正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洪年到了范村，街上无人和他说话，快到家时，也不见孩子出来迎接。这就叫他感到诧异。到了门口，只听见家里有恸哭的声音。哭什么？

一进门，就知道哭的是他的儿子不在了。原来他上平阳府以后，他儿子在街上顽耍，忽然来了一只猛狼，把他抓了去，撕着吃了。他的家人和合村的人都怪洪年，说是现世现报，是不信神佛的报应，若不是他去学洋教，总不会遇着这样的灾殃。他们还说合村的人还怕因他遭祸呢。

这事本来难解难明，不要说初信的洪年，就是老资格的基督徒恐怕也难于担当。可是神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和他同在。

洪年回答道：“我蒙天父的大恩，得到圣灵降临，充满我心，使我知道祂更多，信靠祂更深。我知道这事是魔鬼行的，目的在叫我背教。”

邻人们却不能了解他为什么那么镇静，以为他中毒已深了。大家都要他赶快背教，再拜神佛，好叫神佛息怒。他们说：“现在是你自己受祸，将来还要有旱灾水灾，叫合村的人受祸呢。”

洪年说：“我现在信的是一位活神，天地是祂造的，诸事有祂掌管，我们只要听祂的旨意就是了。众位，你们怕合村的人都要因我遭报。这事你们可以放心，我求真神保管一村平安无事。”

大家看见他说话诚恳，平时本来又信任他的为人，也就不再唬吓他，只告诉他若是出了事，必把他的房子拆了，叫他吃众人的苦。

洪年恳切祈祷，求神保护合村无事。到了夏天，大家眼巴巴望着天，看看洪年的神有无灵应，会不会使时雨沛然降下来。这时洪年已毁掉偶像，而且公开宣讲基督了。他的太太也忧心渐减渐轻，不复从前反对她的丈夫了。洪年有意请席胜魔来范村一行，小住几天，她也没有反对。

胜魔到了，为了洪年丧子，向他和他的家人安慰一番。村人听见胜魔来了，知道他是个儒者，都想听他讲道。果然胜魔讲得滔滔不竭，字句又清楚，声音又清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就是反对洋教的人也无不称评，洪年更欢喜地无法形容。

到了伏天，范村沟满壕平，各家都能使轳打水浇地，旱灾是不必顾虑了。洪年见祈祷有灵有应，信心就日见坚定。他从前的门徒，这时对新教也发生了兴趣，到了胜魔讲道几天完毕以后，他的家人中有几位信了主。他的太太也在其内。村中有几个人也信了。

洪年又下平阳府去看望牧师。他离家以后，他的一个才满五岁的孩子，正在大门口玩耍，就来了一只大狼，把他含了去吃了。等他回家来时，家中没有不埋怨他的。大家也七嘴八舌的说他、怪他、骂他，说这是佛爷恼了，才降这样的大灾害。

洪年夫妻两个真正伤心，相对哭泣，一来两个儿子都没有了，就断了后嗣；二来半年之内一连两回遇见这样的事，会使那些愿意走天路的人受到阻碍。可是，洪年还是立定志向，不肯离弃真道，仍然尽力救人脱离魔鬼的罗网。这样一来，就把魔鬼的权势完全打败了。

他规定逢主日在家里领礼拜，遍请邻人参加，问道的和学道的便一天一天的多起来。城里的牧师也时时到他家里领礼拜讲道。

可是，那时的人大半都吃烟，所以慕道的人也多数有烟瘾，若不先把烟根斩断，就尽管如何慕道也不能进教。洪年不懂医道，无法替人戒烟，本村也没有戒烟局。把他们带到西庄村去呢，路太远；带到平阳府去呢，路难行。千思万想，总想不出合适的方法来。

有一天，他正在祷告中，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原来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山地多，天气也冷，因此盖造房子，和南方不同。除了城里的房子，和南方的大同小异之外，乡间都是藉崖头挖

洞居住，上边挖一个鼓控，前边有木头门，有木头窗，窗户尽是皮纸糊的；又盘上炕当床，打土台当椅子，挖上坎当柜子，坑底下生火，就暖和不怕冷。洪年的家就是那样，有一间正房，两间偏房。

他想：“何不腾出两间来，叫有心戒烟的来住呢？他们十有八九肯来。只有一样，隔行如隔山，我若动手调治，怕不行，不如上府城看看或者有一个牧师肯来施药，同时又讲解真理，岂不是一举两得么？”

想到这里，洪年就立时动身往府城去，和林惠生牧师商量，林牧师听见满心欢喜，答应去住一月。

商议已定，他们就上范村去，请凡有心戒烟的都来住下。只是少见多怪，都观望不前，只有两个人放胆前来戒烟。其余的人都天天来到门口，从早到夜拥拥挤挤的，要看他们吃的是什么药，受得住受不住。

到了第四天夜里，那两个戒烟的中有一个，起来大声叫喊，把洪年叫醒，请他求神搭救。洪年说：“不要怕，神无所不能。我们祷告吧。”说罢就跪下哀求主耶稣，照祂在世上的样子搭救罪人。求了好久以后，那人就觉得舒服得多。

那人巴不得早些天亮。一清早他就出去告诉众人，说神如何在一转瞬间把他的痛苦解除。其他观望的人于是相信洋药有效，祈祷有灵，就大胆前来受治。不到月底，就有十九个来戒烟的。林牧师慌手忙脚，昼夜不停的伺候烟徒，看来这小洞已变成一所戒烟局了。

到局戒烟的人，多半是农民，平时忙碌惯了，到了局里闲着没事，闷得发慌，就只想身子痛痒。动不动这个说肚子痛，那个说心里急跳，这个说指头发麻，也有说膀子酸疼的，也有说腿肿脚肿的，也有头昏眼花的——各样虚弱症候都有。

林牧师和范洪年都以为要给他们做一点事，才可以使他们忘记身上的痛苦。他们左思右想，就想起不如叫他们唱赞美诗，背圣书，还可以操练灵力。于是定下规则，要大家聚会，早晚礼拜。他们又请胜魔作诗，给众人学唱。胜魔做了“戒烟救人诗”，又替这局起一个名，叫“天招局”，自己还常来帮忙，劝勉大众。其诗如下：

- 一、天招局救人新路 主开导 天招局救人新路 进门来先学祈祷 鸦片烟心瘾拔掉 主开导
- 二、天招局救人正路 主开导 天招局救人正路 求圣灵直入心窝 听圣经明白天道 主开导
- 三、天招局救人真路 主开导 天招局救人真路 十字架功劳可靠 万样罪天父能饶 主开导

四、天招局救人义路 主开导 天招局救人义路 悔改后得了至宝 天堂里也能走到 主开导

满了一月，林牧师回平阳府去，就写信到天津多买戒烟药。他把局中的事务，完全托洪年和胜魔办理。

戒烟断瘾的越久越多，出去以后就替天招局传名，闻风而来的就有不少，有一次局里竟满局是戒烟的人。洪年打发人去问林牧师添药，不料林牧师出了远门，天津该来的药也没有来，叫洪年下不得台，只能求主给他开一条出路。

正在踌躇之际，忽然胜魔从西庄村来，叫洪年高兴得好像困龙登天，就将目前的难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他们两个翻来覆去的想法子，终于决定把所有的存药，先分给戒烟的人吃，等胜魔上西庄村回来再作商量。

胜魔起身回家，一面走，一面心里揣摩，认定等天津的药来，怕来不及，而且保不住一定能来。万一局里断了药的接济，如何是好？

胜魔到了家，就禁食祷告。有时半夜起来祷告，求主开导，指他一条出路。不久，就得了亮光：自己既然有药铺，自己又会行医，何不开方子配药，泡制成戒烟丸带到范村去呢？如果试用有效，以后也就用不着外路来的洋药了。正是“本家有井，何必去隔壁打水？”而且，用不了的丸子，还可以在别处开天招局，得济的更多。

想罢，他就求神指示，使他能照医理药理开出有效有验的方子。这时他仍然禁食，直到丸子配好，就带到范村去试用。

洪年和胜魔两人都深深相信，这新丸子是从神指示配成的。试用之后，果然大灵大验，大家就同声赞美神。这个成功，叫胜魔打主意把这好处推开，到处开局，使四路的人都得救济。而且丸子成本不贵，做法又易，可以大量制造，也就容易普及了。

神的指示，是自然的，又是按步骤的。此路一开，不但无数的烟徒得救，而且大大的扩张了传布福音的机会，使无数的灵魂也由此得救。神的方法，是何等奇妙，神的恩典又何等丰盛啊！

十九 终身事业

范村开局，原是范洪年先起的意，随后请胜魔过去商议，以后就两人共同计划，共同办事，共同祈祷，使天招局顺利完成。这第一个天招局，是一个实验场，实验得到好成绩以后，便可向别处推广了。

在天招局戒烟的，十有八九断根回家，就把丸药的灵应传遍本府，叫各处吃大烟的，都想来范村戒烟，这样一来，人数就未免太多，地方收容不下。因此大家就希望天招局扩充，使一府的人得益处。

胜魔这时，已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他不但能行医、开方、诊病、配药，又是秀才出身，有领袖的才干。大家于是请他想法子把善门广开。但他办事再不着急，只耐心等候，求主开路。

就是范村这个天招局，也不是没有困难。举例说，戒烟的当中，有些是烟瘾之外，还害着其它重病的，一停止吸烟，老病就会发作起来。有些人最初吸烟，为的是治病，所以只要少吃几口，原来的症状又起。有了这些情形，谁也保不住局里平静无事。有时症状突然发作，有时半夜叫喊，使人心惊胆战，手忙脚乱。在那些时候，如果有人在天招局死了，人们便会造作谣言，生事弄非，企图使天招局关门大吉。因此，只要遇到老病复发症状再起的情形，胜魔就禁食祷告，有时一连几天求神开恩。在这些情形之下，神就常常显示大能，使急病重症都转危为安。这声名一传出去，就不但有烟瘾的前来请求戒烟，有疾病的也从远道而来，请求祈祷了。

胜魔记载此事如下：“是时也，主在范村及其邻村，时时用我，使我以祈祷治病赶鬼，得愈者五六十人，愈后即信主，且经常聚会崇拜。此为余归主后第四年事也。”

胜魔和天招局的一般同工，都不以自己祈祷为满足，还要病人也一同祈祷。凡是入局戒烟的都要参加早晚的祈祷会。他们对戒烟的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祈祷，向真神恳求，我们就不能担保你们的烟瘾可以戒掉。”

这话当然是真的。胜魔虽然是个大夫，但并不单靠丸药治病，因为他从自己的经验里，知道有一个黑暗的力量，比烟瘾更为可怕，而这个力量，是药石对付不了的。在他看来，魔鬼的锁链就是罪，而烟瘾就是魔鬼捆绑灵魂的最有力的锁链。意志坚决的人也许能够打破这锁链，但却打不破撒但的权力，不久以后，又再吞云吐雾了。因此，胜魔认为药是有用的，人

的照料也是有益处的，但能救人救灵魂的只有神。

所以胜魔最关心的，是领人到基督面前，叫他们除了这位救主之外，不要信靠人，不要信靠席某，也不要信靠丸子。当真仗打起来的时候，人也无用，药也无用，自己的挣扎也无用。他们听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在戒烟的经验中证实了这个道理，随后就相信并遵从这道理了。

举例说，有一回从邻村来了三位老者，要入局戒烟。胜魔那时恰好在那里，却打不定主意收留他们，因为三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过了六十岁，瘾子又大，吸烟的日子也久，留下他们，难保不生意外。但因他们再三央求，又答应遵守局中一切章程规则，便准他们入局。

头两天，事情还好，三位老者，对福音都大感兴趣。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其中的一位觉得不好过，到了夜里，便受不住，就把那两位叫醒，叫他们去请洪年或胜魔来医治医治。

其他那两位说：“叫他们来做什么？你要的可不是药丸子。跪下祷告吧。”

三位老者就一齐跪下，诚心地祈祷。在这个中国腹地的小村的崖洞里，这样荒僻的地方，这位奇妙的救主也在那里么？这老而且弱的声音祂听得见么？祂会答应他们的恳求么？

他们颤声哀求，几分钟后，那位老人就觉得好得多了，呻吟声也止住了。他回到床上，钻进被窝里，又呼呼的睡着了。

其他两位老者，看见这情形，就彼此低声说：“主耶稣果然在这里。”说完，他们也平安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身，他们就逢人便说：“主耶稣果然在这里，祂真的听我们祈祷。”于是就把昨夜发生的事，向每个人作见证。

离范村十里多路，有一个村庄，名叫苏堡，地方虽小，吃大烟的却不少。其中有一个姓刘的人是不住手赌钱的，赌输了，就回家发脾气、摔盆、砸碗、打老婆、骂孩子。幸亏同村有一个吃大烟的到范村去，无论如何定要戒烟，倘或戒不了，便死也甘心。他已有此决心，就不但烟戒掉了，而且信从救主，得了重生，满心乐意回到苏堡，给天招局传名。那位好赌钱又好大烟的刘某，因他这一传，就不再赌了，就到范村入了天招局，决心戒烟。

他在范村的天招局住了一些时候，不但烟瘾戒掉了，而且灵魂也洁净了，因为他已找到了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欢天喜地回到苏堡，就大发热心，和几位戒了烟的弟兄，商量要在苏堡设立天招分局，好叫别人戒烟，也使许多灵魂得到益处。

商量已定，两人就去请求胜魔。这是神为了爱人救人，又开了一条新路，胜魔无不答应，就照了范村的章程，开设苏堡的天招局。这就是天招局的第一个分局。

像姓刘的这样的基督徒，和范洪年席胜魔一样，正合那时中国的需要。他们是中国人，比那些不懂中国人情风俗的外国教士要便利得多。他们蒙了神恩，从异端中解放出来，便充满感激之忱，也愿牺牲一切，去为别人谋解放。造就了像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就是胜魔最大的成绩，也就是胜魔从今以后的终身事业。

二十 季会赋诗

自从大旱灾的末年，内地会在山西开始布道工作，到如今不过短短五年。这五年为时虽暂，却也有不少的进步。

首先就是各地布道新站陆续建立起来，工作迅速发展，需要很多的传道人。因此，在一八八二年初，内地会就发起祷告，求主在以后三年内，至少要选召七十个教士。

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神之呼召胜魔，正为了参加这个运动。他对这个运动虽然毫无所闻，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抱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把福音传给在内地的每一个中国人。

为了环境的关系，胜魔自己干自己的工作，但实际上他是平阳教会的一分子，他的工作也和这个分站有正式关系。只要有可能，他总到平阳府参加礼拜。至于领圣餐，他更从来没有缺席。

可是平阳府最大的聚会，还是一年四次的季会。原来福音在平阳传了五年，教友们就渐渐多起来了，但各村庄相隔很远，彼此难得见面的机会。牧师们和胜魔商量以后，便决定举行“季会”，像古时主的百姓一年守三个大节期一样。

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春天，到了季会举行日期，全府的教友们无不喜悦，各人先把家庭安好，就收拾行李，预备干粮，包起圣经和赞美诗，入城开会。那时这里三五成群，那里八九成帮，有步行的，有骑骡马的，也有搭伙雇车的，正好像古时十二支派上耶路撒冷一样。

他们一面走，一面谈，也有谈道理的，也有谈工作的，大家都是规规矩矩，诚心诚意，男的不穿红挂绿，女的不涂脂抹粉，和那为神佛赶会的

大不相同。

他们到了平阳，就走进牧师所住的会所——那就是开会的地点。那里分为两部分，一边住男，一边住女；院里已搭好凉棚，讲坛坐位都已布置妥当，当中还有洗礼池子。

到会的人，有士农工商，男女老少，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其中有席胜魔和他的后母，他的妻席师娘，他的岳母梁老太太；范村天招局的范洪年，他的妻范师娘；苏堡的刘弟兄和刘师娘，宋弟兄，张弟兄等等。他们到这里来，除了开会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遵守救主的吩咐，受洗礼，在众人面前认耶稣基督为主。

这是山西省空前未有的大事。在这以前，女人也有受过洗的，但为数极少，又都是穷人，所以不甚受人注意。这一回却不同了，不但贫富都有，还有读书人的太太，平时伏处深闺的，现在都出外露面了。她们这样做，好不容易：一来妇道之家，向来少和外界接触，不免腼腆；二来平时深居简出，这回要走几十里路进城，饱受出门的辛苦；三来当着众人面前受洗，不免受人讥笑，尤其是她们行的全身浸水的洗礼，是个严重的试验。因为有了这种种的困难，所以灵性上的价值便越发高贵，越发伟大了。

胜魔的继母和席师娘，在此以前已做了基督徒，不过现在才对众人公开的见证罢了。她们在这里遇见范村天招局的范师娘，又遇见苏堡天招局的刘师娘，真有莫大的安慰。而范师娘和刘师娘遇见席胜魔的继母和席师娘，也有说不出的快乐。

众人见了席老太太都上前致候。她所回答的总是这样的话：“这次出门虽然劳苦，可是不来又不行。我年纪大了，过了七十岁了，说不定有三长两短。我不能不在离世以前向人承认我主耶稣基督。”

她们之外，还有许多别处的教友也来受洗。大家看了这圣事，没有不欢喜的。洗礼已毕，大家就恭恭敬敬的吃圣餐，纪念主为他们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净了一切的污秽。

这一次的季会，到会的都得到益处。学道的越发明白主的恩典，知道它是大海无边。软弱的教友在这里得到力量，便坚固起来。信心冷淡的弟兄在这里得到热力，便兴奋起来。大家还议决了许多法子来使主的国度兴旺，来打败魔鬼，救人脱离他的管辖。胜魔看了这景况，欢乐至极，就赋诗一首，分为四节，每节十五句。诗如下：

一 我们这一次的聚会 有个缘故 是圣灵引都会往前进步
或男女阿 或老幼阿 都当虔诚礼拜主 要领受主的吩咐
主说我在十字架上 为你舍命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跟从吾

是醉酒么 是吸烟么 是栽种罌粟么

请说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跟从吾 去享那天堂永福

二 我们这一次的聚会 有个缘故 是圣灵引教会努力进步
或教友阿 或学友阿 都当同心祈祷主 要听从主的吩咐
主说我在十字架上 为你舍命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效法吾

是风俗么 是缠足么 是嫁娶外邦么

请说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效法吾 去享那天堂永福

三 我们这一次的聚会 有个缘故 是圣灵引教会圣洁进步
或长老阿 或执事阿 都当作歌赞美主 要遵守主的吩咐
主说我在十字架上 为你舍命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传扬吾

是情欲么 是名利么 是荣华富贵么

请说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传扬吾 去享那天堂永福

四 我们这一次的聚会 有个缘故 是圣灵引教会完全进步
或牧师阿 或教士阿 都当香膏来抹主 要宣讲主的吩咐
主说我在十字架上 为你舍命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荣耀吾

是力量么 是工夫么 是一切所有么

请说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荣耀吾 去享那天堂永福

这首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诗。在文学革命（即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前几十年就有这样成功的白话诗，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当时这诗谱成乐章，教到会的教友学唱。季会散会时，大家都会唱了，就颂声满口，四下散开，各自回家，各自回站，去撒播福音的种子了。

正在季会开会前，发生了一件事，这里得补述一下。

胜魔在平阳府，声名大起，一来因为他配药为人戒烟，二来因为他祈祷为人医病赶鬼，三来因为他热心到处传道。只有府里一般教习、绅士、秀才、举人、进士等，心里嫉妒，不喜欢他奉洋教，以为这样做，不合士子体统，都指望他日久懈怠，或者冷淡背教。不料他越久越热心，叫他们很不高兴，大家便议定要羞辱他一场。

他们等到学台来时，大家递了一张禀帖，数胜魔背儒从夷，和宣传洋

教的罪状，请学台把他的秀才革去。果然学台准如所请，就把胜魔的功名一笔勾销了。

胜魔自忖没有玷辱名教，行事又正大光明，不甘受此大辱，就和学台理论。学台只说，告他不止一人，要回功名，总得使钱。

这笔钱数目相当可观，而且基督徒绝不行使贿赂，胜魔又不愿打官司，就只得逆来顺受了。

季会完毕以后，林惠生牧师要上太原府去，胜魔也陪他同去。到了省里，林牧师怕抚台⁵还不知道胜魔功名被革，就和他谈起这事。抚台听了情由，就行文学台⁶，叫他恢复胜魔功名。起初学台接到这命令，还未立刻遵办，后来想到抚台命令不便违抗，终于把前令取消了；胜魔于是仍为秀才。

胜魔住在省城，和许多外国本国教友团契，自有一番切磋琢磨之乐。那时太原府传道工作已大有发展，教育、出版、医药等事业都兴办起来，使胜魔眼界广开，知识大增；回去以后，爱主的心便越发长进，为主做工也就越发热诚了。

廿一 广设分局

从太原回来以后，胜魔看见了山西全省到处都需要他这样的工作，也就看见了工作发展的机会，就心里火热，越发努力事主。

他做事谨慎精细，一点也不草草了事。配制戒烟丸就是一个例子。他知道药材一不新鲜，就不见功效；药材若是次等的，功效也要减少。所以他每次配丸子的时候，总是先一天不吃饭，禁食祷告，求主赐福，然后拣选道地新鲜上品药材，把坏的部分剔了出去，然后用药碾子把药碾细，筛过了，上过秤了，再搀和起来，打成丸子。

制好的丸子，分为四种：第一种叫乐园丸——这是因为胜魔的住宅原称乐园——；第二种叫生命丸；第三种叫固命丸；第四种叫复元丸。

这四种丸子，在西庄村、范村、苏堡、销路都极大。如今且单说范村。那里的天招局，不断的有人来戒烟，有的是从近村来的，也有从远处来的；他们住在局里，有十天八天的，有二三星期的，都以烟瘾大小，或身体强

⁵ 是巡抚的尊称，一般掌管一省的事务。

⁶ 是学政的尊称，掌握一省教育科举。

弱而定。每日的吃用，都是各人自备，只有烧坑的煤和点灯的油，由各人照价付钱。

至于戒烟丸子的价钱，不能各人一样，大概是按瘾定价，例如一天吃一钱大烟的，要出七十大钱，少吃的就照此扣算。极贫的，就完全白送。这样办，不但局费有着，而且有剩下的利钱，好做开分局的费用。

说到开分局，那是到处都有这个需要，而且信徒当中，也有些可以负起主持分局的责任。分局既能靠卖丸子自给自足，经费自然不成问题了。

胜魔常常说：“主给我的工作，是要我做播种的农民，又做撒网的渔夫。到处去传福音，是播种；一个一个的叫人戒烟，劝人信主，是打鱼。”我们应该说，胜魔做这个工作，做得又耐心，又巧妙。

可是种子不都落在好地里，入网的鱼也不都拉得上来。有些问道的人，看似大有希望，后来却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学会了几首赞美诗，背熟几节圣经，便有口无心的说“我弃旧更新了”。其实，他们倒像蛇脱皮，外壳虽脱，内毒仍存。他们因为常见用药和治疗的经过，以为秘诀窍妙尽在于此，便起了不良之心，想借此发财。

在范村天招局里，有几个人是从相隔三十多里的曹生村来的，住的久了，就懂得一点道理，宣称不拜偶像了。烟瘾戒掉之后，回到家里，就有一大批老烟友前来询问戒烟的经过。他们看见村里要戒烟的人多，以为有利可图，就在那里打歹主意。

他们想：何必把这些人送到范村呢？所有戒烟的法子，用药的先后，我们不是都知道了么？何不自己挂上天招局的招牌，凑些现钱，上范村去买些丸子来，自创局面呢？我们可以叫戒烟的付高一点的价钱，还要先钱后货，就不妨放手做这个稳妥有利的生意了。

商量已定，就有七个人上范村去见洪年，要买丸子。不料洪年对他们说：“卖丸子的事我做不了主，非见胜魔我不敢卖。”

这话他们听了，好像冷水淋头，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去见胜魔。胜魔一听，便知道他们用意何在，就把脸一变，严厉的责备他们说：

“我开局不是谋利，而是要救人；若因贪财开局，难道天父肯容许么？这丸子是天父用来救灵魂的，万万不能卖给你们。”

听了这一番话，他们羞愧得脸红到脖子，就抽身出去，到处造谣毁谤胜魔。可是这七人并不都是坏人，其中有两三个听见了胜魔的药石之言，就良心发现，愿意再在胜魔手下学习。胜魔看出他们的诚意，就打发他们上局去学习。过了一些日子，他们确有心得，做了热心的基督徒。到了曹生村开局的时候，胜魔就派他们在那里创办并主持天招分局。

后来事实证明，胜魔信任他们，确有见地。曹生村的天招分局大见兴旺，头一年就有许多人来戒烟，其中有五十人信道入教，作了主的门徒，福音就由这村又向其它邻近各村传开。

离范村六里之远，有一个小村庄叫板榻里，山明水秀，街中有一条清水河，河上有石桥，两岸有柳树，风景十分美丽。村内有一长辈名叫张百顺，家里有钱，为人梗直，村中人都敬重他。他却有一样毛病，就是吃大烟。

他早年入了天主教，做了几年的教友，却仍旧吃他的大烟。以后他对天主教日渐冷淡，终于不再随教了。他年纪将近六十，烟瘾日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虽自怨自艾，却无力摆脱。可喜听见人说，在曹生村开了天招局，凡有去戒烟的，都能断根，他就上那里去戒烟。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果然烟戒断了，而且受了圣灵感动，得了重生，身心都焕然一新，成了一个新人，得到了自由的福气。

他得到了这大福气，心里却仍然有一个大忧愁。他愁的是什么呢？不是愁吃，不是愁穿，只是愁太太不信福音。而且，她还有一个毛病，那是比烟瘾还要厉害的毛病：她被凶鬼附着。有时她平安无事，可是发作起来，她就大声乱叫乱喊。张百顺信主以后，她发作得越发厉害，有时狂暴，有时惊慌，叫的是：

“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怕，只怕西庄村的席牧师。”

她这样的叫喊，反来复去，叫全村的人都觉得诧异，一来不知席牧师是谁，二来不知张家为什么怕他。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事到处传扬，就传到西庄村胜魔耳朵里，叫他好不自在。首先是“牧师”那个衔头，他自觉有所不配，因为他不过是平阳教会的一个长老，还没有当牧师，人们这样叫他，容易引起误会。他想来想去，就决定上板榻里去，看看情形如何。

到了那里，基督徒张百顺出来迎接，将他接到家中，合村的人也跟了去，门口便拥挤着一大群人，要看看他如何处理。

胜魔就先对大众讲了一番道理，讲完就向主祷告，求主伸手赶鬼。祷告毕，就按手在张师娘身上，奉主耶稣的名叫凶鬼出去，永不再来。

果然，这话说了以后，她的毛病就好了，从此就安静下来。不久，她就信了她丈夫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和他一样，热心救人灵魂了。

张百顺夫妻两个同心合意的服事主，就有许多人受了感化，许多邻人友人，和那些看见了神迹的人，都到他家里开会，人多到张家的客堂容纳不下。他们就出钱租下附近的房子，把它改成礼拜堂，每逢主日，总有二

三十个人聚会礼拜。胜魔也常常过去领礼拜，劝勉信徒。

可是，板榻里并不事事顺利。那些初信主的人，正如一般小孩子，有啼哭的，有闹脾气的，有彼此相打的。有一次，有教友弟兄两个，为了一点小事，就言差语错，争吵起来，连旁人也拉扯上了。他们越吵越厉害，就有许多人前来看热闹，差不多一村的人都围起来了。那为弟的，正在气头上，就拿起一把斧子来，使劲往他大哥头上一丢。他大哥往旁边一闪，那斧子就砍在一个姓郭的腿上，把膝盖骨砍破了。这真是“桑树上打一棍，柳树上去了皮”，案子便闹得复杂起来。

板榻里的基督徒便派人上西庄村去，请胜魔料理此事。那时正是隆冬；天下大雪，但胜魔听明情由以后，便穿上皮袍子，冒着风雪，踏上了崎岖的山路，向板榻里前去。

到了那里，胜魔就听弟兄两人各说各的情由，不肯干休。郭家却振振有词，要求一大笔款项养伤包骨，不然定要告状。胜魔听了三方面的理由，又看见主的事功在外教人面前受到损害，给魔鬼趾高气扬，就不知如何着手才好。

那时众目眈眈，看着胜魔。他要说什么呢？他如何处理这事呢？这案子解决不解决，全在他身上，如果他说错一句话，就会闹出大乱子；如果他略示畏难退缩的态度，就会使事情越发不好收拾。

胜魔看出这情形的危险性，也看出魔鬼在背后作怪，因为生气动怒就是为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 26,27 节）。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胜魔听了三方面的话以后，不言不语，不责不骂，只起身离开众人走了。这因为他知道言多有失，骂也无益，希望人们讲道理，凭天良，也毫无用处。他这一去，是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来祈祷。

大家等了许久，不知他进去做什么事，几乎焦躁起来。他出来以后，又不做一声，不说劝和的话，使大家越发诧异。他静悄悄走到受伤的郭姓人那里，问他的膝盖伤的怎样，又把自己带来的药，给他抹上，用布包好，又向他说些好话，安慰一番。

这样一来，便把观众的感情思想完全转变过来；大家看了无不称奖，无不佩服。胜魔就趁此机会，悲悲切切的，说这事甚叫他担忧，一来郭姓的人，无辜受伤，二来弟兄失和，叫魔鬼得意；他认为这事不但使救主的名成了毁谤的话柄，而且是干犯天父律法，玷辱圣教。他又诚诚恳恳对张家弟兄劝诫一番，叫他们彼此认罪赔礼。于是他就大声对张姓为弟的说：

“老二，跪下求主饶你吧！若不是祂可怜你，叫你哥哥闪开，你就成了个杀人犯，脱不了要偿命呢！”

说完，他就回头对姓郭的说：

“多谢贤兄，若不是贤兄替人受过，这场事就要闹成命案了。张老二砍伤了你，是出于无心，你替人受此重伤，把大事化小，真是大有德行了。”

把事情如此看法，在板榻里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姓郭的负伤者心里就溶解下来，他的亲友们，本来声势汹汹，现在也服情服理，不做一声了。大家都称赞胜魔这种排难解纷的新法。

但是，胜魔还从这里再前进一步。他知道说话虽然有理，却止不了伤者之痛。他也知道，叫张老二赔汤药费，是无效的，叫老郭恕人谅人，是不够的。他自己得做一件事出来，使受伤受苦的老郭得到赔偿，使郭姓亲族心平气和，使观众大家看见基督信仰真谛，使基督徒看见一个好榜样。

他来的时候没有准备花钱，但是他有办法。他出去街上把自己的皮袍在当铺里当了，得来的钱就送给姓郭的养伤。这样一来，就叫教友们看见自己的错，张家弟兄两个就到胜魔跟前流泪，承认自己的罪过，声明以后再不吵嘴打架了。

事情这样料理妥当，胜魔就回去了。从此板榻里的信徒大有进步，教会大见发达。不久以后，因村人的请求，胜魔又在那里开设一所天招分局，救了许多今世的生命和来世的生命。

姓张的弟兄两个也一直往前进步，张老二后来做了板榻里教会的执事，深得教友欢心。张老大起初是做执事，后来升为长老，以后几年再升为传道人，到一个离家数千里的外省去传福音。

廿二 主必预备

让我们现在回到西庄村，看看胜魔在家里做些什么。这个以乐园为名的家宅，有许多人在那里学习手艺，现在已成了一个工场了。

胜魔看见许多戒烟的人，断瘾以后，身体却是软弱无力，不能做活；有人因为戒烟的费用很大，断瘾出局以后，人已变为穷汉，没有了营生资本；有人在局内学会了祈祷，懂得些道理，却信心微小，所知有限，要他自求进步，应付逼迫，都做不到。这种人一回到外教的环境里，恐怕不能守住真道。

像这样的一些人，留在局里，势所不能，让他出去，又怕跌倒。怎样帮助他们，提拔他们，使他们能在磐石上站稳，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些教友，虽然没有领袖才能，只要好好训练，在布道工作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有些信道以后，给外教的老板开除出去，变成失业。这些人也得好好的安置。

千思万想以后，胜魔就立定主意，派他们上西庄村去，一面可以学道，一面可以学营生，如推磨、挑水、做馒头、纺线、织布、做衣服、刨刮、锯解、做木器、耕地、种田等等。这些人中，有些心窍伶俐的，就叫他们帮着碾药，搓丸子。这样一来，就叫那些好吃懒做的不愿意来，倘或来了，看见事情不对，就满口推辞回去了。这种做法，也是合乎圣经真理，因为保罗说过，“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后三章 10 节）。胜魔自己，除了早晚开会，查经讲道之外，也亲自动手做工，做他们的榜样。尤其是做丸子的事，他从来不完全依赖别人。

慢慢的，人数多了起来，乐园容纳不下，胜魔就打算盖几间厢房，一个厨房，一间小礼拜堂。这事大家无不赞成，乐于帮忙；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不久都盖起来了。

家宅扩充了，家务自然也繁杂起来。这事席师娘一手担当，从不许胜魔劳神。幸亏她的妹妹梁小姐也来住在乐园，细事琐务都能帮忙，替席师娘减少不少的劳苦。后来梁小姐和胜魔的一位助手结婚，两人都在席家久住，成为一家人了。

席家人口日多，胜魔工作开展，已如上述，伙食供应，人情应酬，自然处处需钱。尤其是每逢主日，总有五六十人从远处前来礼拜，也是胜魔乐于招待吃饭的。这样日子久了，就入不敷出，虽节俭度日，而日用仍时常告竭。

胜魔有一个特性，就是不爱钱。他卖戒烟丸子，虽然有些利息，但都拿来扩充天招局之用。而且戒烟人当中，有些穷的，就减收或免费，有些图赖不付钱的，也不事追究。他这样做，就使人看出他并不是图利谋财之辈。

有人来送钱的，若是来历不明，或者送钱的人心地不正，胜魔一概不收；就是出于勉强钱，他也不要，只要教友照各人所有的，乐意捐献。他这种的态度，也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各人要存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教友里面，有一个姓崔的，以打石起家，发了财，据说有几百吊钱的家当，可是为人吝啬，从来不肯捐上一文钱给教会。后来，他害了一个重病，在危笃时，就懊悔前非，打发人去请胜魔为他祷告。

胜魔到了，他就对他说愿意捐出四十吊钱，为教会的费用，只要他能

治好他的病。

胜魔说：“崔先生，这是哪里话？难道你肯出几吊钱就买得到一条活路不成？你与其想和神做买卖，不如懊悔自己的罪，病体复元再说捐钱的话吧。”

说完，胜魔就和他祷告，过了几日，老崔的病果然好了。但身体一复元，他就连那四十吊钱的事提也不提，正是“好了疮疤忘了疼”，病急时所许的愿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久以后，老崔的旧病复发，病势比上次更凶。这回他真的急了，又请胜魔到来，先把写好的一张钱票，当面送给胜魔，求他再度祷告。胜魔凄然对他说道：

“我怕太迟了。你可以把钱票收起来吧。求天父恩待你，饶恕你，或者祂还会怜悯你的灵魂。”

过了一两天，老崔果然去世了。不到几个月，他的妻就嫁了别人。他所积攒下的钱，不久也就荡然无存了。

胜魔疏财仗义，就无人能找出他的错处，但是费用浩繁，维持决不容易。快到年底时，他把收支决算一下，就发现不敷八十吊钱。当时自己手里虽有三十多吊现钱，其余的却不知道如何弥补。借债不合圣经的道理，但不借债又没有别的筹款办法。那时家人亲戚，都为这事着急。胜魔只有耐心等待，待主开路。

正在那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太原府的外国牧师，悬赏征文，以基督信仰里面的几项道理为题，请本省的秀才举人应征，无论作论或作诗，全由应征者自便，但做诗的得奖较高，第一名可得纹银五十两。

胜魔看了应征规则以后，欢喜得笑逐颜开，兴奋地说道：

“这断然是主答应了我的恳求。这奖金必然是我的。”

他决心要得上等奖，就作诗，不作论。时届阴历十月，年关即到，不能再迟，就赶快埋头动笔。他全副精神注意在奖金上面，没有想到应征作诗还另有一个大作用。那时他附近的村庄，信徒们唱的赞美诗都不合当地人的口味，而他又没有想到自己动手写赞美诗。现在作诗应征，心动笔摇时写下来的，不料竟是以后信徒家弦户诵的颂主诗！

写了以后，就把诗稿寄到省城。果然，如射中的，他得了头奖。不久，省城的牧师，亲身到西庄村给奖，志在一见这位基督徒诗人。胜魔得了这五十两纹银，不但可以付出亏欠，稳过年关，而且还有一些多余可作来岁之用。主必预备，决不失信，从古到今都是确实实的阿！

从此他就继续作诗——用简明的笔调去写优美的赞美诗和颂歌。他一共写了六七十首，都为山西的信徒所爱读爱唱，至今还讴吟不辍。

廿三 再进一步

胜魔素来着重祷告，现在工作加多了，责任加重了，就越发觉得祷告之重要。他现在虽然忙，但他决不使工作占了祷告的时间；他有时独入密室，祷告几个钟头，有时整天或整夜祷告，而且常常祷告禁食同时并行。

有一回，在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起福音应向赵城县的人传开。起初他以为是梦想，可是越想越切，就盘算如何在赵城开天招局，因为那里吃大烟的人很多。但是他实在无法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凭空开局。而且，他的活动，直到现在，还只限于农村，几个天招分局都是在乡间开设的。城里的人心刚硬，像铜墙铁壁一般，又有反基督信仰的成见，牢不可破；在那里开局，恐怕不容易吧？

这赵城县坐落在往太原府的大路上，人烟稠密，很有些富户。由西庄村到那里，有两天的路程。胜魔那时没有钱，连上赵城的旅费都没有，更说不上开局的本钱了。

他于是在祷告中向主陈明，在赵城开局传道的事，他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本钱；叫别人给他先垫上，他又不愿意。后来他仿佛听见主劝他说，当初祂派门徒往普天下去传道，都没有提到钱，只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此外，还有人的问题。他自己不能去；可是，派谁去呢？谁是适当的人呢？就是有了适当的人，没有本钱，没有旅费，又怎能去呢？

“你手里有什么东西呢？”主仿佛这样问他。

“没有什么，只有这一点点的戒烟丸子。”

主说：“有我的祝福，那还不够么？”

胜魔想，只要有信心够大的人肯去，那也许够了。想到这里，就招齐一家的人，把心事详细说了一遍，请大家同心祷告，求主拣出合用的人，早晚有天在赵城开局。

过了几天，就有师兰清和张聚会两位教友出头，愿意往赵城去。于是他们就打起铺盖，把丸子收拾好，动身前往，有众弟兄和胜魔给他们送行。

师张两人先到范村，那里天招局的众弟兄出来欢迎。听他们说明来意

后，范村的弟兄就很感诧异，说道：

“什么！没有本钱，也没有租下房子，只有三千粒丸子，这样去不是太冒失吗？”

师张两弟兄把原委说明以后，大家就齐心祈祷，求主做开路先锋，给他们开门。他们又馈送礼物，为他们求主赐福，送他们二人到第二站——苏堡。

他们两位到了苏堡，板榻里，各住一两天，那里的众弟兄都为他们祷告，把赵城开局的一切事都交在主手里。

一路上有弟兄代祷，两位赴赵城的使者，就心里高兴，身轻脚快，不知不觉到了赵城南关。他们先去看望一位慕道友，蒙他招待，住了两天。

据这位慕道友看来，这事万不能成。“城里卤莽人多，”他说，“一听见是来传洋教的，怕要动粗。”

两人听见这话，不免扫兴，只得越发专心诚意倚赖恩主。

千算万算，不如神一算。他们两个在南关祈祷的时候，神就已为他们工作。师张两人到了南关的事，在赵城很快传开，街头巷角，无不议论纷纷。原来胜魔在各村开局戒烟的事，赵城的人早有所闻，一般烟徒，巴不得赵城也有这样的局，帮他们解除烟瘾，现在听见有人前来开局，自然叫他们喜出望外了。

师张两人正在祈祷的时候，听见有人扣门，便出去把门一开，只见有两位很体面的老者，问道：“这里有西庄村来的两位先生么？”

各人通了姓名，分宾主坐下后，那两位老者就说：“听说二位先生有意在敝县开局，真是合城同人之幸，关于租屋开局家私用具等一切费用，请不必挂虑，有我们一面承当。”

两人听了这一番话，欢喜得无话可说，心里谢主垂允祷告后，就连忙答应。

两位老者把他们接进城去，又租好屋子，把局里应用的，一概置办妥当，很快就开了天招分局。开好以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胜魔，也告诉为他们祈祷的各分局弟兄。

赵城分局一开，就大见兴旺，来戒烟的人极多，不到六个月就有一百多人断了烟根，其中有许多人信了福音，做了主忠实的门徒。除了每礼拜的聚会之外，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教会。

到了一八八四年终，胜魔在信主短短五年以后，已领导着许多工作。从西庄村南部的邓村起，一直往北到赵城止，天招分局就有八九间。在这条线上，还有许多小村落有信主的人经常聚会，做礼拜和祷告。

在赵城以北，约走一天的路程，有一个直隶州，名叫霍州，人口繁盛，风景美丽，是个重要的大地方。从前也曾有外国教士在那里经过布道，可是，种子虽曾播下，果子却未结出来，因此真道还没有在霍州建立。

胜魔因多次蒙主垂听他的祷告，就常求主哀怜霍州的人，以福音的光照耀他们。那时他没有空，又没有钱，所以除了祷告，不能做到别的什么事。在家庭的早晚礼拜里，他都不住的求主开路，派人上霍州传道开局。

祷告的日子久了，席师娘就忍耐不住，对丈夫说：“我们祷告够多了，现在还不该做些事么？上霍州去开局就是了。庄稼已熟，何不带镰刀去割呢？”

胜魔却回答说：“无钱买镰刀，怎能去割呢？”

席师娘问道：“在霍州开局，大概要多少钱呢？”

“总得要三十吊钱，才够开销。”

席师娘闻言，默不做声，只心里默祷，求主帮助。

第二天的早礼拜里，胜魔又为霍州祷告：祷告完，他刚刚站起，席师娘便来到桌前，拿着一个小包，搁在桌子上，说：

“神准了我们的祷告了。这就是。”

胜魔一面想她的话是什么意思，一面把包一提，掂了一掂，觉得分两很重，拆开一看，见有几层皮纸包着，尽里头有一条花手巾，又把手巾打开，只见里头有金银的首饰，如簪子、耳环、钗子、和手镯、戒指等物，都是席师娘的财产——是她出阁时候得的聘礼。

原来席师娘到了这时候，已有轻财重义之心，知道了世间财宝之无用，要积攒资财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拿来，要胜魔变卖，把得来的钱上霍州开局。

胜魔一看，只见席师娘头上插竹簪子，指头无戒指，耳垂无耳环，就不由不两眼含泪，明白是贤妻舍了体面，不以修饰容貌为念，只以救人灵魂为急了。这是她愿意照马利亚的样子，打开玉瓶，把极贵的香膏倒在主的头上。

胜魔把这些首饰换成银子，就上霍州去，租下房子，开了天招局。这局后来就成了霍州的福乡明地，不但有许多人在那里戒烟断了瘾，并且有许多人信了福音。这个天招局后来工作发展，成了一个教会，而且办了男校女校。

胜魔的工作，虽然大有成绩，他的德性，虽然有许多优点，可是我们却不可发生误会，以为他已是一位完人。他和别人一样，是有人的弱点的。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人以此视他，他亦以此自视，因此就不免自视过高，

遇事武断。这种弱点，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磨擦。他自己也深深感到此种弱点，因此常常求天父赐以基督的谦卑、温柔、和蔼等美德。

还有一点，就是他过于自主自专（即自作主张，独断专行）。这在他对钱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受任何薪水，不领任何津贴，就是工作上有关教会给他津贴，他也不要。这种态度，一方面固然是廉洁，但在另一方面有时也会令人忧惧焦急。

他又是不受劝，不听谏的；时时独往独行，不顾一切，其步骤急促，有时足令人为工作担心。他讲道欠精审，有时且不平衡。人对他上忠告就不容易，更谈不到管制他了。

虽然有这些缺点，人们却仍然敬他、爱他、听从他。纵使在他最固执，最暴躁的时候，人们仍然知道他爱他们，愿为他们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他在这一阶段的心意如何，看他亲笔所记的话，就知道了：

“三四年来，蒙天父鸿恩，常用余作合用器皿。魔鬼乃用各种诡计，令余心骄傲，自大自是。例如无知者称余为牧师，亦有人竟称余为活耶稣者，凡此皆魔鬼之伎俩，欲令余靠自己夸口，不靠十字架夸口也。但赖主大恩，余已看破魔鬼恶意，不中其奸计，遂格外求主使余有谦虚卑微之心，使余愿为众人之仆，助众人悔改、认罪、靠主，不再从魔鬼。”

一八八五年，从外国来了一批教士，使胜魔如得一支生力军，心里非常快活。这批教士由鲍康宁（F. W. Bailer）牧师率领，一共四人，都是到山西工作的。他们都曾受高深教育。其中两人曾使胜魔大受其影响。这两人一是司米德牧师（Mr. Stanley Smith），一是何斯德牧师（Mr. D. E. Hoste）。这位何牧师大得胜魔的敬重，在他心目中，其地位仅次于李修善牧师。

这四位青年传道人来了以后，便举行了一个会议。胜魔本来想在洪洞县城设立一个天招分局，就在会议里提议，请司牧师和他合作创办新局。他认为洪洞县城是繁盛重要之区，若得司牧师在那里主持，领导灵性方面的工作，他就在那里主持戒烟方面的工作。这事司牧师欣然答应了，教会也就加以批准。

商议妥当，司牧师便照胜魔的意思，先在县城附近住几个礼拜，以便了解那地的人性风俗，胜魔便一面在城里找适当的房子。

不久，房子找到了，地方宽广够用，胜魔就把它分开：一宅分两院，前院做天招局，后院做司牧师的住所，厢房做谈道所，使慕道的可以坐下来谈道。

司牧师一搬进来住，就有来看热闹的，也有来问道的。到了一八八六年五月，洪洞县城的天招分局正式开幕，就有许多人前来入局戒烟。久而

久之，不但问道的，学道的，慕道的，日见其多，甚且有人信道归主了。日后成了教会，主的道大见兴旺，戒烟的丢枪断瘾，拜佛的弃假从真，行邪术的改邪归正，各等的人入了圣教，做了天国的国民，不再做魔鬼的奴仆了。

开局不久，因为工作发达，又有何牧师前来参加，他和司牧师席胜魔三人同心合作，局务更蒸蒸日上，不但教会人数大增，而且还办了一所学校，又在城外设了六个天招分局。

廿四 受封为牧

一八八六年夏，中国内地会的副主任范牧师到了山西，在平阳府，在胜魔家里，都住了很久。范牧师对胜魔的印象，可以把他对戴存义师母说的一番话表示出来：

“胜魔的相貌并无惊人之处，可是你只要和他相处一个钟头，你就会知道此公是一个有目的的人，有信息的人，是活在永恒里面的人。他的眼睛表达出他信念之明确和情感之强烈。

“他决不迟钝，毫无犹豫，时常忙碌。他的态度光明，待人彬彬有礼，而且无微不至。可是，他对事却能见其大，能扼其要，决不在枝节问题上多花时间。在他看来，神是一个实在，无论何事，无论何时，他总是向祂请示。他的生命唯一的目的是救灵魂。”

戴师母问道：“你常常见他吗？”

范牧师答道：“很常。那时虽是农忙之际，他仍然有好几次到了平阳府城，到时总和我共住几天，清谈娓娓，既长且畅。我也听过他讲道好几次，因为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每天都有信徒的查经班。他决不闲散，也决不令人闲散。我也看见他处理实际事务，越看就越觉得他有爱心，有智慧，有能力。”她又问：“你曾和他一起祈祷吗？”

他答道：“和胜魔在一起而不祈祷，是办不到的。他的一个天性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首先要向神请示。在那些夏大的清晨，天还未亮的时候，他此已在院子那边的房子里，以整个钟头的光阴在祈祷唱歌了。祈祷是他生活中的要务，祈祷了，就等候答应，而他也果然蒙答应。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旅行，到了一个小旅店里，我记得有一个贫妇，抱着病了的小孩走到他跟前。像这样的事，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遇得着

的。人们都知道他是神人，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来到他跟前，围绕着他，请他解救苦难，他为他们服务，在他们已认为当然的了。

“刚才说的贫妇，就是一例。她一听见他在小旅店，就去找他。他就出来见她，即刻把小孩子接过来，说：“不要紧，就会好的。”说完，就为那小孩子祈祷，求神医好他。那为母的就大得安慰，抱着孩子走了。过了几个钟头，我又遇到那小孩子在路上跑着玩耍，可见他的病已好了。才有那么快活。像这样的事，是胜魔常做的。

“有一件我永不能忘的事。平阳会议刚开完，胜魔还留在那里，此外还有盖斯立先生（Mr. R. W. Cassels）和其他的信徒们。一大深夜，盖先生叫我去看看什么。我和他同去，静悄悄地往前面的院子走。我们越走越近，便听见哭的声音。原来他们是一群基督徒，胜魔也在其内，跪着恳求他们的亲人信主。许多人是哭泣着的。那些在圣灵大能中的祷告，其真诚与质朴，实在令人感动。

“他们相信祷告与代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这种祷告只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只对自己有益处，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的。他们深知道这种祷告对于别人的生命有影响，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有影响。”

她又问：“你对胜魔的工作，印象如何？它是不是很发展？”

“惊人地发展。就是在那个时候，天招分局的数目已是很多，都很成功，组织也完善。他做事彻头彻尾，确有不平凡的事务长才。他要料理那么一个大家庭的家务，而且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家里的人每个都有工作。戒烟丸子的制法，很有可观。”

她又问：“他不是做了几种丸子么？”

“是的，有乐园丸，生命丸，固命丸，和复元丸。这最后一种，是烟瘾戒断以后，戒烟的人出局时，带回去吃的。

“天招局的工作是饶有兴味的。我亲自看见许多人因入局而得救。后来，工作日益发展，他总把详情经常写信告诉我，而且他的信时时长至约一米以上呢！”

她又问：“作为一个传道人，他的特点在哪里？”

“他讲道富于说服力，也大勇无畏。他时时在街上放胆传道。他的作风是文雅的，喜欢用中国故事做比喻，非常有趣。但他很少引用中国的经典。他的唯一的武器就是《圣经》。人民喜欢听他讲道，无论其为信徒或非信徒。他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他们倾听几小时之久。他讲道的方法是解释的。我常常叹服他把真理说得如此明白，能把新意显示出来。有一回我听他讲试探——基督受试探——讲得很令我佩服；它给我的庄严的印

象，到观在还留着呢。

“可是，他的专长？还不在于讲道，而在于牧养。他真是天生的一个牧人。他对于人们的属灵幸福非常关心，因此人们对他也披肝沥胆，相见以诚。他令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他挑起每个人的担子。”

她又问：“也许因为他自己受了苦，受了试探，所以他学会了助人的秘诀吧？”

“是的。他经过了许多如此的斗争，并且他仍然在这样的斗争中过活。

“他深知什么是试探。他和神打交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也和撒但比高低。他有时有奇异的经验；这种经验，令人想起马丁路德在瓦尔特堡（Wartburg）的往事。但是，在这些斗争当中，他学会了以祷告致胜的战术。他总是用祷告和禁食来和那试探者抗战。事实上，无论其为何种困难，他无不立即使用这两种圣经所教训的方法。”

她又问：“他常常禁食，不会使他的身体衰弱么？”

“不会。说也奇怪，他一点也没有因禁食而衰弱。他是这么富于灵性，以致在他看来，禁食是自然的事。甚至于在旅途中，我也见过他一连禁食三天。他禁食时就为工作上的困难而祈祷，而思想。我记得他在禁食时连茶也不饮。当他全神注意在祈祷与思想时，他就非常沉静，一言不发。神的大能奇妙地支持着他。有时有人对他提起，告诉他已许久未进饮食时，他就会微笑着说：‘天父的恩典’。他禁食，毫无苦行主义的动机在内。他不是为了要治死身体，而是为了要辅助祷告。他实在觉得，在禁食时，他祈祷得更好。在这些时候，他有一种神情，是描写不出的。那是一种庄重而不悲戚之态；一种灵命之现实化，令我覺得他好像在和另一世界的人物谈话。”

她又问：“我觉得你忽略了他的缺点。你一定能发现他性格里面有固执武断的倾向吧？”

“是的，他有此倾向。但你不能说这是骄傲或自专。我听见他最常说的话是：‘天父的旨意’。他因为确知神的意思，所以才有自信，有决心。他等候神等得那么久，等到知道了神的心意以后，他就一点不撼不摇了。当然这样的态度不无危险：不虚心，太倔强，不肯考虑别人的意见。可是，他的意思是：要坚决执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固守他自己的旨意。

“此外，他是无畏的。他为事祷告，毫不迟滞，在抓到了神的应许以后，他就会说：‘行了。已交给天父了。祂会给我们成全。这就是祂的应许。’如果他觉得在某一件事上得了神的带领，他就毫不迟疑的把神对他说的话说出来。不明白他的人总以为他夸口或者僭妄，其实那正是大卫的

态度：‘主阿……求祢……照祢所说的而行’（代上十七章 23 节）。这就是他的信心，是不怕给任何人知道的信心：‘祂这样说过了，当然会照样做’。有时他也不免弄错，但对的时候总要多得多。”

她又问：“你看出他有特殊的才能去领导别人，感化别人么？”

“在这方面，他的力量是卓越的。他毫不费力就可使别人听从他。人们也自然而然的跟随他，信靠他。他又有主动的能力和异乎寻常的进取心。

“但是，最卓越的，还是他的灵修和他的虔诚。在他看来，人生没有什么，世界也没有什么，所有的，只一件：爱基督，爱人的灵魂。他把所有的一切，时间、金钱、家庭、朋友、生命，统统放在祭坛上面。没有人和他同住而不得到一个基督徒生活与服务的新理想的。这就是我和他共住了一个夏天所得的感想。”

当范牧师在山西的时候，内地会的总主任戴德生牧师也到了山西。胜魔和他的同工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倾慕已久，这次见面团契，后来又在洪洞开会，当然有说不出的愉快。

那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委派一位洪洞和附近各县的牧师。此职当然非胜魔莫属。但是他在名义上还只是平阳教会的一位长老，虽然他的工作范围早已比这个广远得多了。如果只封他做洪洞的牧师，那就不但没有增加他的范围，反而把它缩小了。在事实上，他不但为平阳，而且也为汾河以西的基督徒服务。那些地方的人，在事实上早已称他为牧师了。经过祈祷与考虑后，大家就决定承认这事实，正式封他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统管区内的几个教会。

这个决定了，就通知胜魔，不料他却不肯担任，一味的推辞，说他自己弱点大多，实在担当不起，不如另请一位有经验的外国牧师负担这个重要的责任。

经过大家一番劝进以后，他又为此事祈祷禁食。那时范牧师又对他说：“席弟兄，这事您怎能推辞呢？天父早已召您做这个工作，而且您应召也已几年了。您现在推辞的，岂不就是这个工作么？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任务，而是一个您原来做着的工作，是天父早已安排好了的，现在不过把这个安排公开承认罢了。”

这话言之成理，胜魔就恭恭敬敬的答应了。大家见他肯任此职，无不欢喜，就约定下个主日行接手礼。

到了主日，众教友在天未亮时就起了身，高兴地唱诗，祷告，求主大降圣灵。七点钟行了早礼拜，大家就散了会。

到了晌午，众教友齐集教堂，一共有三百多人，因人多院子小，就把

上房的隔扇拆了，才容纳得下。凉台上的讲台上，坐着的是戴德生牧师和胜魔。戴牧师领礼拜，周围坐着的是外国牧师和本国的同工。也先讲一点简要而动人的话，然后把手按在胜魔头上，立他为牧师，使他分别为圣，牧养神的子民。

跟着又立宋先生为平阳牧师，师兰清和张先生为长老，和其他十六人为执事。最后由范牧师致训词，把这些弟兄受任以后的职责等事加以说明。

那天晚上举行洪洞县第一个圣餐礼拜，由席牧师主领，领圣餐的有男女共七十人。

第二天，教友们辞别了戴范两位老牧师，各自回家去了。只有戴老牧师和其他内地会的领袖们陪席牧师上西庄村去。

这几位爱主的嘉宾，从伦敦远道来到西庄村，受一番热烈的招待，自不必细说。那天乐园的客厅里挂着横匾，写的是“大禧年”三个大字，大门和各房的柱子也都贴着对联，都是依《圣经》写的。这种布置，在乡间本来要在年节或有大喜庆才有的，怪不得范牧师说“我们如王公一样受了隆重的欢迎”了。

宾主在快乐的气氛中彼此诚恳祷告，彼此开怀谈心，把乐园真正变成一所小天堂。

谈了许多事以后，席牧师有一个藏在心里已久的计划，趁便就向戴德生牧师提出。原来他上次上省城时，看见许多外国师娘都在妇孺当中工作，便想起如果这些女传道人有一些能到平阳一带做工，岂不是更为福音开辟一块广大的园地么？

席牧师举例说许多地方都需要女同工，说到霍州时，戴牧师就插着说：“把霍州的事多说一点给我听吧。那里的工作不是由祈祷而得一个特殊的奉献开创的么？”

席牧师答道：“不错。这件小事您在那么远的地方也听见了么？”

“当然听见了。我感谢主，那是为了爱主的缘故而献上的。”戴牧师说完，便回头对殷勤的女主人席师娘问道：“把结婚聘礼的金银珠宝都献上了，岂不是一件难事么？”

“一点也不难”，席师娘说，“那是献给主耶稣的阿。”

席牧师接着说：“现在霍州的工作，大蒙神福，此时已有二十人信主了。可惜这里而没有一个女人。如果有女传道人，妇女们就不致没有机会听福音得救了。”

戴牧师：“这怎么着手呢？结了婚的传道人为数不多，而且师娘们都在别处有工作了。”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当然不能叫她们离开原来的工作而到这里。我们只要您再派一两位女教士来，那么霍州的问题就解决了。”

戴牧师沉吟了半天，便说：“这样办，仍然免不了担心，因为外国的小姐离父母有几万里地，在霍州独住，谁肯照应呢？”

这时席师娘就插着说：“我们会照应她们。”

戴牧师知道席师娘热心爱主，也十分靠得住，就答应回去找人前来。

于是大家便同心求主至少派两位女教士来霍州。这个祷告，在那年年底就蒙主答应了。

廿五 洪洞之冬

“那些日子真是天国到了地上，没有一件事是难做的。”这是一位教士刚离开山西以后说的话。这话拿来形容洪洞那年（1886 年）冬天的工作，是很恰切的。

那时环境顺利，诸事如意，有司牧师何牧师新到洪洞，又有本国同工们热心帮忙。没有人说“拿多少钱做多少事”的话，因为谁都没有薪水。他们传福音不是受哪个派遣，而是因为他们爱主，非传不可。这都是因为两位青年牧师虔诚事主，本国同工们受了感动，所以有这种工作精神。

这种良好的环境，是席牧师几年来布置好的。他创办的天招局，从西庄村南边往北一直到霍州一带，都设有分局，每局都有许多问道学道的人。司牧师在赵城就看见基督徒五十余人，其中只有十七人受了洗。赵城南边不远，有一个热闹的城市，其中有一个福音堂，在那里经常聚会的信徒就有二三十人，完全由当地的基督徒领礼拜。那些新进的基督徒，虽然竭智尽忠，但他们都是乡人，学问见识，到底有限，其中甚且有大部分不识字的。他们的领袖们也没有高深的造诣足以增进教友的属灵生活。

席牧师为此事挂虑了好久，现在有外国同工前来，当然大表欢迎。可是，区域大，单位多，而外国教士又不能处处都去住下。商议以后，就定下一个计划：凡是能在农隙之际进城的，都到洪洞县去上圣经班。圣经班完了以后，就各到四乡去访问教友。可喜那时贝牧师（Mr. B. Bagnall）新任山西全省内地会监督，要到平阳暂住，贝师娘也会同来。这就使男女教友都心满意足，因为外国女人到洪洞县，这还是第一次。

那是晋南最大一次的教友聚会，外国教友们很可以藉这机会来和各地

的教友接触。到会的慕道友中，有许多表示愿意受洗，经过考虑之后，结果有五十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受了洗。

贝师娘这时就忙着和女教友们讲道谈心，使她们非常高兴，她们就要求她在那里久住。可是她非去平阳一行不可，只得答应她们请席师娘去看看她们。

这个过了以后，冬天的工作来了。司牧师和何牧师把全区分为两部分，两人轮流去十几处地方，那些邻近的教友就可以在那些地方见他们，和他们查考圣经，研究道理。冬天一到，他们就照原定计划去行，犯寒冷之威，受风霜之苦，穿上和中国人一样的皮袍，戴上毡帽，背着包袱，东去住三天，西去住五日，吃的是粗饭，睡的是坑床，他们倒也乐在其中，不以为苦。

这区的教友们有一个嗜好：他们都爱唱歌。这两位青年教士就因势利导，教他们唱赞美诗。他们无论到了哪里，总要使教友们口不停唱。席牧师以前曾做了许多诗，为教友们传诵已久，司牧师又加上了自己和别人的诗，就成了一本歌集。这本歌集出版以后，那年冬天就卖了一千本。家传户诵之后，甚至外教人也跟着唱起来了。

这种唱歌，不但有音乐的功效，而且还是传达神恩的工具，因为一首好诗常常就是真理之精华。在天招局里戒烟的人，在忧闷的时候，唱诗就是消愁的良方。在家里的教友，如遇家中有不如意事，就随口唱一首，便大事化小，小事化吉了。

歌谱有一部分是创作的，一部是中国民间歌曲改作的，一部是欧洲的谱子转化的。中国教友特别喜欢这种转化的曲子，正如他们喜欢穿中国衣服的洋牧师一样。席牧师自己喜欢唱，唱时把声尾拉得很长，像唱京戏一样。无论什么地方开会，只要他到了，那里的空气便变成活泼欢乐了。

这样，一个冬天就愉快的过去了。神的话广传出去了，冷淡的，热心起来了，新教友都满有爱心和热心。当然，那里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那两位青年牧师当然有情形不熟之处，席牧师也有他性格上的缺点，所以意见不合，有时是免不了的。但因为彼此都有忍耐，又能彼此相爱，严重的困难可没有发生。

席牧师这时的工作是繁多而且复杂的。除了牧养教友以外，他还要巡视各地的天招局，有许多天招局还要他照料扩充设备的事。那年冬天他还到平阳开会，并帮助贝牧师为新教友施洗。此外，他还选派了好些新的教会执事，又设计扩建洪洞天招局的房子，因为那里戒烟的人多了，常常一下子有五十个人，原来的房子已容纳不下了。

这些工作，使他不得不离乡背井。好在席师娘的妹妹已和师兰清长老结婚，他俩不但帮忙照顾席家家务，而且西庄村的工作也常常赖他们帮忙料理。

师兰清对于席牧师交托的事，也会尽心尽力去做。他从前有赵城开局的经验，又有谦卑的心和同情心，还有救人灵魂的热诚，所以就能造就别人了。

席牧师就任之初，就想起“位高则危”的道理，生怕引起别人的嫉妒。这并不是过虑，因为范洪年就是一个嫉妒者的例子。他的属灵生活起初还好，后来就有点退步，工作也不见兴旺了。他虽然甘心在席牧师下面主持一个天招局，表面上虽还友善，但已心怀妒忌，口出怨言了。

在那几个月中，席牧师所表现的人格，最好拿司牧师一封信里面的几段话来说明：

“胜魔是一个真君子，又是一个有趣味的伴侣。智力上他有极高的才能，又富有想象力、组织力、记忆力、判断力、和演讲的能力。他的性格，是热烈的、勇敢的、有决心的。他的灵性，有其美好可爱处，但也有一些弱点和缺点。自从他信主以来，总没有一个精通圣经的人来教导他，因此他对经义的解释常有错误，常常只凭空想。可是，他的祈祷生活倒是充实的，真诚的。在他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祈祷，因而不懂的经文经节，也在祈祷中得到了解。到了后来，他反而成了有权威的解经家，对经义有深知，有独到之见，能发人之所不能发了。

“他也常遇见有力的试探，在他性格上的弱点——爱权力——上，他有时也为试探所胜，但是我们不能说他这个爱权力的弱点，是野心和骄傲。他相信神给了他一个和摩西一样的地位，那就是领袖的地位。他要人服从他的权柄，因为他相信他是执行着神的旨意。虽然如此，他也不是没有谦卑的经验。在我和他相处的两年中，我觉得他在谦卑这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和深化。

“他真正是教会里面的战斗员，他经常的以祈祷和禁食来和魔鬼斗争。他归主以后改名胜魔，并不是以空言夸口，而是要人们知道他已得到神的力量，确能战胜魔鬼。”

在这个时候，霍州又有一个新的发展。在那年冬天到那里的女教士们，深受女教友的敬爱；她们虔敬的生活，甚至影响了她们所未到的一些地方。她们穿上中国衣服，遵守着中国人的礼仪，和中国人一样过简朴的生活，使那些对她们有成见与偏见的人都无话可说。各方对她们都表示欢迎。

那年冬天的工作，使席牧师和外国同工们大增互爱互信之诚。在洪洞的司牧师甚至请席牧师和席师娘搬到洪洞县城居住，亲自照料各事，以加强那里工作的力量。

司牧师在一封信里说：“我很想把我自己放在席牧师直属之下，再为神重用他，所有的工作，无论直接间接，主要都是他的。我不相信外国教士有什么神圣权利。我不相信当地的基督徒都要俯听外国教士的话，要以他为领袖。教会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神自己。愿我们只俯听祂的领导吧。”

教会既然有这种友好的气氛，可以说都是那年冬天工作和祈祷的成效，第二年（1887 年）四月的大会，也是那一冬工作和祈祷所结下来的美好的果子。

那次的大会，是所有到会的人都会永志不忘的，像这样的大会，以前也不是没有，但是像它那么大有能力，能够继往开来的大会，却不曾有过。论热心，论到会的人数，这次的都比上一次的强。上次到会的人，不过数十，现在到会的，连慕道的在内，却有几百人。上次到会的妇人很少，现在却要为妇女另辟一个院子了。席师娘和她的妹妹共同照料城里和乡里来的姊妹们，忙个不停。在这些姊妹当中，有五十人以上是要受洗的。上次大会时，洪洞教会开幕，在第一个圣餐礼拜，有七十个圣徒领圣餐。这一回，受洗归主的人却比那次多了三倍。

这些事实，其意义只有曾在那边过了开荒生活的人才能了解。在最初那几年，只要有一个人信主，便算是珍珠宝贝，何况现在有几百人呢？

小礼拜堂外面，有一片大空地，许多聚会，都在那里举行，此次亦然。此次的大会，组织和布置，都很周到。大之如那么多人的起居饮食，小之如教信徒学唱新歌，都在事先有了准备。小礼拜堂门前的两根大柱子，被利用来做挂圣诗之用。圣诗都是在大幅白洋布上先写好了的，一首一幅卷在上面，要唱哪首就把哪首放下来，唱完了又卷上去。至于唱诗，更是一个灵感之源。在中国内地，有这么盛大的赞声升上高天，那还是第一次。

行水礼也行了整整一天。受洗的人一共有二百十四位，其中有五十二位是女人。施洗的席牧师，在这以前，禁食了两天，在行礼时讲与神和好的道理，讲得又诚恳，又有力，使听的人大受感动。那天一大清早水礼就已开始，所有的外国教士都参加，一直到晚上日落时，水礼才告完毕，席牧师才能够从水里爬上来。

那天晚上，举行圣餐礼拜，参加领圣餐的约有四百人。众信徒济济一堂，为纪念主的爱同在那里擘饼，在一个外教的城市里实在是空前未有之盛事。司牧师在一封信里写道：“那是我所见过的景象中最动人的一个。”

司牧师在洪洞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不过那时他自己还不知道。夏天已到，村中人忙于收割，各村游行布道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不料教会里就在那时发生一个几乎可以摇撼教会基础的大风潮。

廿六 经过水火

不错，有许多事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可是，有些事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圣灵激动我们以祈祷获福祉，但福祉之来，却从我们祈祷时所梦想不及的一条路——从灵魂的剧痛而来。“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会议结束以后，那座热闹一时的洪洞教会房屋，忽然变成冷清清的。了。席牧师和席师娘，依照司牧师的提议，完全管理着洪洞教会的事务。那时外国传道人已走了，他们在省城请了一位教授，整个夏天要从他学习，就都到省城去，原来在洪洞住的房子现在却空了下来。席牧师一年来都有人和他同工，但这时司牧师已赴省，他就变成孤独无侣了。

风潮就在此时发生。它发作得如此突然，使一个不知内情的人几乎不敢置信。其实事变是酝酿了好几年的，而最近几个月的恶感却促使它于此时爆发。当时来势汹汹，好像要把席牧师和他的工作一起淹没。幸亏善到底胜了恶。

席牧师不但一点没有料到这样的事变，倒舒舒服服的在司牧师原来的住宅里小休片时，既没有下乡跋涉，也没有回到西庄村去料理繁重的事务。这本来是司牧师原定的计划，目的在使席牧师有多一点安闲的时间去思索和祈祷。这种安排，用意本来很好，不料却成为事变的口实。原来胜魔升为牧师，引起了一些同工的妒意。这般人在胜魔和他们同级时，对他倒甘心顺从，但把他放在他们之上以后，他们就心怀嫉忌与不满了。存着这种恶念的人，本来早已对席牧师的戒烟宗旨表示不满。他是以戒烟为手段，以达到属灵的目的；他们倒看见天招局如此发达，就馋得眼红，想以戒烟为手段，去达到发财的目的。这两个宗旨针锋相对，破裂迟早是免不了的。不过因为席牧师处置不善，态度骄傲，遂致提早爆发了。

所谓处置不善，态度骄傲，可以拿如下的事实来做例子。当司牧师搬出，席牧师搬入他的房子里住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种善报，是今世应得的酬劳——是百不及一的酬劳。在一个主日崇拜里，他拿“人子得荣耀的时

候到了”做讲道的题目。道理倒没有讲错，不过他拿自己做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如何在人类的经验上适用。他的原意本在以此证明神的信实，但是本来对他不满的范洪年和其他的一些听众，却认为席牧师在趾高气扬，在自夸荣任牧师，在炫耀他不花钱住舒服的房子，在获取了外国教士的信任而自鸣得意。一言以蔽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已。

般人本来早已心离恩主，尤其是范洪年在灵性上大开倒车。他利用自己长老的地位，受一位张长老和一位平阳的某执事的拥护，再和一些野心勃勃的教友们结成一党，到处诽谤席牧师，弄到后来有一些信服席牧师感激席牧师的人也变为附和他们的人了。他们的计划是和席牧师分裂，自己来办天招局，把戒烟丸子卖便宜一点，使席牧师的天招局立足不住，然后他们便可以垄断戒烟事业，以达到其牟利的目的。他们自以为已知道一切戒烟手续，自己办局是有把握的。

这些恶谋和恶感，心里埋伏着，待机而发。外国牧师一去，他们就认为机会到了。后来又加上席牧师那篇措词不甚谨慎的讲道，给了他们一个口实。事变于是突发。

他们计划好了以后，便向洪洞的天招局进攻。为首的是范洪年，领导着那位张长老和某执事，一群人声势汹汹，进占了天招局，想威胁席牧师。那时气焰万丈的是持刀的范洪年。他挥刀指着席牧师破口便骂道：“你从前对我们甜言蜜语，无非想利用我们，把我们做踏脚石，踏着我们步步高升。你操纵外国人，使他们不和我们发生关系，你自己就尽量向他们奉承巴结，得到他们的宠任。你现在发达了，就想一脚踢开我们了。好吧！我们算一算账吧。把我们以前的工钱薪水都算给我们，让我们走开，由你自己干去吧。”

席牧师知道生命已处险境，但亦无法逃走，只处之以镇静。他想答辩亦无用处，因喧嚣之中，无人能听得见他的声音。范洪年几乎用刀动武，可是给清醒一些的人阻住了。这时的席牧师实际上已做了他们的俘虏。

最后，这一批人看见洪洞没有外国教士，闹亦无益，就把席牧师赶出天招局，叫道：

“上平阳去。上平阳去。我们要看看内地会监督怎么说。这件案子要交给他办理。”

他们于是匆匆南行，走了几个钟头以后，到了平阳，便一拥而入教会。这时候贝牧师看见这因跋涉而汗尘满面的一群人，又紧张叫嚣，就愕然失惊，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后来这般暴徒把贝牧师团团围住，又叫嚣骚乱，几乎立即要结束他们的俘虏——席牧师——的性命。

这时贝牧师只能叫他们平静下来，有话慢慢的说。可是他们哪里肯听，还是尽吵尽嚷，过了好些时候，贝牧师还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求什么。这时候给他留下一个印象的，是席牧师始终保持镇静和自制。

贝牧师后来述及此事时，说：“席牧师那时所表现的姿态，是极优雅的。可是当那般人围住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身处地狱。”

使用着充分的耐心和勇气，贝牧师终于做到了叫他们平静下来。他这才有机会叫范洪年和他的跟从者将理由说明。这话一出，就控诉纷起，都说席牧师如何不是。贝牧师将这些控诉逐一答复，逐一讨论，经过几小时之后，贝牧师认为已到了一个暂时的结论，就请席牧师骑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不料这话一出，范洪年又挥刀冲向席牧师，即时变乱又作。

贝牧师看见像这样谈下去没有益处，就暗示席牧师逃开，自己便把范洪年抓住。这当然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因为他是空手的，而范洪年却拿着刀。这个外国教士的勇敢行为吸引着大众注意的时候，席牧师已骑着马跑了。

洪洞教会就这样开始分裂。范洪年这般人再也不行凶动武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得不到益处。可是他仍然继续反对席牧师，不承认他的权力，事事吹毛求疵，动不动找他的麻烦。

他们又筹了一大笔钱，在二十多处的天招局的附近，租下房子，开办他们自己的戒烟局。凡为席牧师所反对的办法，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局里为所欲为。他们又用席牧师的方子配药，用他的方法制丸，制好以后，就把它卖比较低的价钱，企图以此抵制席牧师的天招局。他们所任用的，又多半是那些声名狼藉的人。这种人他们都派出去贩卖丸子，给那些想戒烟而不想入天招局的人。这本来是席牧师所反对的。他认为要戒烟一定要入局，才可以在局里受基督信仰的影响。若把丸子向外发卖，虽然可以图利，却违背设局的初衷了。

范洪年和张长老等人一时大行其道，不但他们的戒烟局兴旺起来，他们的丸子也到处畅销，使原来的天招局相形见绌。一般对席牧师效忠的人都希望神速降天罚，使那些背道之辈吃些苦头。可惜望了一些时候，不但天罚不降，那些背道者好像反而盛极一时，越发横行无忌了。他们于是在失望中陷于疑惑和迷惘里面。

这一个痛苦的夏天过得很慢。席牧师所受的痛苦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可喜的是大多数的教友仍然对他表示爱戴，使他得到不小的安慰。可是他们也得和他一起挨一时之苦。有些时候，好像神已缩回保护之手，任由魔鬼作威作福了。

“祸不单行”，在范洪年闹乱子的时候，别方面也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变，每一件都相当严重。当席牧师的敌人扬扬得意之际，席牧师自己正受着的接二连三的试探，都是他所从未受过的。幸亏痛苦加多的时候，恩典也显得加多。在这些时候，席牧师已了解“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一章9节）这句话的深意了。

当痛苦加多的时候，主的大能之手正在施行拯救。祂并没忘却祂那受苦的仆人。秋去冬来之际，事情就平顺起来了。

第一件好事，是何牧师回到洪洞。他和在省城的外国教士都听见了范党倡乱的消息，但是那时司牧师已往他处，何牧师也只能在几个月以后回到平阳。

何牧师一到平阳，范党的事变又作。他召集了一大群人进占洪洞天招局。何牧师到了天招局便发现他们的用意争取他的同情，要他同情他们的作为。他觉得在他们中间，正好像在狼群中间一样，但他仍然不灰心，不怕麻烦向他们解释、说明、劝导，叫他们迷途知返。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许多人迷途已远，已非呼唤所能召回的了。至于范洪年和那位执事，不但冥顽不灵，而且曾犯了不义不廉的罪，这时已被发现，实在已没有希望。跟他们去的，还有一批人。可喜的是还有一部分人及时悔悟。

范洪年因为无能无行，从者日减，而席牧师的忍耐和恳祷，却使许多人对祂愈加信服。几个月以后，范党日呈瓦解之态。席牧师在祈祷禁食中得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的启示：“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就确知范党末日将至，便将这个从神而来的严肃的信息，告诉各单位，请信徒注意这即将发生的事实。

他说：“静待吧。我们不用打这个仗。三个月之内，这些假冒的天招局都要关门大吉。”

这当然是大胆的话，却是不会落空的话。不久以后，范洪年因它事被株连，他的戒烟局也声名扫地，一个一个的倒闭了。从前附和他的人，现在自知错误，一个一个的退出了。张长老见事机不妙，就脱离范洪年在另外一个县份里独树一帜。果然，不到三个月，范洪年的最后一个戒烟局也寿终正寝。

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它呼唤迷失者回头，加强基督徒的信心，保障席牧师的地位，比教会所能采用的任何方法都更有效。

这样一来，教会得到一次的洁净，把最坏的分子洗涤了出去，其未附乱的精忠教友，倒因此而越发互信互爱了。这真是患难里面生长出来的福气。凡是圣灵所要使用的人，祂都加以修剪，加以训练，使将来更能多结

果子。这在席牧师身上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长期的试炼，还有一个好结果，就是使席牧师和何牧师密切起来，使他认识外国教士的帮助之大有价值。席牧师素来喜欢特立独行，甚至和外国教士合作也不大愿意，如果没有这次的事变，他很可能脱离内地会而另起炉灶，而组织一个基础薄弱的地方教会。可喜这个严重的事变使他趋向内地会，而他也确曾在那里找到了丰富的同情与友谊。碰巧这位何牧师又是一个最赏识席牧师的工作和品格的人，因而是同工中最能得到他信任的人。他虽然也深知席牧师的许多缺点，可仍然随时帮助他，支持他。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友谊深厚，从一八八七年那个黑暗的日子起，一直到终身，他们都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实在是传道史上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话。

廿七 丰富之地

席牧师的工作自那时起继续发展，而他自己也随工作之发展而进步。一八八八年，即光绪十四年冬，席牧师听见邻省西安府城，有牧师去租房子，预备住下传道，却因西安城里人心刚硬，租不到房子。这事使席牧师全心全意向往那个人烟稠密却还未听过福音的古都。

关于此事，席牧师的笔记中，有如下的记载：

“吾闻陕西省城西安曾几度拒绝外国教士入境，因此祷于天父，求其引导，使吾能在西安开设天招局，藉戒烟领人信主，并使是处众民皆知外国教士之来，其唯一目的在传福音，在宣告能救人灵魂与身体之基督。”

可是，在西安开局传道，谈何容易。那时全中国各大城中，论排外，论反基督教，当以西安为第一。那里离西庄村有几天的旅程，既无亲戚，又无朋友，风俗迥殊，口音亦异，纵使自己冒昧前往，陇人必把他当成路人生客；若他们知道他奉了洋教，就会把他视为勾结洋人的败类，更谈不到传道了。

可是，外国教士能够在西安为基督受苦，为什么他倒不能？想到这里，席牧师便决定自己一个人上西安去。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启示，无文献可考，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动了身，独行无侣的上西安去了。

在路上他遇着一位武官，是回教人，也是上西安去的。通了姓名，谈叙了一会以后，那位武官知道他会治病，会戒烟，便喜出望外，说：“这

真是天赐良缘。我也吃烟成瘾，有心戒烟，却不知道怎么下手。若老兄能把我的烟瘾戒断，我便永不忘记你的恩德。至于到省租屋开局的事，有我一面担当。”

到省以后，租屋的事果然顺利无阻，头一位来戒烟的就是这位武官老爷。蒙主的大恩，他的老瘾戒得干干净净。他又是名望大朋友多的人，由他一传出去，席牧师的声名便在这古都洋溢。

席牧师看看形势，知道西安的天招局必然发达，便写信给师兰清长老，请他派两位可靠的人前来，这两人到了西安，席牧师就把局里的事交他们料理，自己便专门传道。传了几个星期以后，席牧师便回去了。

西安开局的第二年，到了岁试⁷之期，城里儒生云集，其中有两位官家子弟，上省来考秀才。他们从前因不小心，染上了烟瘾，正苦于无法戒掉。一天，他们在西安的马路上遇见那位武官，就是他们的世伯。行礼以后，这两位青年看见这位武官脸面粉红，气色光润，便道：

“老伯，你哪里得来的好福气？你的气色从来没有这么好，好像返老还童了。这是怎么得来的？”

那武官答复道：“真的是好福气。我已把鸦片烟戒掉了。”

“什么？烟戒掉了？这是做得到的事么？那么，我们也可以戒烟吧？”

“当然可以。来吧，跟我去一位平阳的席先生那里，他就会把你医好的。”这位武官于是把自己入天招局戒烟的经过，从头细述一番。

弟兄两个看见了天招局的一切办法，就打定主意，要戒断烟根。考试一过，两人便入了局，在十日半月当中，不但断了烟瘾，而且学了真道，就感激不尽的回家里去了。

家里的父亲看见他们回来，又胖又白，就欢天喜地，免不了问清缘由。两位少爷把经过向老大人禀明，又把天招局的基督徒如何轻财重义，把他们奉送的钱退回的事细述一番。老爷听了这话，感幸之余，就定做了一架大匾，刻着感恩的话，送到天招局。

天招局得到神的赐福，一直发达下去，有些戒掉了大烟的还对福音发生兴趣。席牧师再到西安的时候，就看见有四五位慕道的人，是不再拜偶像的；其中一位姓张的还诚心信道，愿意即受洗礼。那时不但西安城里，除了天招局里的职员外，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就是陕西全省，也还没有信道的人。席牧师祈祷禁食以后，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他施洗。这就是陕西省的第一位基督徒。其后还有几个人也行了水礼。

⁷ 即岁考，在每年年终前进行，考学生一年内所学的课程。

陕西已有了据点，席牧师就想向河南发展；聚众祷告以后，便派一位姓陈的教友过省界往东走，上怀庆府去。起初怀庆城里的人，不租房屋给他，但后来蒙主开路，终于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开了河南省的第一个天招局。

怀庆开局以后，席牧师又派两位弟兄向东离洪洞四百五十里地彰德府属下的武安县去开局。他们未去以先，席牧师请众弟兄聚众祈祷，求主使他们走平坦的路程，使天招局得以顺利开成。他们动身前，席牧师做了一首诗，当作临别赠言：

- 一、奉主差遣，远传福音，当作奴仆服事人。
百般劳苦，十分谦逊，一点骄傲不敢存。
谨慎战兢，仿佛羊羔入狼群。
- 二、我若畏难，退缩因循，恐怕主怒临我身。
努力进步，寻找选民，权柄能力靠圣神。
放胆宣讲，证明十架主救恩。
- 三、劝人悔改，弃假归真，魔王为敌直到今。
为道战争，不惧艰辛，忍受试炼火炼金。
驯良灵巧，城内逼迫到乡村。
- 四、两个两个，主派出门，海角天涯若比邻。
兄弟手足，联络难分，须知独木不成林。
彼此相爱，教主命令当钦遵。
- 五、开口讲道，大显慈仁，杨柳风吹满面春。
如盐调和，五味均匀，摆设喜筵气香馨。
温柔言语，出话学习平安君。
- 六、圣会设立，天国降临，盼望教友都更新。
乳育婴孩，怀抱相亲，要有奶娘慈母心。
既然爱主，牧养小羊当殷勤。

除此之外，席牧师又派人到河南省的彰德府、怀庆府、温县、河南府、永宁县等地开天招局。后来又打发人去直隶省的顺德府和南和县去开局。这时天招局的分布已达四省了。若是把山西本省的局合计起来，他一共统管着四十五个分局。

廿八 晚年的重负

在那些忙碌的年头，席牧师的灵程上有许多困难，但每一个困难都只多一次证明了神的信实。戴德生当日主持内地会的时候，手下有几百个同工，都靠他维持，靠他指导，可是他却能说“我从来未觉担子太重”。在同样的情形之下的传道人约翰葛士那（John Gossner）也说：“我只坐在小房子里；我不能到这里那里去指挥，去吩咐。退一步说，纵使我能去，谁能说事情便会做得好一点呢？所以我只把所有的事都交给神，请祂依祂自己的旨意，指导一切，带领一切。祂是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情都知道的。这样交给祂以后，我的心就感觉轻松快乐。我相信祂会把一切都做得非常的好。”

这样的天真烂漫的信心，席牧师也在学习着。在四个省份里开设了四十五个天招局，维持与管理之繁重的事务，责任之重大，决非片言可尽。天招局分布的区域辽阔，每日平均总有几百人在局里戒烟，万一有人病重病危，就不免令人着急。各局的职员合计起来总在一百人左右，既不在他身边，管理自不容易；要使他们和气合作，快乐做工，也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还有各局的经费，每年总得花上四五千元，这在那时是一个很重的负担。说到各地的基督徒，一方面要和外教人维持亲善的关系，一方面又要在教内保持友爱团结，这都是在仇教反教的环境里难办的事。还有，他既然是洪洞教会的牧师，天天总有无数大事小事要他花时间照料，又有医治灵病的责任要他一肩挑起。此外，他自己在西庄村的家庭，实际上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而是各种各式活动的中心，也时时刻刻要他劳心费神。

虽然如此，席牧师还是切切实实的干下去，把一切困难放在主的面前，把一切重担卸在主的肩上。他每行一步总先求主带路，求了以后就毫不游移的跟从祂。有什么需要总是求主供给，每日如此，时时如此，却无时不见主的恩典丰满，主的力量够用。

信心坚固，行为确定，是席牧师性格上的两大优点。他也非常小心，做事总是脚踏实地，决不在布置没有完备以前冒失开始。但是当他看清了神的带领时，便迅速行事，一点也不迟疑。

各天招局的成绩，有好有坏，坏的总不免令人想把它关闭，以省人力物力。但是，即在这种情形之下，席牧师仍然不肯把它结束。他总不肯从依信心行了的路向后退一步。

他的说法是这样的：“这个天招局虽然办得不好，当初却是为神所领导而创办的。所以这是祂自己的责任。我只是祂的仆人，我怎敢不奉命而结束我主人的事业呢？”

虽然如此说，他也曾结束过一个天招局。值得注意的是，天招局之被关闭的，这个是唯一的，而这个正是唯一的没有特别祈祷没有等待神便开办了的天招局。

许多批评席牧师的人都说他发了财。其实他不但没有发财，甚且自己的家用也常常短少。有时他也有宽裕的时候，他便求主指示他如何用钱。有时他也有拮据的时候，但主总为他开一条出路。他从不借钱负债。

上面说过，各地天招局的经费，每年总得花四五千元。除此之外，贫病求医的，他都赠医赠药；这也是一大笔支出。这样，他便非克勤克俭不可。有时甚至克勤克俭仍入不敷出，便不得不变卖典当，以应急需。以个人生活来说，他自奉甚俭，吃的是家常便饭，穿的是粗布棉袍，早年的绸缎轻裘，早已没有了。

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余卖药所得之资，迨年终总结时，常不敷支出。在过去两年中总以变卖衣物为挹注⁸。余倘不能信任基督之诺言，不服从圣灵之领导，则断断不敢继续负担今日之工作。因此余敢请外国教士弟兄，常为余祈祷，为天招局祈祷，求主俯赐一切物质与精神之所需，使其无或匮乏。”

在财用缺少，信心受到试探的时候，席牧师仍然得到主奇妙的支持。主在这些时候不即刻接济他，让他挨一个时期的痛苦，对他的帮助反而更大，而且使他更能安慰那些更穷苦的信徒。这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何牧师在一个实际经验中学习得来的。他有一次想援席牧师出一个困境，但主却不以为然，不以为这困境对席牧师是没有好处的。

那是在歉收之年，农作物收成不佳，食物普遍涨价，天招局的支出因而比例地增加，同时收入方面也因为大多数人无力入局戒烟而比例地减少了。席牧师当然也和大家一样，同受物价高涨之苦。有一天何牧师听见说席牧师家里在吃粗馒头小米粥过日子，就动了弟兄友爱之情，便拿了十五两银子，撷在长衫袖子里，自个儿的上西庄村看他。那是一整天的行程，所以他就一路行，一路为席家全家祈祷。在祈祷的时候，他仿佛觉得主对他说这事是错误的，他不应该把那笔钱给席牧师。

“可是，他不是正在贫乏中么？”他对主抗辩说，“他们真正受着痛

⁸ 比喻从有余的地方取些出来以补不足的地方。

苦。我此行是去帮助他们，安慰他们。”

主说：“你可以拿同情与爱心去帮助他们。至于供给他们都是我的事。我之试炼他，自有我的用意。我的意思是使他由此得福。”

到了晚上，何牧师安抵西庄村，受了席牧师一番粗菜粗饭的招待。席牧师当然欣幸不尽，和他畅谈神的信实这类的话，他没有诉苦，没有求助。何牧师也没有把袖子里的银子拿出来。

夜里，何牧师更恳切的求神容许他帮助他的爱友，可是越求便越觉得神不容许他，不让他阻挡神的作为。他这才知道神要席牧师树立一个信心与耐心的榜样，去鼓励比较软弱的信徒。他周围有许多基督徒，和他一样在吃着苦头，何牧师并不能一一加以救助。能救助他们的，只有全能的主，而且主也要加强他们忍受的力量。席牧师是他们的牧人，是他们的领袖，在这艰难的时候，正应该把自己的真相本色表现出来。他向来对他们说神如何眷顾他们。这些话可能毫无价值，如果他们对他

说：“你说神如何眷顾我们，我们应该信靠祂，这话说起来当然容易。可是我们知道外国教士一光临，府上便财源广进起来。如果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们也能和你一样信靠祂呀。”

虽然如此，何牧师在第二天早上告别时，觉得自己没有些微帮助，于心总不安。席牧师送他一程，对老友远道枉顾的盛意，自然铭感于心，而何牧师在临别分手的时候，觉得让知心旧雨独自回家挨苦，便益增惜别依依之感了。

许久以后，当一切都已事过境迁时，这两位老友有一天谈起神如何供给的事。何牧师便说出上一次到西庄村的真正目的，又说出他如何在最后一瞬间仍想把袖子里的银子拿出来给他。席牧师大受感动，谢他依了神的指导没有把银子给他。他告诉何牧师说，那时有许多小小的帮助，从各方面来，给他和其他的信徒。这些小帮助使他们越发接近神。如果何牧师那一次把银子送了给他们，他们就学不到那些宝贵的功课，而且他们眼光就会注视何牧师而不注视主了。

下面一首诗，是席牧师所作，而为山西的基督徒所爱唱的。凡遇经费困难，迫害蜂起，环境艰苦，灾荒将至的时候，基督徒一唱出这诗来，便在神里得到喜乐：

一、为信主，家贫穷，我心似难安；

想念主，在客店，我心便喜欢。

副歌：

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

主所赐的平安，与世福无干，
人不能夺去，平安乃在天。

二、为学道，遇逼迫，我心似难安；

想念主，受捆绑，我心便喜欢。

三、为福音，经试炼，我心似难安；

想念主，被鞭打，我心便喜欢。

四、为教会，遭磨难，我心似难安；

想念主，钉苦架，我心便喜欢。

这个为此世所不能给、所取不去的快乐，就是席牧师的力量之源。在受责骂，挨贫困，受逼迫，处苦境的时候，一想起这都是“为了基督”，便心里充满了喜乐。这种喜乐是只有过来人才会了解的。

工作越多，他离家的时间也越多，有时一连几星期，有时一连几个月，有时为了视察天招局，有时为了视察教会事务，总是在道路上仆仆风尘。他旅行时所坐的车子，上面写着的是四个大红字：“基督圣教”。这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引人谈话。他也常穿一件短褂，上面写着“基督降世救人”六个大字，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无论他去哪里，总在路上、村中、城里、不住的传基督。许多山西的基督徒都是在茶馆里、客店里、亭子里、听见了他传基督的爱，才开始对福音发生兴趣。

到了晚年，他离家的时候越多，有时一年十二个月中，有十个月是在外的。他晚年出行时，用自己的车子的时候，比从前为少。为了省钱，他总是步行一段，走累了才雇骡马再走一段。他的天招局有的在荒僻之区，他要访问的乡村也有的远在万山深处，因此他的旅程常常是艰苦孤寂的，而且常常要自挑行李。天黑了的时候又常常没有宿店过夜，就有，也大半是简陋不堪，饮食尤其粗劣。在这吵杂污秽的环境中，他常常深夜不能入寐。虽然如此，他总以“像主一样”自慰，而欣然忍受。他身体本来不很健实，可是神奇地支持着他，使他能历尽艰难而不疲不敝。

若不旅行，就是住在家里，他也没有一刻清闲。不是教导人训练人，便是写信、记账、做戒烟丸子、和其它一切日常细务。若在洪洞县城里，他就忙于做牧师的职务，主持婚礼丧礼，访问病人等等。

一个访问他的人对他说：“你总是劳劳碌碌的。”

他答过：“是的。在主的庄稼场里，人都非忙不可。可是我的心总是清闲的。”

这是真的。可是他仍然有一个一天一天加重的担子，那就是有人反对

天招局的整个制度。这些人是在山西的教士，是有能干，有爱心，素来为席牧师所尊重的人。他们都反对席牧师的办法，认为如果天招局是必要举办的话，那应该直属内地会。他们认为他走得太快，他个人的影响也太大。这些意见，他们也曾对他坦白表示，使他深感怅惘与痛苦。

那时甚且有一种谣言，说他藉天招局谋利，说他开局的目的是发财。有人把这话报告他，他就不慌不忙的答道：

“是的，我办的天招局是利息丰盈的事业。它的老板就是我的主，也就是万有的主。我谋取的利息是无价的灵魂。入了局，听了福音，信了道，得了救的人并不算少。从开局到现在，入局戒了烟的，男男女女总有几千人，信了道的也有几百人，其中还有做了牧师的，也有做了长老执事的。这种奉着主名做的生意，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

他对于这类的批评虽然向来不以为意，但有时却也不免觉得伤心。这一点可以在他简短的自传里看得出来。其中一段如此说：

“余素所敬重之牧师教士中，有诚恳劝余停办天招局者。彼等以为天招局乃一种充满危险之事业。

“如天招局为余之个人事业，余当立即收束之，决不令其存在一日也。然此种工作，实系受神所领导而着手者。神所创办者，余安敢停办之乎？余所能者，即将此事祈求天父，向天父请示而已。”

此后，麻烦仍然继续增加，特别是在霍州。那里自从女教士到了以后，工作本来可以大有发展，可惜因为内部的磨擦，工作便陷于停顿状态了。男天招局和女天招局都几乎是空的。也有基督徒戒了烟再吃的。在财政上说，要赔一大笔钱去维持，是席牧师的一个大担子。因此，主张关门的人便越发振振有词了：

“你看，X先生说的有理。你不能这样做下去。还是结束了好吧。”

席牧师起初不赞成这种主张，但后来霍州的困难升到了顶点，使他不得不决定把这天招局停办，并将霍州站的事务交给内地会料理。这样一来，他的时间和精力便可以省下来在别处使用了。

这时候他恰好有要事要上洪洞去。到了洪洞，领了晚祷会以后，他就到何牧师的房子里，向他说明霍州的一切情形。

他在谈话结束时，对何牧师说：“你下次到霍州，请你和那边的姊妹商谈，再把商谈的结果告诉我。如果她们要用那个和她们的院子相连的院子，我可以安排给她们。如果她们不要，那两座房子都可以放弃。”

何牧师一听这话，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可是他也没有多说，只答应席牧师照他的意思办理。

入夜，何牧师独在一室，便向主祈祷，求主保守祂的受试炼的仆人席牧师。求祂指导这件事，使他不致做错。

席牧师在那夜也百感交集，过了午夜仍不能入寐，辗转反侧之余，就起身祈祷。祈祷以后，觉得担子只有加重，没有减轻，终于啜泣起来。

他向主哀呼道：“主阿，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一个孩子，充满着愚昧和软弱。主阿，我在什么事上曾叫你担忧呢？求你使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受这个痛苦吧。”

答复来了。那是一个几乎可以听见的声音：“记着霍州吧。为什么稍受试炼便想在那里退出呢？你忘却你曾多次求我派许多传教士到那里去么？我派了她们去，她们也千辛万苦到了那里，现在，为了有困难，你就想把那里的天招局都结束，把那些最能帮你忙的女教士都遣散么？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的爱心又在哪里呢？”

听见了这个声音以后，席牧师的观点完全改变过来。他回答主说：

“主阿，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为这两个天招局受苦，我当然甘心情愿欢迎它。你能使它们兴旺。可是，无论兴旺与否，如果没有得到你的许可，我决不弃绝它。”

第二天早上，何牧师看见席牧师打算出发旅行，深为诧异，更使他大惑不解的，是他预备到霍州去。

席牧师说：“我昨天想错了。主已把我的错处启示给我。我这次上霍州去，不是结束天招局，而是去帮忙同工们把天招局办好。”

何牧师听了欢喜不迭，说道：“那是主答应了我的祷告了。昨夜我求主把祂的旨意启示给你。祂果然做了。”

那时正是夏日炎炎，席牧师趁早骑了骡子，爬山越岭的走了一天，到了晚上才走到霍州城下。他慢慢的入了城，过街转巷的到了差会会所。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会所的大门关了，怎么敲也没人应门。仆人哪里去了呢？看门的哪里去了呢？卖圣经的姊妹哪里去了呢？女教士们哪里去了呢？最后，他听见了脚步声，才松了一口气。

里面的声音问道：“要什么？”

席牧师答道：“是我，开门吧。主要我来帮助你们呀。”

里面的人又惊又喜，立即把大门开了。他进了门才知道所有的工人都离弃了，女教士们正在大感麻烦。她们没有厨子，没有挑水的，没有女用人，甚至基督徒也离弃了她们。

席牧师正在问这个问那个的时候，发现女教士们轮替的去打水，去起火，为的是给他准备一个晚餐。他看了觉得非常难过。女教士们虽然说那

是一点微劳，聊表欢迎之意，可是席牧师仍然悲不能已，只得出去暗暗地掉眼泪。

那天晚上他尽量鼓励那些青年的女教士们。对她们说：

“有一个时期，主耶稣自己也不能做什么事，祂的工作不得不停止。那就是祂在坟墓里的那几天。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可是，我们也会有一个复活的早晨。”

第二天他就出去找仆人，找基督徒，找天招局的同工。能够找多少便找多少。他诚恳地劝他们回到恩主来。他又寻求他们冷淡和背离的原因，一一加以清理，以使各事可以重新合情合理进行。他的忠言充满了爱心和热诚，使听者均受感动。

这是霍州教会的一个转机。从此以后，关了门的男天招局再开了，不久就有不少的人入局戒烟，再过些时就在经费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传道的工作又旗鼓重整，救了许多灵魂。席牧师从此以后再也不说放弃主所给的工作的话了。

在那些忙碌的年头，他都充分表现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耐心 and 精力。常和他在一起的何牧师说：“我常常觉得他有一个体力是不属于他自己的。他是一个为神所特别呼召做工又为神所特别支持的人。我知道他曾一口气走三十英里的路。在一个读书人出身的他，又上了年纪，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一次他在完全禁食两天以后，竟能够一口气为五十个人行全身受浸的水礼！”

席牧师本人也确实知道他支取的精力是神对他祈祷的答应。他早就知道如何运用圣灵的大能来克服衰弱、疲劳、和疾病了。他相信基督就是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随时随刻要用就有（约翰福音十章 10 节，约翰壹书一章 16 节，罗马书五章 17 节）。同时，他对于神力治病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呆板办法。他相信“有信心的祈祷”有治病的效力，他也相信只要主喜欢，也可以用药物疗病。在他的意念中，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他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个真理。

这也许是由他的天性来的。他的性格，是信神之心和处世之才两者的和谐，是虔诚和常识之和谐。他没有苦行主义，可是他却常常禁食。他之禁食，并不是为了要“治死肉体”，而是为了要传开福音。他觉得在困难的时候，禁食能使祈祷更有效力，更能多得圣灵的力量。可是在平时的时候，他也喜欢吃好东西。同样，他也喜欢穿好的衣服，住好的房子。他知道神把这些好的东西丰盛地赐给我们，是要我们享受的。为禁欲而禁欲，是没有功德的。要点是：我怎样把我自己，我的时间，我的一切，好好地

运用起来，去扩充神的国呢？这是他唯一的目的，他使无论什么事都为这目的去效力。他培植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使它适合在永恒中过活。

对于那些他应负责的人，他们的幸福是他所时刻关心的；甚且比他自己的幸福还更关心。这因为他已深入了“凡事都为你们和福音”的使徒精神。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在这些事上他是以这种精神为指导原则的。

那是他在霍州受试炼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困难渐渐解除了，主日到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多起来了。崇拜的节目多，时间长，因此就有许多人要到晚上才能回到家里。女教士们看见这种情形，便为他们预备午饭。这当然是有益无害之举，但也有人加以批评，说基督徒都是为讨一顿饭吃而来的。

一般人说：“你们信耶稣，只因为你们要吃这一碗饭。”

在这情形之下，席牧师和女教士们都觉得要把这办法加以改变。乡下的基督徒也都认为这改变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固然，午饭的供给一取消，有些基督徒就只得不吃午饭。这个困难，席牧师深深地感觉着。

这制度取消以后不久，有一次席牧师决定上霍州领礼拜，他隔一天前往，行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到霍州。他从那天晚上起就开始禁食，为了等候神的特殊的赐福。第二天，为了那些到来做礼拜的乡下基督徒，他也不吃什么。他那天早中晚三次讲道，都讲得特别起劲。他说他看见许多人挨饿整天而远道来作礼拜，就为他们的真诚而感觉快乐。听了这话，几乎没有人不感动流泪的。

他说：“你们既不吃什么，我怎么能吃呢？我们为了神的荣耀，一定要把诽谤者的口封住。”

依此事看来，人们之爱他，还有什么奇怪呢？他以自己的生命来教训他们。事实上，他活着，是为了他们。保罗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提后二章 10 节）。这个“为选民凡事忍耐”的精神，也是席牧师所有的。

许多试炼当中，使席牧师最敏感的，要算是居家日少，常常和席师娘离别这事实。席师娘在道里日有长进，已是席牧师的良伴益友，两者间的关系已日见密切亲爱了。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早年他信儒教吸大烟时，夫妻两口儿总是争执吵闹；她虽然是个贤妻，却只能料理家庭琐务。她以前是不识字的，既不能读，更不能写，够不上和她丈夫平等。归主以后，席牧师一个大希望便是提高她灵与魂的程度。到了席师娘也信了主，家庭的新生活便开始了。她

为了要了解圣经，便开始认字读书，不久便成为席牧师幕后的有能干的同工。

这是一个大发展，是许多福祉之源。可是，即在那时，他对席师娘还不免有疾言厉色之处。他对别人已能抑忿息怒了，对爱妻却做不到，当然是一个大缺憾。为了这事，有时他单独祈祷，有时和她共同祈祷，这个缺憾以后便逐渐没有了。他们以后便一直过着和谐的家庭生活。

席师娘的虔诚和信心与日俱进，后来已能独立工作，不必事事依赖丈夫指导了。席牧师出去的时候，除了家中细务外，诸如炼制药丸，照料戒烟病人，准备早晚祷告会，布置主日崇拜等等，都不是轻易的事，都得由她一人主持。她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处人处事都有条不紊。她又是常常祈祷的人，有事总求主带领，再也不是“出嫁从夫”的旧式妇女了。因此，在许多重要的事件上，席牧师都曾采用她的意见。

席师娘爱心日长，知识日增，就向席牧师提议开办女天招局。关于这事，席牧师笔记如下：

“在戒烟工作中，吾人曾遭遇若干困难。常常男人治愈后，回到家中，乃因其太太吃烟，遂不能逃烟味之引诱，又再度吸烟。

“因此之故，吾人早有意开设一所女天招局，只因主持乏人而未开。今将余妻为此工作奉献与主。伊在未有女教士惠临之前，即在洪洞开设女天招局。余妻与余皆曾为此事忍受许多痛苦与试探，有时令我心如刀刺，忍受不住。然而幸赖神佑，魔鬼终于败北，吾人之工作乃得进行无阻。”

这里虽只寥寥数字，里面实包含着无数辛酸苦辣。可是席师娘终于在席牧师鼓励协助之下，排除万难，把洪洞女天招局办成了。他们夫妻两人于是同走天路，越走越远，爱情便弥深弥固。在席牧师最后五年的光阴中，席师娘出去主持女天招局的事，几乎没有一时在家，乐园的事，幸亏有她的妹妹（师兰清长老的师娘）照料，使她不必有内顾之忧。

席牧师当然也有心照料席师娘，在可能的时候，总是同出同入。可是，大多数的时候总是他走东，她走西，往往几个月之久，两人没有相见一次的机会。席师娘在局里总是劳怨不辞，竭力伺候那些戒烟的妇女，时常半夜起来照料她们。戒烟之外，还教导她们，讲道给她们听，教她们读书、写字、祈祷，领她们做礼拜，还要管教她们的儿女，一心一意要使她们得救，成为基督里的新人。

果然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有许多女人戒了烟，也信了主，回去又叫全家的人蒙福。而且还有些女人学会了戒烟的方法，也学会了席师娘的爱心和志气，以后她在别县设局时，便派她们去创办主持。这样一来，女天招

局便越开越多，从北边太原府、祁县、直到南边离黄河不远之地，都有分局，好像一根长链子，一环一环的链起来，把所有吃大烟的女人链住。

在这些天招局里，席师娘有时出乎意料之外的遇见席牧师旅行的骡车过门停住，有时也突如其来的听见席牧师来领礼拜的消息。在这些难得的机会里，当然是地上尝到天上的味道了。至于在稀有罕遇的机会里，两老在家里共住一两个礼拜，那更是大喜极乐，忘却他们是地上作客旅，作寄居的了。

席牧师笔记里写道：

“余果不爱余妻乎？彼在北，余在南，如此参商不见者，已习为故常矣。余等有时一连数月不得一面，所能者，彼此相思，彼此流泪，彼此祷告而已。余等所求者天上之事物，神对吾人各依其工作而给与之赏赐也。

“圣经不云乎：‘我姑言之；时日促矣，今而后有妻者当如无妻’（林前七章 29 节）。余等一忆此言，未尝不得慰藉而心获平安也。”

廿九 中乐园

席牧师在西庄村的老家，本名为“乐园”。后来“范氏之变”在一八八七年发作，范洪年办了一间戒烟局，也以乐园为名。席牧师就把自己的乐园上面加上一个“中”字，叫做“中乐园”，以示和范洪年的乐园有别。

人们如要见席牧师，当然要到中乐园去，因为这里才是了解他的最好的地方。有些人在家里是黯淡无光的，但席牧师却不然。人只要在他家里寄宿一宵，便会看出他为什么有那么弥漫的生命力，为什么他能如此的至诚感人。

在中乐园里，事事都有规则，都有一个事先考虑周详的制度，要园里的人大家切切实实的遵行。这样的严格，是本乎爱心，也是为了住在乐园里的人们的好处。他这样治家，令人想起“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想起神对亚伯拉罕称许的话：

“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创世记十八章 19 节）。

他因为常常外出工作，不能常常在家，就亲笔立下家规，要大家遵守。现在把他订立的章程中，选录几条如下：

中乐园章程

- 一、每逢礼拜，一家的人都要聚会礼拜，一月一回吃圣餐。
 - 二、主日要停工，除了喂饮牲口以外，别的工皆不准作。
 - 三、各人要黎明即起，先梳洗以毕，再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派孩子做工，不可懒惰，又要警醒祷告。
 - 四、每日晚上，要一家聚会礼拜，伏天在天庭聚会，秋后仍在屋内。
 - 五、一切农事，就如喂牲口、赶车、耕种地、打水、锄草等等，都归虞兄照管。他务必诸事求主保护，也要叫孩子们帮忙。若孩子使犟不听说，回家师长老要用戒尺责打，十岁以下的，在手上打二十下，十岁以上的，要打三十下；若有孩子不肯挨打的，两个大人要拉住他，打他的屁股，十岁以下，打二十下，十岁以上，打三十下。
 - 六、晚上羊来家，体德要细心照顾，或是饮盐水，或是撒干土，又求主不叫它害病。
 - 七、周袁二人，要为一家的人弄饭，务要作的干净，新鲜，也要调和的滋味合式，万不可糟蹋主所赐的饭。脏水不得倒在大道上叫过路的人不便。
 - 八、一家的人，不许吃旱烟、水烟，又不可喝酒，不可去听戏，也不可在外闲耍、串门、说闲话。
- 以上各条款，若有不愿遵守者，可以各随其便，万不可仍住乐园。毋违，特示。

主后一八九四年靠主席胜魔具

像这样事无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席牧师办事成功的原因。可是，他管人那么严，并不是管自己就宽松。他对于所立的章程，总是以身作则，率先遵守，管自己比别人还严。

他虽然严格，却不苛暴，常常笑逐颜开，使一家的小孩子都喜欢他。到了晚年，他又新定一条章程，即凡要到中乐园来住的人，都要先试住三个月，试了合适，才给他住下去，否则辞出不留。这样一来，就可防患未然，减少许多麻烦。

中乐园的章程虽然严格，不许吸烟、饮酒、听戏、谈天，又不许睡午觉，可是事实上却很少人愿意离去。在那里住的人，都喜欢久住那里，受基督信仰的良好而有爱心的陶冶。

甚至外教人也对中乐园肃然起敬。西庄村人从前坚持要席牧师当村长，只要他肯答应，他们宁愿饿死他们的偶像。他们对他这样的信任，虽历久

而不少衰。那些顽强的外教徒，虽照旧激烈反对基督信仰，而对于席牧师的人格，却一样表示尊敬。至于席牧师的神——那位垂听祈祷的神——更是远近知名，许多病人都不远千里而来请他祈祷。

在笔记里，他写着：

“吾家之有天招局与福音堂，盖已多年矣。赖神之大力，吾乃能起沉痾，戒烟瘾，传福音。凡此工作，均不因吾之常时离家而少辍。

“有一梁姓人，为恶鬼所附，遂成凶暴，人不能制。其母欲使其来中乐园，受余祈祷。其家人则曰“席牧师已离家，往亦何益？”

“余妻闻此，遂声言曰：

“‘吾人依神治病，不依牧师也。若其母愿信基督，愿毁其偶像，则可立即携其子来此，吾人将为彼祈祷，主必使彼痊愈’。

“其母闻言，即废其偶像，以示愿信真神。其子旋即稍愈。迨略能受人之制，其母及家人遂携之来中乐园，余妻及家人均为彼恳切祷告，不及一月，恶鬼即去，其人竟霍然，且烟瘾亦戒绝矣。

“除梁某外，尚有若干男女，患不治之症，所以来余家参加崇拜，久而久之，亦告痊愈，且归主为笃信者焉。”

席牧师的笔记里，还有如下的一段：

“邻村之人，凡遇久旱，即拜龙王求雨，惟吾村绝不与闻其事，而得雨独多，此无它，盖天父施恩，垂听祈祷而已。外教人于是相率而言曰：

“‘西庄村人得天独厚，殆基督信仰之力也。’

“信哉斯言。吾村之蒙福，乃吾村人不拒福音所致。此岂非神言为真理之明证乎？”

这样的见证，在外教环境里面，是必要的。有哪个不感觉到祈祷的生命之满有能力呢？在无论什么事上席牧师都先祷后办，不但教务如此，事务家务亦如此。举例说，他相信凡事敬虔是有益的。光绪二十（1894年）年间，才割完谷时，他以为赶种麦子还早，耕地不用太急。但在祷告之间，忽然想起：现在雨水均匀，地里不干不湿，正好耕耘，何不趁早耙地，以后再播麦种？

主意已定，他就叫家人趁农田还润湿的时候，赶快耙翻。这事使邻里都笑他不懂农事。不料那年天气恰好干旱，雨水短少，只在立秋以后降了一场小雨。这场小雨落了以后，别人的田还是干得硬硬的，耕不动，惟有席牧师的田早已耕好，就趁雨种上麦子，有了明年收成的指望。这就叫先前讥笑他的人无话可说，都跑去问他为什么他有先见之明。席牧师毫不迟疑答道：“那是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呀。”

晚年，他乐于闻过、悔过、改过。无论在谁人面前，甚至在外教人面前，他都愿意公开悔过。这在爱讲面子的中国，真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

有一回，有一个外教的亲戚，请他派人帮忙收割庄稼。他有的是人，又素以助人为乐，就马上答应派八九个人去。这就叫他的亲戚喜出望外。忽然，他所要派的人中，有三位当天就病倒了。他这才想起这事没有经过祈祷。他于是即刻求神指示。在祈祷中，他知道这事并不讨得神的喜悦。神对他说：

“你的亲戚是个外教人。你帮助他，只因为他是你的亲戚。你所要派的人却都是基督徒，都是我的仆人。”

他于是即刻向神认罪，告诉祂不派人去了。

可是神答复他说：

“可是你答应了人呀！”

受了这个责备，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才决定亲到那位亲戚那里，把事实源源本本告诉他，并请他原谅只能派五个相助。这个做了以后，席牧师心里才感到平安，那三位忽然病倒的基督徒也很快的好了。

席牧师过的是劳碌的生活，尤以在中乐园时为甚。因为他多才多艺，所以人们便时常央求他，无论他在哪里，无论大事小事人们总要找他。他很会做菜，也裁得一手好衣服；他能指导大政方针，也能注意细务小节。总之，在神恩之下，只要他能够做到的，无不尽心尽力去做。

主说过：“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路加福音廿二章 27 节）。席牧师信主以后，就把这话奉为金科玉律。因此，他不督责人，只替人挑担子，不管辖人，只替人服务。到了晚年，他感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为弟兄们舍命，在大事上要如此，在小事上也要如此。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岂不是天天为别人舍命么？

举例说，他的时间，是完全为别人的。无论如何忙碌的时候，只要人有所请求，他总把工作放下，耐心地先去处理别人的事，哪怕是琐碎的事。他这样做，并不出于勉强，乃是爱心与同情心的流露。

戴存义师母曾在他那里学得一课重要的功课，那是她永永不会忘记的。

那是在一个重要会议的时候。席牧师在准备领一个大会，正在禁食祈祷。当听众聚集时，他拿着书从房子里出来，正要走向会堂。他脑子里在想着讲题，就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妇人等着要见他。那里没有别人，他也没有料到竟有人在后面的一个窗口张望他。

那个妇人叫道：“席牧师，我在这里等你呀！我的孩子生了病，请你给他一点止咳药吧，他一吃你的药就会好的。”

这当然不是急病，但他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的样子，停下来，温和地对她说：

“不要紧的，不必着急。开会后，我就马上给他点药吃。你能等就等，不能等就叫别人来拿药吧。”

那妇人就坐下等候。那天下午领会时，席牧师讲了一篇有大力大能的道。一散会，他就出去见那个妇人，告诉她如何料理孩子，如何服药。

观察他多年的何牧师在论及他时，说：

“在不嫌琐事这一点上，他真可令我们佩服。在这方面他真像戴德生。尽管他如何为大事要事而忙碌的时候，对那些为一些琐事甚或不合理的事而求他的人，总是以礼貌相待，从来没有表示不耐烦的样子。他真正为基督的缘故而做了众人的仆人。”

三十 离世之前

席牧师准备离世的那些年头，总设法使人不注视他，不依靠他，而叫人直接和神往来。他接手为人祈祷治病赶鬼的事，越做越少了。这却不是因为他信心减少了，而是因为他观点已有了改变。他认为治病不是最要紧的事，与神关系良好才是最要紧的事。疾病常是神使人亲近祂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真的在寻求神，他仍然乐于和他们祈求。否则，他就“不敢滥用福音的权力”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同时，他用药也越来越少，尤其是他自己有病时，他宁可只求神医治，而不恃药物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因为神有时也带领他使用药物。

举例说，在一八九三年秋天，他去看看赵城的天招局，那里就有几位信徒求席牧师为他们的朋友治病。在南石岭的刘执事那时患病正笃，两眼肿痛，诸药无效。又有别村的赵弟兄，其妻正患重病，听见席牧师到了便满心欢喜，他们都请他去治病。这种请求，他平常总是不拒绝的。这一回却不然。他为此祈祷思索过后，便对他们说：

“主不许我和你们去。刘执事是村里教会的执事，却在主日里做事，犯了重要的诫命。如果这就是他害病的理由，那么，他就是众人的警戒。

“赵兄弟，你妻恐怕太忙于家事，爱主的心却冷淡了，忽略了祈祷和读经。须知灵魂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还要紧阿。

“现在宋弟兄在这里。他是你们教会的牧师，对于这些事他是有责任

的。请他和你们同去吧。如果刘执事和赵姊妹肯认罪归主，宋牧师可以为他们接手祈祷，他们就会好的。”

这个出人意外的答复，使在场听见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两件事都是事实。宋牧师去了以后，把事情办妥，主也垂听他的祷告，把两人都治好了。赵城的教会就因此教训而越发强壮起来。

不久以后，一个姓周的基督徒病得很重，席牧师就为他禁食祈祷，也给了药给他吃，可是没有效，好像他就不久人世了。在祷告中，席牧师知道这病是主为了爱他的灵魂而给他的。他于是严肃的告诉他，要他自己直接向主认罪，求主医治。这事他照办了，就不要医药而症状变轻，当天就几乎痊愈了。

席牧师要责备人的时候，虽然严厉，可是要安慰人的时候，他却能温和。在要安慰的场合，他总叫人们仰望神，因为神对祂的儿女是无不关切怜悯的，神的恩典也没有不够他们用的。

举例说，在一八九三年夏天，因天旱致小麦歉收，人们饱受荒年之苦。席牧师正从西庄村上洪洞去，路遇洪洞城南几里的阳亥村。那里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就顺便进去看望他们。

他来得正好。邵弟兄虽然早造⁹失收，桃树却可望丰收，他们一天复一天望着累累的桃实，指望它卖得好价钱过冬。不料几天以前，树上长满了虫子，看来要把桃子都吃得精光。救荒的希望没有了。

席牧师大发恻隐之心，便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说主常常有许多方法供给祂的儿女，决不会令他们短少饮食的。

他们那天晚上，就在桃树下面跪下祈祷，求主管治树上的虫子，或者用别的方法喂养祂的儿女。

第二天，席牧师走他自己的路。邵弟兄一家也大得安慰，仰望着神。一两天以后，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桃树上的虫子都掉在地上，死了。桃实无恙，果熟时果然得到丰收。

在个性方面，席牧师晚年也有“基督的温柔和恩慈”，早年为儒生时那种自高、自大、自是、自信的态度，连痕迹也看不见了。

早年他喜欢居人之上，居人之前，事事擅专，旁若无人。到了现在，他已把握着属灵的领导原则，他的同工再也不是唯命是听的部下，而是共同事主的弟兄了。

在可能的时候，他派人去料理天招局，总是两个两个的，一人主持局

⁹ 指生长期较短，成熟较早的农作物。

务，一人帮他照料病人和管理银钱出入。通常还有一个第三者，那是做厨子和杂役的，也得是基督徒。这三个人的人选，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既要能干，还要德性好，能够彼此和气合作。因此，席牧师在选择之前，总是祈求等候神，使他不致选择错误。

虽然如此，错误还有时不免，当麻烦发生了的时候，他总以忍耐和谦卑的态度去处理。这也许是他最大的改变，因为他本来性情急，脾气坏，自己又办事精明，一看见别人的愚蠢、疏忽、迟滞等情形，便要咆哮起来。甚至在他知道不耐烦是一种罪恶以后，有时暴躁的话也还不免冲口而出，使他追悔莫及。

关于这点，何牧师说过一件如下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房子里会见一位乡下来的执事。这位执事是一个好弟兄，但是稍为有点迟钝，有某事办得不妥，发生了问题，把我们都牵涉在内。可是无论怎么说，他总看不出他的错误所在。席牧师说来说去，已不免忍奈不住了，但仍然慈和地说话。后来，他抑制着自己的脾气，再一次对他说道：

“‘你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么？’

“那位执事却正正经经答道：‘是的，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

“席牧师便叹一口气，说了些严厉的话，使那位执事愕然失惊。不一会，席牧师后悔了。他说：‘我们祷告吧。我们得求神赦罪。’

“祷告以后，席牧师流着眼泪，说道：‘我真的不配，我实在不能牧养主的群羊。’

“这就是他炉火纯青的那些年头的态度。”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来的。那是一八九三年发生的事。

在离西庄村约二百英里的平遥平原，席牧师在介休设了一所重要的天招局。在那里主持的两位弟兄素不和气，愈闹愈凶，把冲突表面化了，便匆匆的跑到西庄村来向席牧师投诉。

两人一到，看见的都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席牧师更一看就看出真情，却不叫他们有彼此互骂的机会。他自己招待他们，照料他们，并告诉家人不许询问他们为什么远道来此。在他们舒舒服服住下之后，席牧师便独自跑去祈祷。

他心里忧愁，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事。这不只是弟兄失和互诟，而是撒但在背后作祟，为的要使基督失去荣名。这困难已是由灵方来的，也只有灵的力量才可以克服，劝解说服或其它办法都毫无用处，甚或使事情更糟。这两人已彼此交恶，所要的就是把心中积着的恶感倾吐出来，而且一旦开

始倾吐，就会永无止境。还有，彼此互诟的结果，必然是彼此“劣迹”的暴露，结果将是两人皆声名扫地，再也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何况互诟时必然牵扯别人，使别人的名誉也受连累？

因此，席牧师就一连两天禁食，专诚向神祈祷，觉得这事只有靠神的大能才可以得到完全解决。

同时他对这两人却特别厚待，起居饮食等事都由他自己殷勤照料，对两人表示同等的亲切，一点不分轩轻。中乐园里面的人也都照这榜样，使他们两人没有开仗的机会。住了两天以后，这两人都自惭形秽起来。

第三天，席牧师仍然禁食，但已得到神的启示：他的祷告已蒙答应了。他就立即找两位弟兄到他房子里去，对他们说了几句大仁大义的话，劝他们释嫌修好，要他们向神认罪，和彼此互相认罪。

他说：“弟兄们，这过失完全是我的。如果我祷告多一点，考虑周到一点，当初就不会把你们安置在一个局里。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事上对不起神，也对不起你们两位。我们还是彼此原谅，也求天父原谅我们吧。”

这两位弟兄完全降服了。连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席牧师充满着圣灵，和他们一起跪下祈祷。两人也悔泪交流，彼此言归于好。

谈及这事时，何牧师说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比他更不靠自己力量的人。他真是一个好榜样。他本来是一个最自信自是的人，但是他已把这个态度完全改掉了。他甚至不靠自己的判断力而完全靠神的指导。别人也许只问一件简单的事，他却回答道：‘让我祷告祷告吧，我现在还不知道。’或者，‘等一会我再告诉你，让我先问问主吧。’”

他深知人力不能完成属灵的目的。神的如下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 5 节）。

卅一 奉召归天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夏天，庄稼收割已完，席牧师就特请各地的牧师、长老、执事、天招局的管理人等，都到中乐园开会，商议教中各样的事。那时他心中对于教会前途有很大的希望，相信神既在过去大大赐福，也必在未来大大施恩。

到了会期，远远近近来到西庄村的人，有二百人以上。对这些良朋好

友，席牧师无不竭诚欢迎招待，到了开会时更兴奋快乐。他们讨论天招局的事，如何改善，如何减少错误，如何避免摩擦，如何增进属灵的功用等等。他们提议的方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可是席牧师对他们都充分信任，觉得他们在救灵魂的工作上得神赐福，大有长进。他清楚看出这工作要多多督导，就找了几位有经验的弟兄做督导员。

这个夏天的大会，充满着快乐、慈爱、和团结的精神，又议决了许多要案，学习了许多功课，使席牧师满怀高兴感谢。他已届六十花甲之年，虽然连年劳苦不辍，精神仍然健旺。

散会的那一天，在终会礼拜里，有许多附近的基督徒和慕道友也来参加。席牧师讲道，讲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他劝大家看轻今生眼前虚华的快乐，看重永生永远常存的福气，时时刻刻挂念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他讲得庄严肃穆，大有能力，真叫那些心中刚硬的化得开，心中冷淡的热起来，把来生的永祸永福都活活的显现眼前。

闭会几天以后，席牧师上洪洞去看望何牧师，身体还照常健旺结实。

那天天气炎热，路程又远，但他不以为苦。到了洪洞，为时已晚，他正在谈笑如常的时候，忽然昏了过去，倒在地上，等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但是仍然浑身无力。大家就扶他上床，以为第二天就可以复元。但是过了一两天他还是疲弱不能起身。何牧师认为应该请卫米勒医生（Dr. Millar Wilson）调治，就把他送上平阳府去。

到了府城，卫医生就叫他在一间清静的房子里安歇，并吩咐不可叫他劳动，也许休息几天后就会复元。但是过了几天，仍不见好转，他自己就想回家，说也许在家里休养更好。于是打发人去，把自己的车赶来，好好的铺上软褥，便赶着回西庄村去了。临行的时候，他对众人告别的话是：“无论怎样，依靠主就是了。”

到了家，他就躺在他自己的卧房里，一切如常，看来好像不必为他担心。只是席师娘此时不得不留在家照料他，不能出去工作了。卫医生和何牧师也常常从府城下乡看他，因为他无痛无苦，所以和他们照常谈话，只是气弱了些，不能多谈罢了。师兰清长老照料家里各事，各地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求主早点治好他。

可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到了秋尽冬来，他仍不见强壮，反而更觉软弱。卫医生和许医生（Dr. Hewett）尽心尽力医治，也不见功效。他们于是相信他这病是不会好的了。

各处各种工作都需要他，如果能多留一些时候，来多做一点工作，他

也是乐意的。他虽然救了许多灵魂，救几千人脱离了黑籍，但也只是一个开头，他还渴望着即刻有更广更大的机会呢。这种机会神是为他准备好了的，只是不在这里，不在此世罢了。

他为他所爱的主已鞠躬尽瘁了。他也受了大福，蒙了深恩。当他离世归天的时候，那些在他前后左右的人也许为他啜泣，但是天上的天使却知道他会在天上享受盛大的欢迎而羡慕不止呢！

席牧师知道他离世以后，会有许多困难发生，便尽可能在事前先加准备。他吩咐把较远的天招局暂时结束，又询问其它有问题有困难的各堂各局，一一关照如何处理。后来，他越发软弱，不但不能起身跪下祷告，连说话的气力也不够了，他没有病，也没有痛，只有生命的慢慢撤退。

他说：“主不加我的力量，大概是因我作完了工程吧。”

他弥留了恰好半年。在末期他有时在半昏迷状态中。他家里众人都如常安静，只是祈祷加多了。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正月初（即阳历一月底），他患了伤风喉痛，说话呼吸都觉困难。众人都知道时候到了，都禁不住悲从中来，有些人像小孩子般放声大哭。席师娘眼里含着盈盈清泪，说道：

“我想着基督——有了祂便够了。”

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九日，即阴历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清晨，席胜魔牧师被召归了天，去做高一级的更美更好的工作。

我们不能说他是死了。我们只能说他活得更多——一只不在世间，而在可以和主见面的天上罢了。在这黑暗的人间他舍弃了一切，只要是为基督的，便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要是为救灵魂的，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是为背的十字架，便没有什么太重背不起的；只要是主行过的路，便没有什么太远太难行不通的。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这样，他就离开了我们，被主接上明宫，和祂在一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和无穷的福乐，分享主的爱和主的胜利，永永远远至于无穷。

< 全文终 >

再版此书，愿主使用它成就祂那奇妙的工作，兴起更多的工人为着祂的荣耀，为着祂子民的复兴，为着在中华大地上的福音见证而献上自己。

席胜魔著献身之歌¹⁰

- 一、主祢要赐活水，我愿作筒瓮，盛满了于缸内，盈盈澈底清，
在里面成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江河资人用，恩波广流通。

副歌：

我要献全身，我要献全身，因主流的宝血救赎我的灵魂；
我要献全心，我要献全心，因我得的恩泽充满主的圣灵；
应把我交付主的手内，作祂器皿，
我要献全身，我要献全心，
应把我交付主的手内，爱惜，使用，作主器皿。

- 二、主祢要警民众，我愿作金钟，悬挂于高楼上，早晚发鲸声，
击动时音宏亮，男女老少听，醉者醒睡者觉，聋耳也能听。

- 三、主祢要除狼害，我愿作刀枪，砉磨洗锈垢净，飞刃耀眼光，
削坚铁如切泥，豺狼尽歼亡，执持在主掌握，保护祢群羊。

- 四、主祢要照黑夜，我愿作银灯，预备油燃不熄，灿烂如天星，
放台上进来人，看见好形容，满屋宇生光辉，幽暗转为明。

- 五、主祢要降天军，我愿作令旗，仁为干义为戈，声东复击西，
坐宝座传号令，指挥遂主意，将魔鬼全打败，凯歌永不息。

- 六、主祢要书文字，我愿作翰毫，搦竹管临砚池，墨酣笔花娇，
展舒开生命册，缮写不憚劳，上记录圣徒名，永远不钩销。

¹⁰ 席胜魔的诗歌精选（附歌谱），欢迎来信索取。电子邮箱：info.cn@heshallcome.com

